

古典诗词名家

韦应物诗选

陶敏 王友胜

选注



I222.742
W527



郑州大学 *04010249602S*

-9

韦应物诗选

陶敏 王友胜 选注

古典诗词名家



I222.742
W527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韦应物诗选/陶敏,王友胜选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
(古典诗词名家)

ISBN 7-101-04376-3

I.韦… II.①陶…②王… III.唐诗-选集 IV.I222.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7383 号

书 名 韦应物诗选

丛 书 名 古典诗词名家

编 著 者 陶敏 王友胜 选注

责任编辑 张 耕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³/₈ 字数 128 千字

印 数 1-4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1-04376-3/I·578

定 价 12.00 元

出版说明

诗词是中国古典文学传统最深厚、最具魅力的形式之一，由于它充分体现了汉语的特点，兼具文学性与音乐性两大艺术特质，以简约的形式蕴涵了丰厚的韵味，所以一直受到作者与读者的青睐，其社会参与的广泛程度是其他形式难以比拟的。时至今日，诗词在海内外仍拥有大批爱好者：自发成立的众多业余创作团体，大量的相关读物，为数众多的诗词网站，无一不在昭示着这种古典形式在新时代的强大生命力。

在长达千年以上的发展过程中，经由社会各阶层无数爱好者的不断实践，特别是通过一大批天才作家示范性的工作，诗词较好地解决了继承与革新、规范与灵活等艺术矛盾，成为表达思想、抒发感情的便利工具。人们或浅吟低唱，或慷慨高歌；或率尔操觚，或精雕细刻，尽情倾吐他们对人世的种种感受，留下用心血甚至生命写就的诗词篇章。诵读这些篇章，犹如穿越时空的隧道，步入历史，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对话，总能带给我们丰富的人生感受和审美体验。

中华书局过去出版了许多古代文学作品的总集、别集。精选历代诗词名家的名作，汇聚最新研究成果，为社会提供一套兼具学术品位和可读性、雅俗共赏的系统诗词选本，一直是我们的夙愿。为了达成这个愿望，我们特意邀约了全国二十多家单位的三

十多名专家学者,编撰了这套“古典诗词名家”丛书。我们的做法是:一、以传诵程度作为作品入选的首要标准,同时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二、选文尽量使用权威版本,特别是权威的整理本,不出校勘记,一般异文不作说明,重要异文在注释中加以说明。三、每种书正文前设“前言”,对入选的作者、作品及其他相关内容作较全面、精到的评介。四、作品及其注释按编年有序,不能编年的作品集中放在编年作品之后。五、每篇诗词正文下设“题解”和“注释”,题解根据具体情况对诗的写作背景、主旨、作法、艺术特色及涉及到的人名、地名、年号等方面做出介绍;注释则针对一般读者的切实需要,特别注意对典故、名物、典制等专有词和难懂语词的解释,生僻字加注汉语拼音,难懂的句子有串讲。

我们希望读者朋友通过阅读这套书,对中国文学史上优秀的诗词作家、作品能够有比较充分、系统的了解,在精神上产生共鸣,增加人生的兴味和体验;或者得到学习、仿效的榜样,有益于诗词的创作,那将是对我们莫大的鼓励。

最后,衷心感谢参与撰稿的专家学者,在这套丛书编撰的过程中,他们都竭尽全力,无私地做出了自己的奉献;其中几种选本所经历的艰辛,更远非心血二字可以概括。同时,希望读者朋友多提宝贵意见,以使这套书能在将来进一步得到完善。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4年9月

前言

一

韦应物(735? ——792?),京兆杜陵(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胄贵里人。韦氏历代都是簪缨冠族。韦应物的六世祖韦夔,淡泊名利,朝廷前后十次征召,都不应命。北周明帝即位,对他十分礼敬,曾经作诗赏赐,封他为逍遥公。五世祖韦冲,在隋代官至民部尚书。高祖韦挺,唐太宗时历任吏部侍郎、黄门侍郎、御史大夫等显官。曾祖韦待价是武后朝的宰相,官至吏部尚书。唐代流传着“城南韦、杜,去天尺五”的俗谚,韦应物就是这个显赫家族中的一员。但是,到了韦应物的祖父和父亲辈,家道已经逐渐式微。应物的祖父韦令仪,只担任过司门郎中、宗正少卿等中级官职。他的父亲韦銮,旧史中已经没有传记记载,只有宋代朱景玄的《唐朝名画录》提到他曾官“少监”。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韦应物的父辈仕途并不通达,但韦銮和他的兄长韦鉴、侄儿韦鹓,都以擅长绘画驰名于世,见于唐人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等记载。至于韦应物自己,他在诗中一再说自己“家贫无旧业”(《发广陵留上家兄兼寄上长沙》),在大历中罢洛阳县丞和河南兵曹参军以后都曾寄居洛阳的同德寺,在建中初罢栎阳令后寄居鄠县泮水旁的善福精舍,兴元

元年罢滁州刺史后“家贫遂留连”(《岁时寄京师诸季端武》)寄居滁州,贞元七年罢苏州刺史后自称“家贫何由往”(《寓居永定精舍》)寄居苏州的永定寺,都没有回到杜陵,可见他在老家已经没有丰厚的产业了。总之,韦应物出身在一个有着显赫家世和隐逸传统的世家大族,但是,他却属于这个家族较为贫寒而又富于艺术修养的一支。

韦应物约生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天宝八年(749)左右,十五岁时,因为是官宦世家子弟以门荫得补三卫,成为玄宗的御前侍卫,陪侍从游宴。后来进入太学读书。安、史乱起,京师陷落,曾避难居武功(今属陕西省)等地。大约在肃宗时,曾为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从事。代宗广德中,为洛阳县县丞。永泰元年(765),因为惩办不法军士被讼,后罢官闲居洛阳同德寺。大历四年(769)秋,曾南游扬州。后为河南府兵曹参军,大历八年,因病去官,又寄居洛阳同德精舍。九年,为京兆府功曹参军,代理京兆府高陵县(今属陕西省)的县令。约在大历十二年作者四十三岁时,结婚二十年的妻子去世。十三年,为鄠县(今陕西省户县)令。次年,荐引韦应物的京兆尹黎幹获罪,他受到牵连改任栎阳县令,便称病辞官,寓居鄠县沔上的善福精舍。建中二年(781),朝廷起用他为尚书省比部员外郎。次年夏天,出任滁州(今安徽省滁县)刺史。兴元元年(784)冬罢任,闲居滁州西涧。贞元元年(785)秋,被任命为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刺史。三年,入朝为尚书左司郎中。四年冬,复出为苏州刺史,约七年罢任,寄居在苏州永定寺,大约此后不久,卒于苏州。一次又一次地出仕,一次又一次地罢官,闲居佛寺,这就是韦应物所走过的人生道路。

韦应物生活的时代,正值安、史之乱前后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面对着如日中天的大唐帝国的急剧没落,大多数诗人

茫然不知所措。他们的诗歌虽然也或多或少反映了动乱时代的社会现实,但大都局限于个人生活的狭小范围,表现自我的主观感受,追求悠远的韵致,内容相对贫乏,风格趋于纤弱,缺乏盛唐诗歌那种干时济世的激情与豪迈爽朗的气度。但在大历、贞元时期的众多诗人中韦应物却卓然不群,自成一家。他去世后不久,白居易就推崇他的五言诗“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与元九书》),唐末司空图将他和王维并称,后人更将他和陶渊明合称“陶韦”,和柳宗元并称“韦柳”,又和王维、孟浩然、柳宗元合称“王孟韦柳”。严羽《沧浪诗话》列举唐诗各体,其中就有“韦柳体”,清代王士禛更奉他的诗作为“神韵”的典范。可见,在唐诗乃至整个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韦应物有着重要的地位。

二

韦应物曾经多次罢官归隐,他的诗歌淡泊宁静,反复诉说了自己对尘世的厌倦和对山林与佛门的向往,加之唐人有“韦应物立性高洁,鲜食寡欲,所居焚香扫地而坐”的记载(李肇《国史补》卷下),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中,他成了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士,似乎“无声色臭味”(朱熹《晦庵说诗》)才是他诗歌的最大特点和最大优点。但事实却并不是这样。

韦应物的诗歌题材非常广阔。他对于国家大事与王朝政治是十分关心的。他不仅在《九日》、《京师叛乱寄诸弟》、《寄诸弟》等一些抒写个人情志或与亲友赠答的诗篇中表现了对现实的深切关怀,而且还写了一些直接干预生活的作品。如《广德中洛阳作》云:“饮药本攻病,毒肠翻自残。王师涉河洛,玉石俱不完。时节屡迁斥,山河长郁盘。萧条孤烟绝,日入空城寒。”描绘了唐王朝军队

收复洛阳后洛阳城的残破景象,尖锐地批判了统治者借回纥兵消灭安、史叛军的政策无异饮鸩止渴。《经函谷关》一诗在回顾了秦朝倚恃函谷天险而终于败亡的历史教训后说:“圣朝及天宝,豺虎起东北。下沉战死魂,上结穷冤色。古今虽共守,成败良可识。藩屏无俊贤,金汤独何力!”严肃地指出,是唐玄宗用人不当酿成安、史之乱,给百姓带来了深重灾难。在《睢阳感怀》一诗中,韦应物更热情赞扬了安、史乱中坚守睢阳孤城的张巡,歌颂了他“坚壁梁宋间,运筹吴楚利”的宏大功业和“甘从锋刃毙,莫夺坚贞志”的牺牲精神,对那些拥兵自重的藩镇和投降贼寇的“宿将”则给予了愤怒的声讨和强烈的谴责。清人乔亿曾经说过:“古今共推韦诗冲澹,而韦之分量未尽也。如《睢阳感怀》、《经函谷关》,并大有关系之作,尚得以冲澹不冲澹论耶?”是很有见地的。

难能可贵的是,韦应物还将自己诗歌的批判锋芒指向了包括皇帝在内的封建社会上层统治者及其奢侈糜烂的生活。如《汉武帝杂歌》(三首),采用托古喻今的手法,讽刺唐玄宗等唐王朝统治者耽于道教迷信、不理朝政的腐败现象;《长安道》、《贵游行》二诗以汉代的外戚比拟天宝时的杨氏家族,揭露他们荒淫佚豫、恃宠骄横的行径;《金谷园歌》则借历史告诫朝中权贵,生活奢侈糜烂必将自取灭亡,得到和西晋石崇一样的下场。《骊山行》虽然着重表现了对开元、天宝盛世的怀念眷恋之情,但诗在以大段篇幅铺写了唐玄宗游幸骊山时的壮阔场面和宏大声势后,笔锋陡转:“干戈一起文武乖,欢娱已极人事变。圣皇弓剑坠幽泉,古木苍山闭宫殿。”指出其乐极生悲的结局,仍然意存讽谕,具有较为强烈的现实意义。

韦应物集中还有一些托讽禽鸟的寓言诗,对朝廷弊政与社会黑暗进行了无情揭露和辛辣嘲讽,如《杂体五首》其一、其二,《乌

引雏》、《燕衔泥》、《鸢夺巢》等。其中《鸢夺巢》一诗别开生面地描写了鸱鸢“恃力夺鹊巢”、“吞鹊之肝啄鹊脑”的现象,也揭露了与鸱鸢一道狼狈为奸的“霜鹘”、“野鹞”,而作为“百鸟尊”的凤凰却对此视而不见,不加干涉和制止。安史之乱前后,军阀豪强与地方官吏相勾结,沆瀣一气,残民以逞,而最高统治者却听之任之。《鸢夺巢》中描写的鸟类社会中弱肉强食的现象,不就是黑暗现实的生动写照吗?“可怜百鸟生纵横,虽有深林何处宿!”诗人的心情是极为沉重的。

在唐代诗人中,韦应物是以勤政忧民著称的。作为一个中下级官吏,面对兵乱不息、满目疮痍的现实,他总是感到愧疚不安。在代理高陵令时,他写下过“兵凶久相践,徭赋岂得闲。促戚下可哀,宽政身致患”(《高陵书情寄三原卢少府》)的诗句。在滁州刺史任上,他吐露了“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寄李儋元锡》)的心声。在苏州刺史任,他发出了“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的浩叹。所以乔亿称他的诗歌“多恤人之意,极近元次山”(《剑溪说诗》又编),刘熙载则认为“可与(元结)《春陵行》、《贼退示官吏》并读”(《艺概·诗概》)。韦应物集中诗作,既反映了安、史之乱给人民带来的无穷灾难(如《广德中洛阳作》、《登高望洛城作》等),也描写了自然灾害给人民造成的种种不幸(如《山耕叟》、《使云阳寄府曹》等),更揭露了统治者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如:

官府征白丁,言采蓝溪玉。绝岭夜无家,深榛雨中宿。独妇饷粮还,哀哀舍南哭。(《采玉行》)

春罗双鸳鸯,出自寒夜女。心精烟雾色,指历千万绪。长安贵豪家,妖艳不可数。裁此百日功,唯将一朝舞。舞罢复裁新,岂思劳者苦。(《杂体五首》其三)

出自玄泉杳杳之深井,汲在朱明赫赫之炎辰。九天含露

未销铄，阖闾初开赐贵人。碎如坠琼方截璐，粉壁生寒象筵布。玉壶纨扇亦玲珑，座有丽人色俱素。咫尺炎凉变四时，出门焦灼君讵知。肥羊甘醴心闷闷，饮此莹然何所思。当念阑干作者苦，腊月深井汗如雨。（《夏冰歌》）

强烈的对比，揭露出封建社会阶级对立的严酷事实。统治者的口腹之欲、声色之娱竟给采玉、纺织、凿冰的劳动者及其家人带来如此深重的苦难！诗人的同情显然在被剥削者一边。类似的描写在韦应物同时代的诗人中是较为少见的。不难看出，在唐代诗歌发展史上，韦应物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他继承了杜甫、元结反映现实黑暗、民生疾苦的精神，成为中唐以白居易为主帅的写实讽谕诗派的先导。

三

但是，韦应物诗歌的成就所在，或者说他能卓然自成一家的主要原因却不在于前面所说的反映现实的作品，而在于他学习陶渊明写作的大量山水田园诗。

在《逢杨开府》诗中韦应物自述早年经历说：“少事武皇帝，无赖恃恩私。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朝提樗蒲局，暮窃东邻姬。司隶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骊山风雪夜，长杨羽猎时。一字都不识，饮酒肆顽痴。”可见出身于世家大族的韦应物，年青时颇为负气任性，是沾染了很多纨绔子弟的恶习的。但是后来由于家道中落，身经患难，仕途蹭蹬，沉迹下僚，加之疾病缠身、中年丧偶等不幸，他那种锋芒毕露的棱角逐渐磨平，对下层民众的疾苦也有较多的体察和同情。这在他任洛阳县丞时抑制横行不法的军士被讼的事件中就已经初露端倪。此后，因病罢河南兵曹参军，因受黎幹牵连自

鄆县令调栢阳令,一连串的打击使他越来越厌倦充满机心与倾轧的官场,向往自由舒适的田园生活,并向佛门寻找精神上的安慰和寄托。因此在他的中晚年,特别是辞栢阳令居沔上善福精舍以后,写作了数量较多的山水田园诗。而且,这类诗作深得陶渊明诗的神髓,掩盖了他在兴讽诗方面的成就,以致在后人心目中,韦应物被视为田园诗人陶渊明的直接继承者,“唐人五言古诗有陶、谢馀韵在者,独左司一人”(何良俊《四友斋丛说》)。

的确,韦应物是自觉地向陶渊明学习的。韦集中不但有“慕陶真可庶”(《东郊》)等倾诉慕陶之情的独白,而且有《与友生野饮效陶体》、《效陶彭泽》等摹拟陶诗的作品。他的某些诗句,如“临流意已凄,采菊露未晞。举头见秋山,万事皆若遗”(《答长安丞裴说》),从立意到语言显然都脱胎于陶诗。其他的作品也大都表现着一种陶渊明式的“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生活态度,充满着陶诗中独有的那种冲淡平和的气质,语言也古朴淡雅,洗净铅华。如:

负暄衡门下,望云归远山。但要樽中物,馀事岂相关。交无是非责,且得任疏顽。日夕临清涧,逍遥思虑闲。出去唯空屋,弊簣委窗间。何异林栖鸟,恋此复来还。世荣斯独已,颓志亦何攀。唯当岁丰熟,闾里一欢颜。(《郊居言志》)

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田家几日闲,耕种从此始。丁壮俱在野,场圃亦就理。归来景常晏,饮犊西涧水。饥劬不自苦,膏泽且为喜。仓廩无宿储,徭役犹未已。方惭不耕者,禄食出闾里。(《观田家》)

野水烟鹤唳,楚天云水空。玩舟清景晚,垂钓绿蒲中。落花飘旅夜,归流澹清风。缘源不可极,远树但青葱。(《游溪》)无不酷似陶诗,确是“不曰效陶,实自真意”(《郊居言志》刘辰翁评)。韦应物其他诗作也大都渗透着陶诗那种恬淡闲适、真率自然

的精神,和同时代人的作品大相径庭。

作为陶渊明诗歌的真正继承者,韦应物不仅在诗歌的题材和风格上向陶渊明学习,更重要的是,他本人也具有与陶渊明同样的品质和精神——感情真挚,热爱生活。他不仅热爱大自然和田园风光,更热爱平凡的日常生活,对于亲人和朋友怀着极为浓烈浑厚的感情。集中有许多与亲友赠答酬和的诗歌,如:

丈夫当为国,破敌如摧山。何必事州府,坐使鬓毛斑。
(《寄畅当》)

郁郁杨柳枝,萧萧征马悲。送君灞陵岸,纠郡南海湄。名在翰墨场,群公正追随。如何从此去,千里万里期。(《送冯著受李广州署为录事》)

上怀犬马恋,下有骨肉情。归去在何时,流泪忽沾缨。
(《京师叛乱寄诸弟》)

无不写得情深意切,真挚感人。清人喻文鏊《考田诗话》卷一曾说:“‘余辞郡符去,尔为外事牵。宁知风雪夜,复此对床眠。’(按为《示全真元常》中句)澹语耳,遂为千古绝唱,情真也,动人处正不必在多也。其《新秋夜寄诸弟》云:‘两地俱秋夕,相望隔星河。’不待言之毕而已令人凄绝。左司之诗纯以淡处见腴,至其兄弟之情见于集中者尤多。”

韦应物和他的妻子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相濡以沫,感情甚笃。大历十二年,妻子病故,韦应物对她非常怀念,写下了《伤逝》、《往富平伤怀》、《冬夜》、《送终》等十多首悼亡诗,其中《出还》一诗云:

昔出喜还家,今还独伤意。入室掩无光,衔哀写虚位。凄凄动幽幔,寂寂惊寒吹。幼女复何知,时来庭下戏。咨嗟日复老,错莫身如寄。家人劝我餐,对案空垂泪。

诗运用对比、反衬等手法,抓住几个典型的生活细节,把自己孤独凄苦的情怀抒写得淋漓尽致,哀恻动人,刘克庄称赞它们是悼亡诗中“不可以复加”的佳作(《后村诗话》卷二),乔亿谓其“澹缓凄楚,真切动人”,堪称“绝调”(《剑溪说诗》又编)。它们和韦应物与亲友赠答诗一样,都反映了他热爱生活、感情丰富的一面。陶渊明诗被前人誉为“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苏轼《与苏辙书》),“豪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论诗绝句》),也正是由于其“胸次浩然,其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沈德潜《说诗晬语》)。韦应物学陶而得其真谛,这正是他成为陶渊明的直接继承者,在中唐前期众多诗人中脱颖而出、卓尔不群的原因。

韦应物的山水田园诗,反映了他对于美好自然的热爱,并把它与恶浊的尘世对立起来,从中求得精神上的愉悦和解脱,和陶渊明并无二致。不同的是,陶渊明终于和官场彻底决裂,韦应物却采取了一种更为通达的、随遇而安的处世态度——可官则官,需隐则隐;而且,他的诗歌不仅表现了田园的宁静优美、纯朴和平,还反映了稼穡之艰和农民之苦,这种情况不论在晋代陶渊明还是唐代王维、孟浩然的诗中都是很少看到的,对于稍后的张籍、王建,乃至南宋范成大的田家诗创作显然有着重大的影响。

四

韦应物诗历来以平淡自然著称。白居易称其“五言诗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与元九书》),朱熹谓“其诗无一字做作,直是自在”(《晦庵说诗》),方回评其诗为“淡而自然”(《瀛奎律髓》卷八),翁方纲谓其诗“奇妙全在淡处,实无迹可求”(《石洲诗话》卷二),无不以平淡自然作为韦诗的主要风格特征。

大体说来,韦诗的平淡自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思想感情方面,韦诗没有类似李白诗歌那种跌宕起伏、大悲大喜的情感波澜,即使在遭受重大打击或发生重大变故的时候,他也从不作痛哭流涕式的悲号,“皆以平心静气出之”(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平时,更表现出一种恬静闲适、冲淡平和的心境。其次,在布局与行文方面,韦诗从不逞奇炫俗,不用回环曲折、开合跌宕的结构模式,而是如实道来,显得平易自然。这一特色在他的一些长篇叙事诗,如《始除尚书郎别善福精舍》、《春月观省属城始憩东西林精舍》、《登高望洛城作》等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第三,在语言方面,韦诗从不堆砌词藻,卖弄典故,而是以古朴平淡见长。他以简朴自然的语言,白描的手法,创造出一种清新淡雅、含蓄深远的意境,气格高古,在艺术上达到了一种返朴归真的境界。

韦应物的平淡诗风,表现在他各种体裁的诗歌中。他的五古成就最高,固然写得十分平易浅近,即使是以高华流丽为文体特征的七言律诗和长篇歌行,在他写来,也是如此。如:

夹水苍山路向东,东南山豁大河通。寒树依微远天外,夕阳明灭乱流中。孤村几岁临伊岸,一雁初晴下朔风。为报洛桥游宦侣,扁舟不系与心同。(《自巩洛舟行入黄河即事寄府县僚友》)

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已一年。世事茫茫难自料,春愁黯黯独成眠。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闻道欲来相问讯,西楼望月几回圆。(《寄李儋元锡》)

前诗直叙从洛阳赴扬州的水程中所见所思,纯用白描,“写景如画”(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十八):后诗被人称为是“家常语,烂熟调”,但“少年读之,白首不厌”(张世炜《唐七律集》),千百年来

传诵不衰。二诗都是“以古诗入律”的优秀作品。

韦应物诗歌的语言,在平淡自然之外,还有流利的一面。他在诗中一再用“丽”来称赞别人的诗歌“丽藻颇为工”(《答韩吏部》),“为文颇瑰丽”(《送云阳邹儒立少府扶侍赴京师》),“仰答高文丽”(《春宵燕万年吉少府中孚南馆》),显然对丽藻表示出一种非常欣赏的态度。他的《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诗开头两句说:“兵卫森画戟,燕寝凝清香”,刘辰翁评为“清绮绝伦,为富丽诗句之冠”。他的一些写景名句,如“乔木生夏凉,流云吐华月”(《同德寺雨后寄元侍御李博士》),“广庭流华月,高阁凝馀霏”(《同德精舍养疾寄河南兵曹东厅掾》),“野水烟鹤唳,楚天云雨空”(《游溪》),“绿阴生昼静,孤花表春馀”(《游开元精舍》),“寒雨暗深更,流萤度高阁”(《寺居独夜寄崔主簿》)等,都善于捕捉大自然物候的微妙变化和色调的深浅明暗,刻画工细,字句凝炼,语言也极为清丽。所以徐俯说:“人言苏州诗,多言其古淡,乃是不知苏州诗。自李、杜以来,古人诗法尽废,惟韦苏州有六朝风致,最为流利。”(见吕本中《童蒙诗训》)胡应麟也说:“韦左司大是六朝馀韵,宋人目为‘流利’者得之。”(《诗薮》内篇卷二)中唐前期诗人大多追求“高情、丽辞、远韵”,韦应物自然不能免俗。这里说的“六朝风致”主要就是指韦诗深受谢灵运、谢朓等人影响,景物描写细致鲜明,语言清新美丽而言。但在韦诗中,这种“流利”乃是出诸自然,而不是刻意追求所致,所以没有斧凿的痕迹,不仅不妨碍,反而有助于他独特的平淡冲融的风格的形成。

五

朱自清先生在评陈衍的《宋诗精华录》时说:“读此书如在大

街上走,常常看见熟人。”《宋诗精华录》在卷帙浩繁的宋诗中选录佳作六百八十八首,熟悉宋诗如朱先生者当然能时常看到“熟人”,但韦应物的诗歌比较朴实平淡,不是唐诗的主流派,成就更难以和李杜等大家相颉颃,历代著名诗歌选本中入选较少。所以,我们这次在存诗五百七十餘首的《韦苏州集》中选录了一百五十一题、一百五十七首诗,读者倘读此书,恐怕很难常常看见“熟人”,不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本书遴选时,除了将那些历代传诵不衰的名作列为首选之外,其他入选的诗也多是较为耐读,值得咀嚼回味的佳作。具体说来,我们侧重甄选能代表韦应物在不同时期成就的作品,尤其是那些能反映当时历史现实,充分表达诗人思想感情,在艺术具有特色或对后世诗人创作产生较大影响的作品。在诗篇的编排上,主要以写作年代为序,无法系年的诗放在最后以《拟古诗十二首》为界。题解部分除了对诗题中涉及的人物、地名、创作背景等进行交待之外,侧重探讨诗歌的主旨,分析其写作特色,有时还引录一些诗话的评语加以论述,以期有助于读者的理解。注释力求简洁准确,不作考证和繁琐征引。所录诗歌文本依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韦苏州集》十卷本,一般不作文字校勘,只有少数重要的异文在注释中注明“一本作某”,不详注版本。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闻见不周,书中免不了有错误和不足,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陶 敏 王友胜

2003年12月16日

目 录

前 言	1
长安道	1
贵游行	3
九日(今朝把酒复惆怅)	4
温泉行	5
经函谷关	7
广德中洛阳作	9
趋府候晓呈两县僚友	10
期卢嵩枉书称日暮无马不赴以诗答	11
假中枉卢二十二书亦称卧疾兼讶李二久不访问以诗 答书因亦戏李二	12
示从子河南尉班	13
任洛阳丞请告	15
酬郑户曹骊山感怀	16
赠李儋	19
送冯著受李广州署为录事	20
送元仓曹归广陵	22
燕李录事	23

2 韦应物诗选

自巩洛舟行人黄河即事寄府县僚友	24
大梁亭会李四栖梧作	25
广陵行	27
扬州偶会前洛阳卢耿主簿	29
白沙亭逢吴叟歌	30
初发扬子寄元大校书	31
淮上喜会梁川故人	32
淮上即事寄广陵亲故	33
送张侍御秘书江左覲省	34
赠王侍御	35
休假日访王侍御不遇	37
游龙门香山泉	37
赋得暮雨送李胄	38
送郑长源	40
送洛阳韩丞东游	41
同德寺阁集眺	42
同德寺雨后寄元侍御李博士	44
同德阁期元侍御李博士不至各投赠二首	45
送榆次林明府	46
送别覃孝廉	47
假中对雨呈县中僚友	48
高陵书情寄三原卢少府	49
登宝意寺上方旧游	50
石鼓歌	51
送汾城王主簿	53
送澠池崔主簿	54

蓝岭精舍	54
采玉行	55
使云阳寄府曹	56
伤逝	58
往富平伤怀	59
出还	60
送终	61
赠冯著	63
过昭国里故第	64
子规啼	66
昭国里第听元老师弹琴	66
答东林道士	67
答崔主簿倬	68
扈亭西陂燕赏	69
再游西郊渡	70
东郊	70
紫阁东林居士叔缄赐松英丸捧对欣喜盖非尘侣之 所当服辄献诗代启	71
休沐东还胄贵里示端	72
泮上西斋寄诸友	74
寺居独夜寄崔主簿	75
闲居赠友	76
泮上寄幼遐	77
寓居泮上精舍寄于张二舍人	78
答崔都水(深夜竹庭雪)	79
观田家	80

4 韦应物诗选

答畅校书当	81
幽居	82
园林晏起寄昭应韩明府卢主簿	83
信州录事参军常曾古鼎歌	84
始除尚书郎别善福精舍	85
答端	87
送常侍御鲁却使西蕃	88
送李侍御益赴幽州幕	89
同德精舍旧居伤怀	91
逢杨开府	92
夕次盱眙县	94
秋夜一绝	95
答王郎中	95
郡斋感秋寄诸弟	97
郡中对雨赠元锡兼简杨凌	98
答杨奉礼	99
答崔都水(亭亭心中人)	100
送杨氏女	102
冬至夜寄京师诸弟兼怀崔都水	104
春游南亭	105
寄职方刘郎中	106
寒食日寄诸弟	107
滁州西涧	108
游琅琊山寺	109
闲居寄诸弟	110
登楼寄王卿	111

怀琅琊深标二释子	112
寄畅当	113
始建射侯	114
京师叛乱寄诸弟	116
寄李儋元锡	117
寄诸弟	118
寄恒璨	119
寄全椒山中道士	120
登楼	121
闻雁	122
种药	122
饵黄精	123
示全真元常	124
岁日寄京师诸季端武等	125
简卢陟	127
始至郡	128
发蒲塘驿沿路见泉谷村墅忽想京师	
旧居追怀昔年	130
山行积雨归途始霁	131
寒食寄京师诸弟	132
送王校书	133
寄黄刘二尊师	133
东林精舍见故殿中郑侍御题诗追旧书情涕泗横集	
因寄呈阎澧州冯少府	134
西塞山	136
阊门怀古	137

夏至避暑北池	138
郡斋雨中与诸文士宴集	139
秋夜寄丘二十二员外	140
九日(一为吴郡守)	141
听江笛送陆侍御	141
军中冬燕	142
登重玄寺阁	144
答秦十四校书	145
答郑骑曹青橘绝句	146
游溪	147
游开元精舍	147
寓居永定精舍	148
拟古诗十二首(其一、其二、其五、其九)	150
杂体五首(其一、其三)	154
效何水部二首	155
效陶彭泽	156
与村老对饮	157
城中卧疾知阎薛二子屡从邑令饮因以赠之	158
听嘉陵江水声寄深上人	159
长安遇冯著	160
悲故交	161
睢阳感怀	162
感镜	164
野次听元昌奏横吹	165
七夕	165
慈恩寺南池秋荷咏	166

横塘行	167
鸢夺巢	168
鼙鼓行	169
金谷园歌	170
听莺曲	171
夏冰歌	173
虞获子鹿	174
调啸词二首	175

长安道

汉家宫殿含云烟，两宫十里相连延^[1]。
 晨霞出没弄丹阙，春雨依微自甘泉^[2]。
 春雨依微春尚早，长安贵游爱芳草^[3]。
 宝马横来下建章，香车却转避驰道^[4]。
 贵游谁最贵？卫霍世难比^[5]。
 何能蒙主恩，幸遇边尘起^[6]。
 归来甲第拱皇居，朱门峨峨临九衢^[7]。
 中有流苏合欢之宝帐，
 一百二十凤凰罗列含明珠^[8]。
 下有锦铺翠被之粲烂，博山吐香五云散^[9]。
 丽人绮阁情飘飘，头上鸳鸯双翠翘^[10]。
 低鬟曳袖回春雪，聚黛一声愁碧霄^[11]。
 山珍海错弃藩篱，烹犊庖羔如折葵^[12]。
 既请列侯封部曲，还将金印授庐儿^[13]。
 欢荣若此何所苦，但苦白日西南驰^[14]。

题解

这首诗当作于天宝末年。《长安道》是乐府旧题，为横吹十八曲之一，多以名都长安、洛阳为背景，描写上层社会骄奢淫逸的生活。天宝末年，唐玄宗内用杨贵妃从兄杨国忠为相，“姊妹弟兄皆列土”，炙手可热；外任安禄山、史思明等胡人为将，赏赐甚多，骄横跋扈，诗当为此而作。

诗借汉代外戚卫青、霍去病恃功得宠的故事，以七古形式，采

用赋法,抑扬起伏,缠绵往复,回环照应,铺陈始终,把长安宫殿的壮观、权贵生活的豪奢表现得淋漓尽致,讽刺之意,溢于言表。周珽《唐诗选脉会通评林》谓“末句有唯曰不足之思,含讥寓讽,言外意深”。

注 释

〔1〕汉家宫殿:汉代长安有未央宫、建章宫、长乐宫等宫殿。唐人诗中多以汉代指称本朝。两宫:《古诗十九首》:“两宫遥相望,双阙百馀尺。”

〔2〕丹阙:红色宫阙。阙是宫门外两侧的观楼。依微:隐隐约约的样子。甘泉:汉代宫殿名,秦名林光宫,在云阳县(今陕西省泾阳县)西北八十里甘泉山上。

〔3〕贵游:没有担任官职的王公贵族子弟。这里应当是指杨贵妃从兄杨国忠的族属。据《旧唐书·杨国忠传》记载,国忠天宝末为宰相,身兼四十馀使,炙手可热,与贵妃姊虢国、韩国、秦国夫人并得宠幸。“天子幸其第,必过五家,赏赐宴乐。每扈从骊山,五家合队,国忠以剑南幢节引于前,出有钱路,还有软脚,远近饷遗,珍玩狗马,阉侍歌儿,相望于道。”

〔4〕建章:汉代长安的宫名。汉武帝时,柏梁台火灾,武帝听信巫师的话,另起建章宫,规模更加宏大,以镇压火灾。驰道:皇帝车马行走的正道。

〔5〕卫霍:汉代名将卫青、霍去病。汉武帝时,卫皇后弟卫青,卫青姊子霍去病,既是贵戚,又领兵大破匈奴,都封列侯。卫青官至大将军,霍去病为骠骑将军,秩禄和大将军相同,贵盛无比,见《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6〕边尘:指战争,边地外敌入侵。〔7〕甲第:最上等住宅。《史记·孝武本纪》:“赐列侯甲第,僮千人。”拱:环绕,拱卫。皇居:皇宫。峨峨:高耸的样子。九衢:京城四通八达的大道。

〔8〕流苏、合欢:都是宝帐上的装饰品。流苏是羽毛或彩色丝线编织成的穗子,合欢是连成合欢花形的网格形图案。凤凰:也是指宝帐上图案。乐府《相逢行》古辞:“鸳鸯七十二,罗列自成行。”

〔9〕粲烂:同灿烂。博山:博山炉,铸造刻镂成重叠山形的香炉。汉代长安巧匠丁缓能作九层博山香炉,“镂为奇禽怪兽,穷诸灵异,皆自然运动”,见《西京杂记》卷一。五云:五色云气,这里指香烟。

〔10〕翠翘:翠鸟羽毛。这

里指妇女头上形状像鸟羽的首饰。〔11〕曳袖：拖着长袖，指舞姿。回春雪：曹植《洛神赋》形容洛川神女的轻盈体态说：“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聚黛：凝眉，皱眉。黛是画眉的青黑色颜料。碧霄：碧空。愁碧霄有响遏行云的意思，形容歌声美妙。〔12〕山珍海错：各种水陆珍稀食物，山珍海味。《尚书·禹贡》：“海物惟错。”伪孔传：“错杂非一种。”藩篱：篱笆。弃藩篱就是弃路旁。折葵：折取园中的葵菜，形容得来容易。〔13〕列侯：即彻侯，秦、汉时最高的爵位。后避汉武帝刘彻的讳改名通侯，又称列侯。部曲：部下。据《汉书·卫青霍去病传》，卫青部下将领封侯的有九人，为特将的十五人；霍去病部将封侯的有六人，为将军的有二人。庐儿：奴仆。《汉书·萧望之传》：“（王）仲翁出入从苍头庐儿。”颜师古注：“皆官府之给贱役者。”〔14〕白日西南驰：时光易逝。曹植《名都篇》：“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

贵 游 行

汉帝外家子，恩泽少封侯^{〔1〕}。
垂杨拂白马，晓日上青楼^{〔2〕}。
上有颜如玉，高情世无俦^{〔3〕}。
轻裾含碧烟，窈窕似云浮^{〔4〕}。
良时无还景，促节为我讴^{〔5〕}。
忽闻艳阳曲，四坐亦已柔^{〔6〕}。
宾友仰称叹，一生何所求。
平明击钟食，入夜乐未休^{〔7〕}。
风雨愆岁候，兵戈横九州^{〔8〕}。
焉知座上客，草草心所忧^{〔9〕}。

题 解

这首诗当作于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初起时。贵游，指

王公贵族子弟没有授予官职的人,这里应当是影射杨国忠和他的族属。

诗描绘了皇亲外戚贵游子弟恃宠跋扈、游宴无度的享乐生活,大胆地揭露了统治集团的横暴奢侈和精神生活的空虚无聊。诗的末几句,表现了作者对时事的忧虑与关心。此诗艺术上章法虽略嫌散乱,然清词丽句,殊觉韵味深长。

注 释

〔1〕外家:外祖父母家,舅家。皇帝外家,指后族外戚。恩泽少封侯:指没有功勋因皇后得宠而年少封侯。《汉书·外戚恩泽侯表》:“汉兴,外戚与定天下,侯者二人。故誓曰:‘非刘氏不王,若有亡(无)功非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是后,薄昭、上官、卫、霍之侯,以功受爵。其余后父据《春秋》褒纪之义,帝舅缘《大雅》申伯之意,浸广博矣。”〔2〕青楼:原指女子居住的地方,后代多指妓院。曹植《美女篇》:“青楼临大道,高门结重关。”〔3〕颜如玉:指美女。《诗经·召南·野有死麕》:“白茅纯束,有女如玉。”无俦:无比。〔4〕轻裾:薄而轻的衣裳。窈窕:妖冶轻佻的样子。《后汉书·曹世叔妻传》:“入则乱发坏形,出则窈窕作态。”〔5〕还景:还光,指太阳向东运行,时光倒流。促节:急促的节拍。讴:歌唱。〔6〕艳阳曲:指歌唱春天的歌曲。鲍照《学刘公体》:“艳阳桃李节,皎洁不成妍。”柔:温顺,安定。〔7〕击钟食:贵族大家,击钟而食。张衡《西京赋》:“若夫翁伯、浊、质、张里之家,击钟鼎食,连骑相过。”〔8〕风雨愆岁候:阴阳不调和,气候反常。兵戈:代指战争。九州:中国古代的地理区划,有不同说法。《尚书·禹贡》以冀、豫、雍、扬、兖、徐、梁、青、荆为九州,这里泛指中国。〔9〕草草:心忧的样子。《诗经·小雅·巷伯》:“劳人草草。”毛传:“草草,劳心也。”

九 日

今朝把酒复惆怅,忆在杜陵田舍时^{〔1〕}。

明年九日知何处，世难还家未有期^{〔2〕}。

题解

诗中说“世难还家未有期”，当作于至德元年(756)或二年中。九日，九月九日重阳节。安史乱起后，韦应物曾避难至扶风等地。

古人重阳节有登高饮菊花酒等习俗，诗人在逃难异乡时，回想起往年在杜陵一家团聚共度重阳的欢乐，遥想明年，不知道还将飘泊何方，归家团聚的希望渺茫，不禁倍增惆怅。诗将过去、现在、未来绾结在一起，语言极朴实，又极沉痛，极易引起读者共鸣，兴异代同悲之感。故宋末元初刘辰翁评曰：“隔世与予同悲，亦似同吟。”

注释

〔1〕杜陵：汉宣帝陵，在长安东南。韦应物世居杜陵胄贵里。〔2〕世难：指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史思明发动的叛乱。

温 泉 行

出身天宝今年几，顽钝如锤命如纸^{〔1〕}。
作官不了却来归，还是杜陵一男子^{〔2〕}。
北风惨惨投温泉，忽忆先皇游幸年^{〔3〕}。
身骑厩马引天仗，直入华清列御前^{〔4〕}。
玉林瑶雪满寒山，上升玄阁游绛烟^{〔5〕}。
平明羽卫朝万国，车马合沓溢四廛^{〔6〕}。
蒙恩每浴华池水，扈猎不蹂渭北田^{〔7〕}。
朝廷无事共欢燕，美人丝管从九天^{〔8〕}。

一朝铸鼎降龙驭，小臣髯绝不得去^[9]。
 今来萧瑟万井空^[10]，唯见苍山起烟雾。
 可怜蹭蹬失风波^[11]，仰天大叫无奈何。
 弊裘羸马冻欲死^[12]，赖遇主人杯酒多。

题解

温泉在长安东南的骊山下，有华清宫，一名温泉宫。唐玄宗天宝中每年冬天都要和杨贵妃来这里避寒。诗中说“今来萧瑟万井空”，一片残破景象，大约是肃宗乾元、上元间罢河阳府从事后归长安时途经骊山温泉作。

作者天宝八载前后曾侍卫宫廷。诗先追忆天宝年间所见玄宗骄奢逸豫的生活，继写故地重游所见满目疮痍的荒凉景象。前后对比鲜明。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国势的衰颓和个人的沉沦结合在一起，弥漫着浓重悲凉的历史沧桑之感。

注释

〔1〕出身：指入仕。韦应物唐玄宗天宝年间以世家子弟充当“三卫”，获得做官的资格。顽钝：愚呆。《后汉书·窦融传》载窦融疏：“臣融年五十三，有子年十五，质性顽钝。”命如纸：命薄。〔2〕了：了结公务。《晋书·傅咸传》载杨济与傅咸书：“生子痴，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杜陵：汉宣帝陵，在长安东南。韦应物是杜陵胄贵里人。〔3〕先皇：去世的皇帝，指唐玄宗。〔4〕厩马：这里特指皇帝御厩饲养的马。唐代宫中有飞龙厩，饲养御马，见《新唐书·兵志》。天仗：皇帝的仪仗。华清：华清宫，在骊山上。〔5〕玉林瑶雪：形容白雪覆盖的山林。玄阁：指朝元阁，在骊山上。《旧唐书·玄宗纪下》记载，天宝十二载，有人看到老子降于华清宫朝元阁，便改名为降圣阁。〔6〕羽卫：执仪仗的卫队，仪仗多用羽毛作为装饰品。《文选》卷三一江淹《杂体诗·袁太尉从驾》：“羽卫蔼流景，鼓吹震沉渊。”李善

注：“羽卫，负羽侍卫也。”合沓：众多的样子。廛：集市中陈列货物的地方，这里泛指人口密集聚居的地方。〔7〕华池：华清宫的温泉池。渭北：渭水之北。不蹂渭北田，指不践踏渭北田地的庄稼。〔8〕九天：天的最高处，指骊山山顶。〔9〕龙驭：龙驾，皇帝车驾。这里用“降龙驭”婉转表示玄宗的死。《史记·封禅书》：“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堕黄帝之弓。”〔10〕万井：犹千家万户。相传古代以八家为一井。〔11〕蹭蹬：困顿失意。失风波：如鱼失水，失势。白居易《江南逢天宝中乐叟》：“涸鱼久失风波势，枯草曾沾雨露恩。”〔12〕弊裘羸马：破衣瘦马。苏秦游说秦王不成，“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见《战国策·秦策一》。

经函谷关

洪河绝山根，单轨出其侧^{〔1〕}。
 万古为要枢，往来何时息？
 秦皇既恃险，海内被吞食^{〔2〕}。
 及嗣同覆颠，咽喉莫能塞^{〔3〕}。
 炎灵讵西驾，娄子非经国^{〔4〕}。
 徒欲扼诸侯，不知恢至德^{〔5〕}。
 圣朝及天宝，豺虎起东北^{〔6〕}。
 下沉战死魂，上结穷冤色。
 古今虽共守，成败良可识。
 藩屏无俊贤，金汤独何力^{〔7〕}！
 驰车一登眺，感慨中自恻^{〔8〕}。

这首诗约广德二年(764)冬自京赴洛阳丞任时途经函谷关而作。古函谷关在今河南省灵宝县东北函谷中,汉武帝元鼎三年,迁徙到今河南省新安县东。函谷东起崤山,西至潼津,扼河北、河东、河南、江南、淮南等道赴长安交通要道,形势险要,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作者感慨安史之乱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巨大破坏,先写函谷关险要形势,继述秦汉故事,为安史乱中潼关失守张本,意即地形险要不足恃,关键在“恢至德”,任“俊贤”。全诗慨古叹今,议论风发,慷慨淋漓,有寓词托讽之意,在韦集中别具一格。故乔亿《剑溪说诗又编》评论此诗说:“自来选家专取韦淡远之作,概置此不录,殆所谓见其表不见其里者”。

注 释

[1]洪河:大河,指黄河。绝山根:截断了山脚,形成断崖绝壁。单轨:只容一辆车通过的狭窄道路。《元和郡县图志》卷六引《西征记》说:“函谷关城,路在谷中,深险如函,故以为名。其中劣通行路,东西十五里,绝岸壁立。……号曰天险。” [2]秦皇:指秦始皇,他凭借着关中地形的险要,平定六国,统一了中国。 [3]嗣:后人,继承者,指秦二世胡亥和公子婴。覆颠:灭亡。咽喉:咽喉要道,指函谷关。塞:阻塞,守住。秦二世时,赵高作相,迫二世自杀后,立公子婴为帝。后来刘邦领兵入关,公子婴出降,秦国灭亡。 [4]炎灵:指汉,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学说,汉以火德王。诎:曾经。西驾:西行,指刘邦定都长安事。娄子:娄敬,齐人,后赐姓刘。非经国:没有治理国家的才能。汉高祖刘邦统一中国后,本想定都洛阳,娄敬说,周的灭亡不是由于“德薄”,而是由于“形势弱”,关中“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可以控制天下,劝刘邦定都关中。于是刘邦遂西入关。 [5]扼诸侯:扼住天下的咽喉。恢:恢弘,发扬。《史记·娄敬列传》记载娄敬劝汉高祖建都关中说:“夫与人斗,不扼其吭而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

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吭而附其背也。”〔6〕天宝：唐玄宗的第三个年号（742—756）。豺虎：比喻凶恶作乱的人。王粲《七哀诗》：“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天宝十四载（755），安禄山据幽州反叛，攻占洛阳、长安，战火绵历十年，方得平息。此后，藩镇拥兵自重，不听朝廷约束，唐王朝从此衰落。〔7〕藩屏：篱笆和屏风，这里比喻节度使等地方军政官僚。金汤：金城汤池，比喻防守的坚不可破。〔8〕恻：凄恻，哀伤。

广德中洛阳作

生长太平日，不知太平欢^{〔1〕}。
 今还洛阳中，感此方苦酸。
 饮药本攻病，毒肠翻自残^{〔2〕}。
 王师涉河洛，玉石俱不完^{〔3〕}。
 时节屡迁斥，山河长郁盘^{〔4〕}。
 萧条孤烟绝，日入空城寒。
 蹇劣乏高步，缉遗守微官^{〔5〕}。
 西怀咸阳道，踟躅心不安^{〔6〕}。

题解

广德是唐代宗的第一个年号（763—764）。宝应元年十月，唐王朝向回纥借兵，在回纥的帮助下收复洛阳，史朝义被部下李朝仙所杀，绵历十年的安史之乱终于平定。作者在广德二年冬天到洛阳任县丞，目睹洛阳城残破的景象，遂作此诗。

诗中写洛阳城先被安史叛军蹂躏，后又遭回纥和唐王朝官军劫掠的萧条荒寒的景象及诗人索寞无奈的心绪，暗讽唐玄宗重用胡人将领以备边，唐肃宗借用回纥军平定叛乱，均反受其祸的行

为。抚今追昔，慷慨不平之情，溢于言表。

注 释

〔1〕太平日：指唐玄宗开元、天宝期间，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史称“开天盛世”。韦应物约生于开元二十三年（735），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时，年仅二十一岁，后来饱经丧乱，所以“不知太平欢”。〔2〕“饮药”二句：即“饮鸩止渴”的意思。唐玄宗为了抵御外敌入侵，任用胡人安禄山、史思明等为边地节度使，酿成安史之乱，安禄山起兵后，洛阳首被攻破；唐肃宗为了尽快结束战争，借回纥军队攻打盘踞洛阳的安史余党史朝义，又一次造成了洛阳地区的巨大破坏。〔3〕王师：指官军。河洛：黄河和洛水，都流经洛阳附近。玉石俱不完：玉石俱焚。《资治通鉴》卷二二二记载：宝应元年十月，“回纥入东京，肆行杀掠，死者万计，火累旬不灭”，官军因为这一带是安史叛军占领区，也“所过虏掠，三日乃已，比屋荡尽，士民皆衣纸”。〔4〕迁斥：推移。郁盘：曲折盘结。孟浩然《卢明府九日岷山宴袁使君张郎中崔员外》：“宇宙谁开辟，江山此郁盘。”〔5〕蹇劣：跛足无能，比喻自己才能低下。缉遗：安辑残馀的百姓。微官：指洛阳县丞，是从七品上的低级官吏。〔6〕咸阳：今属陕西省，秦的都城，这里代指唐代都城长安。踟躅：驻足不前。

趋府候晓呈两县僚友

趋府不遑安^{〔1〕}，中宵出户看。
满天星尚在，近壁烛仍残。
立马频惊曙，垂帘却避寒。
可怜同宦者，应悟下流难^{〔2〕}。

题 解

这首诗是永泰元年（765）在洛阳丞任上所作。趋府，指到河

南府廨拜见长官。两县,指洛阳县、河南县,都属河南府管辖。

诗写趋府的辛勤与酸楚,半夜即起,披星戴月,冒着几丝寒意,骑马赶往府廨,等候长官接见。“可怜同宦者,应悟下流难”二句,既点明题旨,也透露出封建下层官吏的些许苦衷。诗的形式是五律,但全用白描,以浅语写实景真情,在唐代近体诗中别具一格。

注 释

〔1〕趋府:趋赴公府,参见长官。趋,疾行。不遑安:无暇安眠。《诗经·小雅·四牡》:“王事靡盬,不遑启处。”〔2〕下流:江河的下游,比喻地位官职卑微。《论衡·逢遇》:“或高才洁行,不遇,退在下流。”《论语·子张》:“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期卢嵩枉书称日暮无马不赴以诗答

佳期不可失,终愿枉衡门^{〔1〕}。
南陌人犹度,西林日未昏。
庭前空倚杖,花里独留樽。
莫道无来驾,知君有短辕^{〔2〕}。

题 解

这首诗是永泰元年(765)在洛阳丞任上作。卢嵩当时也在洛阳为官,诗人另有《赠卢嵩》等诗。

作者期待卢嵩前来欢聚,对方称日暮无马,诗人于是以诗作答,谓路上行人未断,西林日色未昏,时间并不算太晚,对方有“短辕”可乘,却失约未来,以致自己“空倚杖”、“独留樽”,抱怨之情

溢于言表。爱之深所以责之切，作者盼望对方前来，正表现了情谊的深厚。

注 释

〔1〕枉：枉过，枉顾，屈尊来访。衡门：横木为门，指自己的简陋居室。《诗经·陈风·衡门》：“衡门之下，可以栖迟。”〔2〕短辕：指驾缓的牛车。东晋王导常乘短辕犊车，见《晋书·王导传》。

假中枉卢二十二书亦称卧疾兼讶 李二久不访问以诗答书因亦戏李二

微官何事劳趋走，服药闲眠养不才。
花里棋盘憎鸟污，枕边书卷讶风开。
故人问讯缘同病，芳月相思阻一杯^{〔1〕}。
应笑王戎成俗物，遥持麈尾独徘徊^{〔2〕}。

题 解

这首诗约广德、永泰间在洛阳作。和作者同时在洛阳为官的有卢嵩和洛阳主簿卢耿，这位卢二十二不知是何人。李二，即李渤，永泰元年为洛阳主簿，见《唐代墓志汇编》韦应物《大唐故东平郡钜野县令顿丘李府君墓志铭并序》。作者另有《和李二主簿寄淮上綦毋三》等诗。

这是友朋间酬答戏谑的诗作。诗前部分写作者仕途劳顿中因病偷闲时闲适恬淡生活的惬意。颈联写对同卧病的友人卢二十二相怜相思之情，末联借王戎故事讥嘲因趋走府县而“久不相

访”的李漣。虽是戏语，但鄙弃荣名、向慕隐逸之意已表露无遗。

注 释

[1]故人：指卢二十二，当时也卧病在家。芳月：春月。 [2]王戎：字浚冲，西晋琅琊临沂人，和嵇康、阮籍等为竹林之游，为“竹林七贤”之一。晋惠帝时，官至司徒。《世说新语·排调》：“嵇（康）、阮（籍）、山（涛）、刘（伶）在竹林酣饮，王戎后往，步兵（阮籍）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王笑曰：‘卿辈意亦复可败邪？’”麈尾：即拂尘，用驼鹿尾制成，故又名麈尾。古人常拿在手中指挥，以助谈兴。《晋书·王衍传》：“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更改，世号‘口中雌黄’。”这里是戏用王戎比拟“久不来访”的友人李漣。

示从子河南尉班 并序

永泰中，余任洛阳丞，
以扑扶军骑，时从子河南尉班，
亦以刚直为政，俱见讼于居守^[1]。
因诗示意，府县好我者，岂旷斯文^[2]！
拙直余恒守，公方尔所存^[3]。
同占朱鸟克，俱起小人言^[4]。
立政思悬棒，谋身类触藩^[5]。
不能林下去，只恋府廷恩^[6]。

题 解

这首诗是永泰元年（765）在洛阳县丞任上作。从子指侄儿，兄弟之子。河南，县名，即今河南省洛阳市，唐时和韦应物任职的

洛阳县同属河南府。韦班是韦应物的远房侄子,后来官至衡州刺史。

当时,洛阳收复不久,军吏横暴,作者和他任河南县尉的侄子韦班,都因为政刚直遇到了麻烦,状告到了东都留守那里。诗写自己和韦班都因正直耿介不畏豪强而被谗,既想有所作为又无能为力的尴尬处境,满腹抑塞不平之气流露于字里行间。

注 释

〔1〕永泰:唐代宗的第二个年号,仅一年。扑扶(chì):鞭打。见讼:被投诉。居守:留守,都城在皇帝离开时所设的最高军政长官,这里指东都留守。唐代皇帝常在长安,洛阳是东都,常置留守。〔2〕好我者:指交好的同僚。旷:空缺。“岂旷斯文”的意思是将有所唱和。〔3〕拙直:愚直。《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载亮《上后主表》:“臣赋性拙直,遭时艰难。”公方:公正。《文选》卷三八任昉《为范尚书让吏部封侯第一表》:“在魏则毛玠公方,在晋则山涛识量。”存:寄托,抱负理想。两句是“余恒守拙直,尔所存公方”的倒装。〔4〕“同占”两句:意思是说自己和韦班同犯小人口舌。朱鸟:南方的星座名。《史记·天官书》:“南宫朱鸟,……柳为鸟注。”司马贞《索隐》引孙炎曰:“喙,朱鸟之口,柳其星聚也。”所以星相家以犯小人口舌为“占朱鸟克”。〔5〕立政:树立政令的威信。悬棒:《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曹瞒传》记载,曹操为洛阳北部尉,初入公廨,就修缮四门,造五色棒,门左右各悬挂十馀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后来,汉灵帝宠幸的宦官蹇硕的叔父夜行犯禁,曹操杀之,于是“京师敛迹,莫敢犯者”。谋身:为自身打算。类触藩:类似以角触篱笆的羊,意思是羊角会卡在篱笆中,进退两难。《周易·大壮》:“羝羊触藩,羸其角。”郭璞《游仙诗》:“进则保龙见,退为触藩羝。”〔6〕林下去:归隐田园。灵澈《东林寺酬韦丹刺史》:‘相逢尽道休官好,林下何尝曾见一人。’府廷:指当时的河南府尹。洛阳和河南两县都受河南府管辖。

任洛阳丞请告

方凿不受圆，直木不为轮^{〔1〕}。
 揆材各有用，反性生苦辛^{〔2〕}。
 折腰非吾事，饮水非吾贫^{〔3〕}。
 休告卧空馆，养病绝嚣尘。
 游鱼自成族，野鸟亦有群。
 家园杜陵下，千岁心氛氲^{〔4〕}。
 天晴嵩山高，雪后河洛春^{〔5〕}。
 乔木犹未芳，百草日已新。
 著书复何为，当去东皋耘^{〔6〕}。

题 解

这首诗是永泰二年(766)春在洛阳丞任上作。请告，请假。唐代制度，凡职事官请假满一百天，就自动停官。当时作者因为“扑捩军骑”，“见讼于居守”，加上身体不好，所以请长假弃官。

诗先言在仕途官场刚直守节，和上司不协，于是乞假养病，安贫乐道，远离尘世。次写嵩山、河洛春色，表现自己认为著书无聊，当及时退隐的高洁情怀。

注 释

〔1〕方凿：方形榫眼。圆：指圆形榫头。宋玉《九辩》：“圆凿而方枘兮，余故知其鉏铻而难入。”直木不为轮：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足下见直木必不可以为轮，曲者必不可以为桷，盖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

〔2〕揆材：量材。反性：违反事物的本性。〔3〕折腰：指为下级官吏，屈身

事人。《晋书·陶潜传》记载：陶潜为彭泽县令，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于是解印辞官，赋《归去来兮辞》。饮水：指生活清贫。《论语·雍也》记载，孔子弟子颜回家贫，孔子说：“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4〕杜陵：汉宣帝陵，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氛氲：香气馥郁，这里指祖先遗留的德泽。杨炯《幽兰赋》：“兰麝氛氲。”杜陵樊川是韦、杜二族聚居的地方，《辛氏三秦记》：“城南韦杜，去天尺五。”韦应物世居杜陵胄贵里，是北周逍遥公韦复的后代，五世祖韦冲为隋民部尚书，高祖韦挺为唐黄门侍郎、御史大夫，曾祖父韦待价武后时宰相，有显赫的家世。〔5〕嵩山：五岳之一，在今河南省登封县境内。河洛：黄河和洛水，都流经洛阳。〔6〕东皋：东边的田野。陶潜《归去来兮辞》描写自己的田园生活：“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泉而赋诗。”

酬郑户曹骊山感怀

苍山何郁盘，飞阁凌上清^{〔1〕}。
 先帝昔好道，下元朝百灵^{〔2〕}。
 白云已萧条，麋鹿但纵横^{〔3〕}。
 泉水今尚暖，旧林亦青青。
 我念绮襦岁，扈从当太平^{〔4〕}。
 小臣职前驱，驰道出灊亭^{〔5〕}。
 翻翻日月旗，殷殷鞞鼓声^{〔6〕}。
 万马自腾骧，八骏案辔行^{〔7〕}。
 日出烟峤绿，氛氲丽层甍^{〔8〕}。
 登临起遐想，沐浴欢圣情^{〔9〕}。
 朝燕咏无事，时丰贺国祯^{〔10〕}。
 日和弦管音，下使万室听^{〔11〕}。

海内凑朝贡，贤愚共欢荣。
 合沓车马喧^[12]，西闻长安城。
 事往世如寄，感深迹所经。
 申章报兰藻^[13]，一望双涕零。

题解

这首诗是广德、永泰间在洛阳作。郑户曹，名未详。户曹，是户曹参军事的省称，负责府州的赋税财政等工作。骊山在京师长安东南，其地有温泉汤池，建有华清宫、华清池。天宝中，每逢冬季，玄宗到此避寒，韦应物曾经作为侍从随驾。郑户曹的《骊山感怀》诗已亡佚。

诗前八句写安史乱后骊山的萧条凋残的景象。自“我念绮襦岁”后则追忆当年扈从玄宗游幸骊山时车马夹道、鼓乐齐鸣、旌旗蔽日的盛况及大臣赐沐温泉、共享朝宴的荣耀。末四句感慨沧海桑田，世事如寄，并照应前头，点醒题旨。

注释

〔1〕郁盘：曲折盘结。飞阁：高阁。骊山上有朝元阁，天宝二年建。天宝七年，传说老子玄元皇帝见于朝元阁，改名为降圣阁。上清：道家所谓天人二界之外的三清境之一，这里指天上仙境。《灵宝太乙经》：“四人天外曰三清境，玉清、太清、上清，亦名三天。”〔2〕先帝：指唐玄宗，崇尚道教，尊奉老子为太上圣祖玄元皇帝，在京师和州郡置宫观，又置崇玄学，尊庄子、列子等为真人，尊他们的著作为“真经”，令学生学习，列为科举考试科目。下元：唐人以上元、中元、下元为三元。下元为农历十月十五日。道教徒在这一天斋醮祈酿。百灵：众神。班固《东都赋》：“礼神祇，朝百灵。”〔3〕白云萧条：象征玄宗的死。《礼记·檀弓上》：“舜葬于苍梧之野。”《文选》卷二十谢

朏《新亭渚别范零陵》：“云去苍梧野，水还江汉流。”李善注引《归藏启筮》：“有白云出自苍梧，入于大梁。”麋鹿纵横：形容宫苑荒废。《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臣闻伍子胥谏吴王，吴王不用，乃曰：‘臣今见麋鹿游姑苏之台也。’”〔4〕绮襦岁：指春青年少。绮襦，素地织有花纹的丝织品制成的短袄，是达官贵人子弟的穿着。《汉书·叙传》：“（班伯）出与王、许子弟为群，在于绮襦纨袴之间，非其好也。”庾信《周柱国楚国公岐州刺史慕容公神道碑》：“岐嶷表羈贯之年，通礼称绮纨之岁。”扈从：侍从。韦应物天宝中为三卫，扈从温泉，参见《温泉行》、《燕李录事》等诗注。〔5〕前驱：为前导。《诗经·卫风·伯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三卫的主要职责是充当皇帝的仪仗队，所以为前导。驰道：皇帝王车马经过的主要道路。灊亭：在长安东灊水边，从长安东赴骊山经过灊亭。〔6〕翻翻：飘扬的样子。日月旗：绘有日月图像的旗，是皇帝的仪仗。戎昱《辰州闻大驾还宫》：“自惭出守辰州畔，不得亲随日月旗。”殷殷：象声词。鞞鼓：军中小鼓。〔7〕腾骧：腾跃。八骏：相传周穆王西游时驾车的八匹骏马。《穆天子传》卷一：“天子之骏：赤骥、盗骊、白义、踰轮、山子、渠黄、骅骝、绿耳。”案辔：即按辔，勒紧马缰，使马慢行。《史记·周勃世家》：“于是天子乃按辔徐行。”〔8〕烟峤：雾气缭绕的山峦。氛氲：雾气很盛的样子。层甍：多层的屋脊，指骊山上宫殿。谢朓《晚登三山还望京邑》：“白日丽飞甍，参差皆可见。”〔9〕“沐浴”句：《明皇杂录》：“玄宗幸华清宫，新广汤池，制作宏丽。……又尝于宫中置长汤屋数十间，环回甃以文石。”郑嵎《津阳门诗》自注：“（华清）宫中除供奉两汤池外，更有汤十六所，长汤每赐诸嫔御。”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与宴皆长缨，赐浴非短褐。”〔10〕燕：通宴，宴。无事：天下太平。国祚：国家的吉祥。〔11〕万室：千家万户。《海录碎事》卷十六引《明皇杂录》：“六月一日，上幸华清宫，是贵妃生日，上命小部音乐，于长生殿奏新乐。”白居易《长恨歌》：“离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12〕合沓：重叠。谢朓《游敬亭山》：“兹山亘百里，合沓与云齐。”这里指车马众多。〔13〕兰藻：文辞芳馥如兰，指郑户曹《骊山感怀》原诗。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平原侯植》：“众宾悉精妙，清辞洒兰藻。”

赠 李 儋

丝桐本异质，音响合自然^{〔1〕}。
 吾观造化意，二物相因缘^{〔2〕}。
 误触龙凤啸，静闻寒夜泉^{〔3〕}。
 心神自安宅，烦虑顿可捐^{〔4〕}。
 何因知久要，丝白漆亦坚^{〔5〕}。

题 解

这首诗约作于永泰中或大历初。李儋曾官殿中侍御史，唐德宗建中年间，入太原马燧幕府，是作者的知交，二人过从甚密，诗歌唱酬较多。

诗先言丝线与桐木组合发出的琴声妙合自然，时而高亢激越，时而低徊哀婉，可以澄心静虑，忘却烦恼，最后回到主题，写友情谊的深厚久长。全诗平淡自然，情深近古。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三谓前四句与作者《听嘉陵江声》“水性白云静，石中本无声。如何两相激，雷转空山鸣”数句“诗意颇相类”。

注 释

〔1〕丝桐：丝线和梧桐。古代以桐木制琴，练丝为弦，所以用丝桐代指琴。王粲《七哀诗》：“丝桐感人情，为我发悲音。”〔2〕造化：大自然，创造化育万物的主宰。因缘：梵语尼陀那的意译，指产生某种结果的直接原因以及促成这种结果的条件。《四十二章经》卷十三：“沙门问佛：以何因缘，得知宿命，会其至道？”〔3〕龙凤啸：龙吟凤啸，形容琴声清越高亢。寒夜泉：形容琴声的低回幽咽。《乐府诗集》卷六〇“琴曲”李季兰有《三峡流泉

歌》。岑参《秋夕听罗山人弹三峡流泉》：“绕指弄呜咽，青丝激潺湲。演漾怨楚云，虚徐韵秋烟。疑兼阳台雨，似杂巫山猿。……楚客肠欲断，湘妃泪斑斑。”〔4〕安宅：安居，指心神安定。〔5〕久要(yāo)：平生的期约。《论语·宪问》：“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丝白：比喻志行高洁。漆坚：比喻友谊深厚牢固。《后汉书·雷义传》载，雷义和陈重是好友，乡里语曰：“胶漆自谓坚，不如雷与陈。”

送冯著受李广州署为录事

郁郁杨柳枝，萧萧征马悲^{〔1〕}。
送君灞陵岸，纠郡南海湄^{〔2〕}。
名在翰墨场^{〔3〕}，群公正追随。
如何从此去，千里万里期。
大海吞东南，横岭隔地维^{〔4〕}。
建邦临日域，温燠御四时^{〔5〕}。
百国共臻奏^{〔6〕}，珍奇献京师。
富豪虞兴戎，绳墨不易持^{〔7〕}。
州伯荷天宠，还当翊丹墀^{〔8〕}。
子为门下生，终始岂见遗^{〔9〕}。
所愿酌贪泉，心不为磷缁^{〔10〕}。
上将酬国士，下以报渴饥^{〔11〕}。

题解

这首诗是大历四年(769)春末夏初在长安所作。冯著，河间(今属河北省)人，贞元中官至左补阙，是韦应物密友。李广州，李勉，当时任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冯著受李勉之聘，署为从九品

上的广州录事,作者以此诗相送。

全诗线索分明,层次清晰,前实后虚,虚实结合。首八句即写送别,先以连珠对渲染环境与气氛,接着叙述送别的地点、友人前往的任所和惜别之情。“大海”以下八句为诗的第二层,详叙广州僻远的地理条件、炎热的气候特征和复杂的社会情况,对前去担任纠弹违失录事一职的友人表示了关切。最后八句点明冯著与府主李勉的良好关系,期望冯著此去为官清正,能有所作为,表达了自己的良好祝愿。

注 释

〔1〕郁郁:茂盛的样子。《古诗十九首》:“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萧萧:马嘶声。〔2〕灊陵:即霸陵,汉文帝陵,在长安东霸水旁白鹿原上。纠郡:监察纠弹州郡官吏。据《通典》卷三三,录事参军掌纠弹部内非违,录事当协助这一工作。南海湄:南海之滨。〔3〕翰墨场:文坛。〔4〕横岭:指五岭山脉,横亘在今湘、赣二省与粤、桂二省交界处,是古南越国的北界。地维:维系大地的绳子,这里指遥远的地方。古人认为大地是方形,四角有大绳维系。《列子·汤问》:“折天柱,绝地维。”〔5〕日域:日出处,这里指南方近日处。《文选》卷九杨雄《长杨赋》:“东震日域。”李善注:“日域,日出之域也。”温燠:温暖炎热。〔6〕臻奏:来会。奏,通凑。广州是和海外各国通商的主要口岸。柳宗元《岭南节度使飨军堂记》:“唐制:岭南为五府,府部州以十数。其小大之戎、号令之用则听于节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蛮夷,环水而国以百数,则统于押蕃舶使焉。合二使之重以治于广州。”《国史补》卷下:“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师子国舶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宝货。至则本道奏报。”〔7〕虞兴戎:担忧有战事,社会不安定。绳墨:木匠濡墨划线的工具,比喻法度。录事负责纠弹违失,带有执法的性质。〔8〕州伯:一方诸侯之长,这里指节度使李勉。天宠:帝王的恩宠。翊:辅佐。丹墀:宫殿前漆成朱红色的石阶,代指朝廷。〔9〕终

始:有始有终。《南史·王僧孺传》:“观行视言,要终犹始。”见遗:被抛弃。
 [10]贪泉:在广州南海县。《世说新语·德行》刘孝标注:吴隐之“为广州刺史。去州二十里有贪泉,世传饮之者其心无厌。隐之乃至水上酌而饮之,因赋诗曰:‘石门有贪泉,一歃重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磷缁:磨薄染黑,比喻受环境影响而改变志向和品德等。《论语·阳货》:“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何晏《集解》引孔曰:“磷,薄也。涅可以染皂。言至坚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于涅而不黑,喻君子虽在浊乱,浊乱不能污。” [11]国士:一国中杰出之士,这里指李勉。《战国策·赵策一》:豫让曰:“知伯以国士遇臣,臣故国士报之。”渴饥:指处在困境中的百姓。

送元仓曹归广陵

官闲得去住,告别恋音徽^[1]。
 旧国应无业^[2],他乡到是归。
 楚山明月满,淮甸夜钟微。
 何处孤舟泊? 遥遥心曲违。

题解

诗大历四年(769)左右送元仓曹回扬州作。仓曹是仓曹参军的省称,州府所置六曹参军之一,掌租调、公廨、庖厨、仓库、市肆等。元仓曹,名未详。

诗首写送别,次叙友朋的飘泊之情。刘辰翁评“他乡到是归”句曰:“他人几许造次能道?”第三联“明月”、“夜钟”,借景言情。末二句抒别后相思,以问句作结,犹见情长。全诗语言畅朗,意境优美,诗旨显豁,为集中五律典范之作。

注 释

〔1〕去住：或离去或留住，这里偏指去。音徽：音声，这里指音容笑貌。徽，琴面上音位标志。陆机《拟行行重行行》：“音徽日夜离，缅邈若飞沉。”

〔2〕旧国：故乡。业：产业。

燕李录事

与君十五侍皇闱，晓拂炉烟上赤墀^{〔1〕}。
 花开汉苑经过处，雪下骊山沐浴时^{〔2〕}。
 近臣零落今犹在，仙驾飘飘不可期^{〔3〕}。
 此日相逢思旧日，一杯成喜亦成悲。

题 解

这首诗是大历四年(769)左右作。录事是品级低下的九品小官。诗中的李录事天宝中曾和韦应物同为三卫，宿卫宫中，后官录事，其名不详。

此诗前四句回忆昔日与李录事侍卫玄宗时的情景，写得豪壮矜夸；后四句写故人重逢时的感慨，沉著悲怆。皇上业已作古，近臣零落，国运衰颓，往事不堪回首，而少年旧交，邂逅相逢，悲喜交加，金圣叹所谓“我读之，不觉声泪为之齐下”(《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甲集七言律卷五上》)。韦应物诗以五古见长，此诗“句句照应，笔笔流转”(毛张健《唐体馀编》评语)，词语质朴而韵味深长，是韦集中的七律佳作。

注 释

〔1〕“与君”二句：指自己和李录事都曾经为三卫，宿卫宫中。皇闱：皇

宫。闾，宫中小门。赤墀：宫中殿庭的台阶，涂以朱红色。唐制，宫中禁军有亲卫、勋卫、翊卫，统称为“三卫”。又十六卫中翊卫及率府亲、勋卫也称“三卫”，又有千牛及千牛备身，用“少壮、肩膊齐、仪容整美”的高品官员子孙充任，每月轮番值班，担任皇宫警卫及朝会、巡幸时的仪仗队，详见《新唐书·仪卫志》等。韦应物天宝八载（749）左右曾为“三卫”。〔2〕“花开”二句：指自己和李录事均曾经常扈从唐玄宗的车驾出游。汉苑：指汉宜春苑，唐为曲江，在长安的东南角，是都人游赏的胜地。骊山：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卷三“汉苑囿”：“宜春下苑，即今京城东南隅曲江池是也。”又卷二“温泉宫”：“天宝六载，改华清宫，骊山上下，益治汤井池，台殿环列山谷，明皇岁幸焉。”唐玄宗每年春天游曲江，冬天幸骊山温泉宫沐浴避寒，见《旧唐书·玄宗纪》。〔3〕仙驾：仙人车驾，此婉言唐玄宗之死。据《新唐书·肃宗纪》，玄宗卒于宝应元年（762）建巳月（四月）。飘飘：随风飘动的样子。曹植《杂诗》：“转蓬离本根，飘飘随长风。”不可期：不可遇。

自巩洛舟行入黄河即事寄府县僚友

夹水苍山路向东，东南山豁大河通。
寒树依微远天外，夕阳明灭乱流中^{〔1〕}。
孤村几岁临伊岸，一雁初晴下朔风^{〔2〕}。
为报洛阳游宦侣，扁舟不系与心同^{〔3〕}。

题解

这首诗是大历四年（769）秋自京洛赴扬州途中作。巩洛指今河南省巩县，洛水源出陕西雒南县，东南流经河南洛阳，在巩县洛口注入黄河。作者赴扬州，走的是从洛水入黄河，经汴水和通济渠（大运河）的水路。府县僚友，指河南府洛阳、河南两县同僚。

诗首叙行程，写自巩县沿洛水东行，苍山夹岸，东南折入黄河后，河面陡然开阔，景象浩茫，精神为之一爽。次写途中所见，天外寒树依稀，水中夕阳明灭。再写昔在孤村久住，今如鸿雁新来，有虚有实，却为下“不系”张本。最后言舟行水上，不系于岸，正像此心无所沾恋，以报昔日同僚。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十八分析此诗艺术结构时说：“起叙行程破题，历历分明。中二联写景如画。五、六切地切时，其妙远似文房（刘长卿）。收寄友。古人无不顾题、还题如是。”

注 释

〔1〕依微：依稀，朦胧。明灭：闪烁不定。乱流：指众多水流。鲍照《日落望江赠荀丞》：“乱流漾大壑，长雾匝高林。”〔2〕伊岸：伊水畔。《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府河南县”：“伊水在县东南十八里。”《水经注·伊水》：“伊水出南阳县西蔓渠山，……又东北至洛阳县南，北入于洛。”“临伊岸”的“孤村”可能是指作者前此在洛阳的居处。一雁：既写实景，也象征东南行的自己。鲍照《日落望江寄荀丞》：“惟见独飞鸟，千里一扬音。推其感物情，则知游子心。”〔3〕洛桥：洛阳洛水上的天津桥。《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府河南县”：“天津桥在县北四里。隋炀帝大业元年初造此桥，以驾洛水，用大缆维舟，皆以铁锁钩连之。……然洛水溢，浮桥辄坏。贞观十四年，更令石工累方石为脚。”扁舟：小船。扁舟不系，比喻行踪的飘泊无定和内心的无牵无挂。《庄子·列御寇》：“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贾谊《鹏鸟赋》：“澹乎若深渊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

大梁亭会李四栖梧作

梁王昔爱才，千古化不泯^{〔1〕}。

至今蓬池上^[2]，远集八方宾。
 车马平明合，城郭满埃尘。
 逢君一相许，岂要平生亲^[3]。
 入仕三十载，如何独未申^[4]。
 英声久籍籍，台阁多故人^[5]。
 置酒发清弹^[6]，相与乐佳辰。
 孤亭得长望，白日下广津^[7]。
 富贵良可取，竭来西入秦^[8]。
 秋风旦夕起，安得客梁陈^[9]。

题解

这首诗是大历四年(769)秋自京洛赴扬州途经汴州时作。大梁是战国魏国都城，唐代为汴州浚仪县，即今河南省开封市。大梁亭在大梁门外偏西，梁孝王曾在此宴集四方宾客，宋代毁于兵火。李栖梧，行四，据诗，他入仕已三十年，但仍很不得志。

诗先写大梁亭自古迄今文人豪杰游览不绝，再述自己与李栖梧的一见如故，感喟李的仕途蹭蹬，最后是惜别。全诗言近旨远，语淡情浓，符合韦应物的一贯作风。

注释

〔1〕梁王：西汉梁孝王刘武，汉文帝次子，封梁王，初都大梁，后以其地卑湿，东徙睢阳(今河南省商丘市)。《史记·梁孝王世家》：“孝王，窦太后少子也，爱之，赏赐不可胜道。……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邹阳、枚乘、司马相如都是梁孝王的座上客。泯：消失。〔2〕蓬池：故址在今河南开封市西南。《太平寰宇记》卷一“开封府尉氏县”：“蓬池在县北五里。按《述征记》曰，大梁西南九十里尉氏有蓬池。阮籍诗云‘徘徊蓬

池上,回首望大梁’,即此是也。”唐代的蓬池是泛舟游宴之所,《全唐文》卷三二三萧颖士有《陪李采访泛舟蓬池宴李文部序》和《蓬池楔饮序》。

[3]平生亲:指游处日久的亲密友人。《文选》卷二九苏武《诗四首》:“愿子留斟酌,叙此平生亲。”“逢君”两句意思是说自己和李栖梧一见如故。

[4]未申:有志未展。 [5]籍籍:名声很盛的样子。袁朗《劾曹子建白马篇》:“籍籍关外来,车徒倾国鄜。”台阁:尚书省的别称,这里泛指中央政权机构。 [6]清弹:犹清奏,指动听的乐曲。陶潜《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诗》:

“今日天气佳,清吹与鸣弹。”陆云《为顾彦先赠妇》:“西城善雅舞,总章饶清弹。” [7]广津:大河的渡口。鲍照《行药至城东桥》:“蔓草缘高隅,修杨夹广津。”

[8]赜(qiē)来:去,“来”是语词。秦:指长安。张相《诗词曲语词汇释》卷四释此句云:“谓去而西入秦也。” [9]梁、陈:西汉二诸侯国名,这里指今河南省开封、淮阳及其附近地区。两句是说李栖梧西入长安,

不会在梁、陈之地淹留。《汉书·司马相如传》:“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严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陆机《吴王郎中时从梁陈作》:“夙驾寻清轨,远游客梁陈。”

广 陵 行

雄藩镇楚郊,地势郁嵒峤^[1]。

双旌拥万戟,中有霍嫖姚^[2]。

海云助兵气,宝货益军饶^[3]。

严城动寒角^[4],晚骑踏霜桥。

翕习英豪集,振奋士卒骁^[5]。

列郡何足数,趋拜等卑僚^[6]。

日晏方云罢,人逸马萧萧。

忽如京洛间,游子风尘飘^[7]。

归来视宝剑,功名岂一朝^[8]。

题解

这首诗是大历五年(770)左右游扬州时作,广陵,郡名,即今江苏省扬州市。安史之乱后,北方破坏严重,唐帝国粮食、赋税大半仰给于东南地区。扬州正处在大运河入长江处,扼东南北上的孔道,是南方第一大商业都会。唐王朝在这里设置了淮南道节度使,驻扎重兵。

诗中描写扬州为军事要塞,加上物产丰饶,故驻军威武雄壮,有似汉代大将霍去病之军,英豪云集,士卒骁勇,列郡趋拜,言语间流露出对淮南节度使的钦羡之意。后四句笔锋一转,慨叹自己飘泊流落,功名富贵离自己尚颇为遥远。全诗气势宏大,场面壮观,在韦集中也属别调。

注释

〔1〕雄藩:强大的诸侯国,这里指地位重要经济实力雄厚的州郡。楚:扬州曾经是春秋战国时楚地。《史记·货殖列传》:“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岧峣:高高的样子。〔2〕双旌:节度使的仪仗。《新唐书·百官志四下》:“节度使总掌军旅,颛诛杀。初授,……辞日,赐双旌双节,行则建节,树六纛,中官相祖送。”万戟:形容士卒众多。霍嫖姚:西汉大将军霍去病,曾为嫖姚校尉,带兵大败匈奴。《史记》、《汉书》有传。这里借指当时的扬州刺史、淮南节度使。〔3〕宝货:珍贵的货物。军饶:军队丰足的物资供应。韩愈《崔评事墓志铭》:“连岁大穰,军食以饶。”〔4〕严城:戒严的城市,军城。角:号角,军中用来指挥的乐器,常用角声司昏晓。〔5〕翕习:盛多的样子。骁:勇武。〔6〕列郡:众多州郡,这里指淮南节度使所辖州郡,有扬、楚、滁、和、庐、舒、光、安、申、沔十州。何足数:不足称说。《南史·檀超传》记载,当时有吴迈远好为诗,每有得意诗句,便掷地呼曰:“曹子建何足数哉!”等卑僚:和下级官吏相同。〔7〕京洛:长安、洛阳。游子:

韦应物自谓。风尘飘：陆机《代顾彦先赠妇》诗：“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这里用“风尘”比喻自己飘泊他乡，功名无成。〔8〕岂一朝非一朝一夕之功。左思《咏史》：“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扬州偶会前洛阳卢耿主簿 应物顷贰洛阳，常有连骑之游。

楚塞故人稀，相逢本不期^{〔1〕}。
 犹存袖里字，忽怪鬓中丝^{〔2〕}。
 客舍盈樽酒，江行满箬诗。
 更能连骑出，还似洛桥时^{〔3〕}？

题解

这首诗是大历四年(769)或五年客游扬州时所作。广德中韦应物为洛阳县丞，卢耿为洛阳县主簿，两人同官，现在在扬州不期而遇，所以作诗赠之。

诗写和故友客中的邂逅。友情深厚，书信犹存，见面自当惊喜；但黑发变白、青春不再，又不免相对黯然。然而把盏话旧，赋诗抒怀，也自有一番欢乐。这不禁勾起了作者的豪兴，于是问：还能连骑出游，像当年在洛阳桥上一样吗？以问句作结，更反衬出友情的深挚和会面的欢娱。

注释

〔1〕楚塞：楚国边境。古代扬州是东楚之地，见《史记·货殖列传》。不期：没有约定。〔2〕袖里字：指书信。《古诗十九首》：“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鬓中丝：两鬓出现白发。李白《上三峡》：“三朝复三暮，不觉鬓成丝。”〔3〕连骑：并辔而行。张衡《西京赋》：“击钟鼎食，连骑相过，东京

公侯，壮何能加。”洛桥：指洛阳洛水上的天津桥。《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府河南县”：“天津桥在县北四里。隋炀帝大业元年初造此桥，以驾洛水，用大缆维舟，皆以铁锁钩连之。……然洛水溢，浮桥辄坏。贞观十四年，更令石工累方石为脚。”

白沙亭逢吴叟歌

龙池宫里上皇时^[1]，罗衫宝带香风吹。
 满朝豪士今已尽，欲话旧游人不知。
 白沙亭上逢吴叟，爱客脱衣且沽酒^[2]。
 问之执戟亦先朝，零落艰难却负樵^[3]。
 亲观文物蒙雨露，见我昔年侍丹霄^[4]。
 冬狩春祠无一事^[5]，欢游洽宴多颁赐。
 尝陪夕月竹宫斋，每返温泉灞陵醉^[6]。
 星岁再周十二辰^[7]，尔来不语今为君。
 盛时忽去良可恨，一生坎壈何足云^[8]。

题解

这首诗是大历五年(770)左右游扬州作。白沙亭在扬州扬子县。吴叟，名未详，玄宗朝曾执戟为卫士，是韦应物的旧识。

诗处处采用对比手法，将昔日与吴叟侍陪玄宗时的荣耀欢洽与眼前的零落坎壈，反复进行比照，表达出浓厚的今昔盛衰之感，和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有异曲同工之妙。

注释

[1]龙池宫：即兴庆宫，在万年县兴庆坊，原是唐玄宗在藩时的旧宅，宅

前有池,相传中宗时池中有黄龙现。玄宗即位后,在这里建造宫殿,改池名为龙池,见《唐两京城坊考》卷一。上皇:太上皇,指唐玄宗。唐肃宗即位灵武后,玄宗称太上皇。两京收复后,玄宗入居兴庆宫。〔2〕沽酒:买酒。这里指脱衣为抵押以贯酒,形容吴叟的豪爽好客。〔3〕执戟:执戟为宫廷侍卫。戟:兵器名,唐代宫廷和达官门前立木戟,是一种仪仗。《汉书·东方朔传》:“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负樵:砍柴负薪。〔4〕文物:礼乐典章制度。雨露:比喻皇帝的恩泽。丹青:天上,比喻皇宫。〔5〕狩:打猎。祠:春祭曰祠,这里泛指祭祀。〔6〕夕月:祭月,祭月的仪式在秋分那天的晚上举行。《汉书·武帝纪》:“天子亲郊见,朝日,夕月。”应劭曰:“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以朝,夕月以夕。”竹宫:汉代祠宫名,这里代指祭祀的宫殿。《三辅黄图》卷三:“竹宫,甘泉祠宫也,以竹为之,天子居中。”温泉:温泉宫,后改名华清宫。灊陵:汉文帝陵,在长安东灊水旁白鹿原上。从长安赴骊山,经过灊陵。〔7〕星岁:即星纪。古代以木星为岁星纪年,每十二年绕天一周为一纪,星岁再周就是二纪二十四年。从天宝八年左右韦应物为三卫,到大历五年已有二十二年。十二辰:古人把黄道附近的天空区域由西向东划分为十二个等分,称为十二次,有玄枵、星纪等名称,但为了方便又将子丑寅卯等十二地支从东向西与十二支相配,称为十二辰。〔8〕坎壈(lǎn):又作坎廩,遭遇坎坷。宋玉《九辩》:“坎廩兮寒士失职而志不平。”

初发扬子寄元大校书

凄凄去亲爱,泛泛入烟雾^{〔1〕}。
 归棹洛阳人,残钟广陵树^{〔2〕}。
 今朝此为别,何处还相遇?
 世事波上舟,沿洄安得住!

这首诗是大历五年(770)秋从扬州回洛阳时所作,扬子,津渡名,在长江北岸,从这里南渡长江至润及苏、杭诸州,北经运河、黄河至洛阳、长安,是南北交通要津。元大:名未详,排行第一。校书,太子校书或校书郎,负责校勘典籍、刊正文章的官员。元某可能是以校书郎在扬州幕府任幕僚。

作者借景抒情,通过写“烟雾”、“归棹”、“残钟”、“广陵树”,表达对友人依恋不舍之情。末句谓世事纷纷,身世飘浮,有如波上之舟,或顺流,或逆流,没有一定的归宿,语淡而情真。《唐诗善鸣集》谓“如此诗,令选者似可舍却,终不可舍却,细咏之,自得其味。”《唐诗笺要》亦谓“元明间才人为一‘情’字作传奇百出,不敌这首。”

注 释

〔1〕凄凄:哀伤的样子。泛泛:舟行飘浮的样子。〔2〕洛阳人:韦应物自指。广陵:郡名,即扬州。

淮上喜会梁川故人

江汉曾为客^{〔1〕},相逢每醉还。
 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2〕}。
 欢笑情如旧,萧疏鬓已斑^{〔3〕}。
 何因北归去,淮上对秋山^{〔4〕}。

题 解

这首诗是大历五年(770)秋作。淮上,淮水滨,这里指楚州淮阴县,治所在今江苏省淮安市。梁川,当从《唐诗品汇》作“梁州”,

今陕西省汉中市。至德年间作者避安史之乱曾到过这一带。大历五年,作者自扬州北归京洛时路经淮上,遇到一别十年的友人,写下了这首诗。

此诗描写作者在淮上和故友重逢时百感交集的心情。首联忆旧,重温昔日两人在江汉客居时欢聚痛饮、扶醉而归的温馨。颌联写阔别后情形,为唐诗佳句,“浮云”比喻生活飘泊,“流水”暗示时光流逝。颈联写重逢的欣喜,归结到诗题上。言乐而谓发白,悲情自寓其中。尾联运用疑问句,以景结情,表达诗人对山水自然的向往,但这又写得很含蓄,没有直陈,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

注 释

〔1〕江汉:长江、汉水流域,这里偏指汉水。汉水流入长江,所以连类言之。《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二“兴元府南郑县”：“汉水经县南,去县一百步。”至德、乾元间,韦应物曾避乱居扶风,其地与梁州相近。〔2〕浮云:比喻人生的飘泊无定。《文选》卷二九李陵《与苏武三首》：“仰视浮云驰,奄忽互相踰。风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李善注：“言浮云之驰,奄忽相踰,飘飘不定,……以喻人之客游飞薄亦尔。”流水:比喻岁月的迅速流逝。据“流水十年间”句,韦应物至德、上元间曾在梁州。〔3〕萧疏:稀疏。斑:斑白,花白。〔4〕淮上:淮水畔。《太平寰宇记》卷一二〇“楚州淮阴县”：“淮水在县西二百步。”

淮上即事寄广陵亲故

前舟已眇眇^{〔1〕},欲渡谁相待?
秋山起暮钟,楚雨连沧海。
风波离思满,宿昔容鬓改^{〔2〕}。

独鸟下东南，广陵何处？

题解

这首诗是作者大历五年(770)秋自扬州北归途经淮上时所作。广陵郡，即扬州。诗是寄给扬州的亲戚故旧的。

此时诗人舟行淮水，时至黄昏，回首广陵，秋山阻隔，秋雨淋漓，亲朋故旧已杳不可见。“风波”二句，极写乡思离愁，年华易逝，孤寂无聊之感。周珏评韦应物“酬寄诸诗，洗净铅华，独标风骨，有深山兰菊花发不知之况”(《唐诗选脉会通评林》)，此诗庶几近之。

注释

〔1〕眇眇：微小的样子。〔2〕风波：既指旅途江上的风波，也指人生世事的风波。宿昔：早晚，极言时间短暂。鲍照《拟古八首》“宿昔改衣带，朝旦易容色。”

送张侍御秘书江左觐省

莫叹都门路，归无驷马车^{〔1〕}。
 绣衣犹在箠，芸阁已观书^{〔2〕}。
 沃野收红稻，长江钓白鱼^{〔3〕}。
 晨餐亦可荐，名利欲何如^{〔4〕}。

题解

这首诗是大历六年(771)韦应物在洛阳作。张侍御，名未详。江左，又称江东，指长江中下游江南地区，今江苏省南部一带。张

侍御当时从殿中侍御史迁升为秘书省秘书郎，回江东觐省父母，韦应物作诗为他送行。

诗中感慨张侍御官职卑微，回乡省亲时寂寞冷清的情景，描写了江南水乡的丰收景象，抒发了澹泊名利、归隐田园的心情。全诗写景如画，意境清新优美，恬淡自然。

注 释

〔1〕都门：京师城门。驷马车：四匹马驾的车，高官所乘坐。《汉书·朱买臣传》：朱买臣拜会稽太守，“长安厩吏乘驷马来迎”。张晏注：“故事，大夫乘官车驾驷，如今州牧刺史矣。”《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索隐引《华阳国志》：“蜀大城北十里有升仙桥，有送客观也。相如初入长安，题其门云：‘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2〕绣衣：御史的官服。《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侍御史有绣衣直指，出讨奸猾，治大狱。”芸阁：指秘书省，为皇家藏书之所。芸，香草，放在书籍中可以防辟蛀虫，所以称秘书省为芸署、芸台或芸阁。〔3〕红稻：一种生长期较短的水稻。白鱼：《南史·张昭传》：“幼有孝性，父熯常患消渴，嗜鲜鱼，昭乃身自结网捕鱼，以供朝夕。”《后汉书·姜诗妻传》载，姜诗和他的妻子孝顺，诗母好饮江水，又嗜鱼鲙，夫妇远汲力作以供。后来舍傍忽有泉水涌出，味如江水，每旦辄出双鲤鱼，以供其母之膳。杜甫《送王十五判官扶侍还黔中》：“青青竹笋迎船出，白白江鱼入俎来。”〔4〕晨餐：早餐，这里指父母用膳。荐：进献。《文选》卷十九束皙《补亡诗·南陔》：“馨尔夕膳，絜尔晨飧。”李善注：“馨，芬香也。絜，鲜静也。教其朝晚供养之方。”小序：“孝子相戒以养也。”

赠王侍御

心同野鹤与尘远，诗似冰壶见底清^{〔1〕}。

府县同趋昨日事，升沉不改故人情^{〔2〕}。

上阳秋晚萧萧雨，洛水寒来夜夜声^[3]。
自叹犹为折腰吏，可怜骢马路傍行^[4]。

题解

这首诗写在大历七年(772)前后河南府兵曹参军任上。王侍御，和韦应物有在洛阳“府县同趋”的经历，名未详。此诗又见《张司业诗集》卷四、《全唐诗》卷三八五作张籍诗。或以为诗中的“王侍御”指中唐诗人王建，诗为张籍作，但根据不足。

诗首二句写王侍御的行高诗清，实际上是韦应物自己的写照。中二联述自己和王的不同经历，且以景语抒情。最后承前“升沉”二字，点题，仍两相比较，突出了自己仕途坎坷的苦闷心情。

注释

[1]野鹤：鹤性孤高，性爱林野，故用来比喻高洁的隐士。刘长卿《送方外上人》：“孤云将野鹤，岂向人间住。”冰壶：盛冰的玉壶。鲍照《代白头吟》：“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2]府县：指河南府和洛阳县。韦应物曾经官洛阳县丞，和王侍御是同僚。升沉：指仕途的通达和乖舛。 [3]上阳：洛阳宫名。《永乐大典》本《河南志》：“上阳宫，在皇城之西南隅，上元中置。南临洛水，西距谷水，东面即皇城、右掖门之南。” [4]折腰吏：屈身事人的州县小吏。《晋书·陶潜传》：“以(潜)为彭泽令。……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义熙二年，解印去县，乃赋《归去来》。”可怜：可爱。骢马：青白色的马，这里指御史的坐骑。《后汉书·桓典传》：“拜侍御史。是时宦官秉权，典执政无所回避。常乘骢马，京师畏惮，为之语曰：‘行行且止，避骢马御史。’”

休假日访王侍御不遇

九日驱驰一日闲^{〔1〕}，寻君不遇又空还。
怪来诗思清人骨，门对寒流雪满山。

题解

这首诗写作时间和前《赠王侍御》大致相同，据诗意，前诗写于深秋而此诗则写于冬天。诗前二句写在休沐日寻访友人不遇，“空还”言其失望之情；然第三句陡然一转，以描写友人居住环境的清幽寒峭来赞美友人王侍御的诗。这和《赠王侍御》中“诗似冰壶见底清”的评议是一致的，但用景物来形容诗，既兼抒情，复兼议论，所以前人认为拟想绝妙（周珏《唐诗选脉会通评林》）。

注释

〔1〕驱驰：指为公务奔忙，唐制，每旬放假一天，所以说“九日驱驰一日闲”。《唐会要》卷八二：“开元……二十五年正月七日敕：自今已后，百官每旬节休假，不入曹司。”

游龙门香山泉

山水本自佳，游人已忘虑。
碧泉更幽绝，赏爱未能去。
潺湲写幽磴^{〔1〕}，缭绕带嘉树。
激转忽殊流，归泓又同注^{〔2〕}。
羽觞自成玩^{〔3〕}，永日亦延趣。

灵草有时香，仙源不知处。
还当候圆月，携手重游寓。

题解

诗约大历七年(772)在洛阳作。写于同时同地的还有《龙门游眺》诗。龙门即今洛阳城南的伊阙山，《水经注·伊水》：“昔大禹疏以通水，两山相对，望之若阙，伊水历其间北流，故谓之伊阙矣。”香山在龙门伊水东侧，其地产香葛，有香山寺、香山泉，是游赏的胜处。白居易《修香山寺记》说：“洛都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龙门十寺观游之胜，香山首焉。”

诗中描述了龙门香山泉一带碧泉潺湲，嘉树翠绿，灵草芳香的佳丽景致，表达了作者赏爱山水、留连忘返的高雅情趣。作者《示从子河南尉班》诗说“不能林下去，只恋府庭恩”，而此诗则云“还当候圆月，携手重游寓”，其思想已明显朝淡化名利，亲近自然的一面发展。

注释

- [1]潺湲：水声，这里指水。写：通泻，流淌。幽磴：幽静的石阶。
[2]归泓：回转的水流。泓，水清深的样子。 [3]羽觞：带耳子的酒杯。

赋得暮雨送李胄

楚江微雨里，建业暮钟时^[1]。
漠漠帆来重，冥冥鸟去迟^[2]。
海门深不见^[3]，浦树远含滋。
相送情无限，沾襟比散丝^[4]。

题解

这首诗是大历七年(772)或八年洛阳作。“赋得暮雨”，就是用“暮雨”为题赋诗，诗中所描写的不是眼前实有景物，而是揣摩想像得来。李胄，字恭国，著作郎李昂之子，贞元中官鲁山县令、户部员外郎、比部郎中。

这既是一首咏物诗，又是一首送别诗。前六句重在咏暮雨。首联双起点题，已将“暮”、“雨”二字拈出。“漠漠”、“冥冥”两句，描摹雨中帆、鸟，既写雨意朦胧之状，又为下文抒别情渲染气氛，曲尽其妙。“重”、“迟”二字写船帆和鸟羽为雨沾湿，化虚为实，尤见锤炼工夫。颈联将镜头由特写拉向全景，远处海门山渺茫难见，近浦草树却更加生意盎然，未着“雨”字，但都是雨中景物。末二句点明送别，诗人情动于中，潸然泪下，沾襟的是雨还是泪，茫然不可分。咏暮雨与抒别情交汇融合，全诗的情感于此达到了高潮。诗以“微雨”起，以“散丝”结，“通篇无一语放松‘暮雨’”(吴瑞荣《唐诗笺要》)，可谓首尾贯通，一气呵成。

注释

〔1〕建业：本名金陵，秦代为秣陵，汉建安中，改为建业，晋复改为秣陵，即今江苏省南京市。〔2〕漠漠：弥漫广布的样子。谢朓《游东田诗》：“远树暖阡阡，生烟纷漠漠。”冥冥：深远的样子。《法言·问明》：“鸿飞冥冥，弋人何篡焉。”〔3〕海门：指长江入海处，润州(今江苏省镇江市)附近长江中有海门山。《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七二五“镇江府”：“焦山在郡城东九里大江中，与金山并峙，……山之馀支东出分峙于鲸波弥森中，曰海门山。”〔4〕散丝：比喻微雨，也双关眼泪。张协《杂诗》：“腾云似涌烟，密雨如散丝。”王维《齐州送祖二》：“送君南浦泪如丝。”

送郑长源

少年一相见，飞辔河洛间^{〔1〕}。
 欢游不知罢^{〔2〕}，中路忽言还。
 泠泠鸛弦哀^{〔3〕}，悄悄冬夜闲。
 丈夫虽耿介，远别多苦颜^{〔4〕}。
 君行拜高堂，速驾难久攀^{〔5〕}。
 鸡鸣俦侣发^{〔6〕}，朔雪满河关。
 须臾在今夕，樽酌且循环^{〔7〕}。

题解

这首诗是大历七年(772)或八年冬在洛阳作。郑长源生平未详，曾客居洛阳，后归南徐(唐润州，今江苏省镇江市)省亲。作者同时所作赠郑长源诗还有《同长源归南徐寄子西子烈有道》。

此诗先言昔日交游，再叙别时情景，“悄悄冬夜闲”、“朔雪满河关”二句，知饯别时为冬夜雪寒；“樽酒且循环”，言其难舍难分，情谊极深。全诗境界阔大，风格苍凉古朴，颇有建安遗风，袁宏道谓“置之建安、黄初，不可复辨”。

注释

〔1〕辔：马缰绳。飞辔，纵马飞奔。河洛间：此指河南洛阳一带，洛阳附近有河、洛、伊三水，秦昭襄王时曾设置三川郡。〔2〕罢：通疲。曹植《公宴诗》：“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3〕泠泠：清泠貌。这里指琵琶声音清脆。陆机《招隐诗》：“山溜何泠泠，飞泉漱鸣玉。”鸛弦：用鸛鸡筋做的琵琶弦，这里指琵琶。鸛鸡，亦作昆鸡，鸟名，似鹤，黄白色，见《楚辞》宋玉《九

辩》“鸱鸡啁哳而悲鸣”洪兴祖补注。《酉阳杂俎》卷六：“古琵琶弦用鸱鸡筋。”〔4〕耿介：正直有操守。《楚辞》宋玉《九辩》：“独耿介而不随兮，愿慕先圣之遗教。”王逸注：“执节守度，不枉倾也。”〔5〕高堂：指父母。攀：攀援车乘。久攀即久留。〔6〕俦侣：同伴。〔7〕须臾：短暂，指会面的时间。循环：又作巡环，指轮流饮酒，周而复始。元稹《台中鞫狱忆开元观旧事呈损之兼赠周兄四十韵》：“还招辛、庾、李，静处杯巡环。”

送洛阳韩丞东游

仙鸟何飘飘，绿衣翠为襟^{〔1〕}。
顾我差池羽，皎皎怀好音^{〔2〕}。
徘徊洛阳中，游戏清川浔^{〔3〕}。
神交不在结，欢爱自中心。
驾言忽徂征，云路邈且深^{〔4〕}。
朝游尚同啄^{〔5〕}，夕息当异林。
出饯宿东郊，列筵属城阴。
举酒欲为乐，忧怀方沉沉。

题解

诗约大历八年(773)在洛阳作。当时韦应物任河南府兵曹参军，在城东饯别曾为洛阳县丞去官东游的韩某，并作诗送行。

作者采用比兴的手法，以鸚鵡比韩丞，以燕子自喻，用《诗经·邶风·燕燕》“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的故事，表达与友朋别离时缠绵悱恻、细腻深沉的复杂情感。

注释

〔1〕仙鸟：即灵鸟，指鸚鵡，比喻韩丞。衣、襟：指鸚鵡的羽毛。祢衡《鸚鵡赋》：“惟西域之灵鸟兮，挺自然之奇姿。……绀趾丹觜，绿衣翠衿。”衿，通襟。

〔2〕差池羽：指燕子，韦应物自喻。差池，燕尾长短不齐的样子。《诗经·邶风·燕燕》：“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咬（jiào）咬：鸟鸣声。《文选》卷十三祢衡《鸚鵡赋》：“采采丽容，咬咬好音。”

〔3〕浔：水滨。〔4〕驾言忽徂征：忽然乘车远行。陆机《于承明作与士龙》：“牵世婴时网，驾言远徂征。”邈：遥远。〔5〕同啄：同食。这里也是以鸟作比喻。

同德寺阁集眺

芳节欲云晏^{〔1〕}，游遨乐相从。
 高阁照丹霞，飍飍含远风^{〔2〕}。
 寂寥氛氲廓，超忽神虑空^{〔3〕}。
 旭日霁皇州，岿峩见两宫^{〔4〕}。
 嵩少多秀色^{〔5〕}，群山莫与崇。
 三川浩东注，瀍涧亦来同^{〔6〕}。
 阴阳降大和，宇宙得其中^{〔7〕}。
 舟车满川陆，四国靡不通^{〔8〕}。
 旧堵今已葺，庶甿亦已丰^{〔9〕}。
 周览思自奋，行当遇时邕^{〔10〕}。

题解

这首诗约大历八年（773）在洛阳作。同德寺，在洛阳城东。大历八年作者罢河南府兵曹参军，曾寄居同德寺养病，写有《同德精舍养疾河南兵曹东厅掾》、《同德寺雨后寄元侍御李博士》、《同德阁期元侍御李博士不至各投赠二首》等诗。

此诗为登临揽胜之作，首二句开门见山，写与友朋在暮春时节登临同德寺阁。“高阁照丹霞”以下，写高阁登临氛雾廓清后所见，皇城官观、嵩少群山，河洛众水、舟车阗咽，百姓安堵，一派繁荣景象。与广德初至洛阳时大不相同。作者因景生情，流露出由衷的喜悦。全诗由总到分，再至合，结构缜密，境界阔大，动静结合，气势壮观，和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有异曲同工之妙。

注 释

- 〔1〕芳节：春日。晏：晚。〔2〕飏(liú)飏：风声。〔3〕氛氲：雾气很盛的样子。廓：廓清。超忽：远貌，这里形容心神顿然远逝。王中《头陀寺碑》：“东望平皋，千里超忽。”〔4〕皇州：京城。鲍照《结客少年场行》：“升高临四关，表里望皇州。”嵒峩(tiáo yáo)：高高的样子。两宫：东汉洛阳有南北两宫，唐代洛阳有洛阳宫和上阳宫。《文选》卷二九《古诗十九首》：“两宫遥相望，双阙百馀尺。”李善注引蔡质《汉官典仪》：“南宫北宫，相去七里。”〔5〕嵩少：嵩山，一名嵩高山，有太室、少室二山。《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府登封县”：“嵩高山在县北八里，亦名方外山。又云东曰太室，西曰少室，嵩高总名，即中岳也。山高二十里，周回一百三十里。”〔6〕三川：伊水、洛水、黄河，都流经洛阳境内。瀍涧：洛阳二水名，都注入黄河。《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府河南县”：“瀍水在在县西北六十里。《禹贡》曰：‘伊、洛、瀍、涧，既入于河。’”〔7〕大和：阴阳二气交会和合，这里指天下太平。得其中：古人认为洛阳处天下之中。《文选》卷二张衡《东京赋》：“区宇乂安，思和求中。睿哲玄览，都兹洛宫。”薛综注：“天地之内称宇，言海内既已乂安，思求阴阳之和，天地之中而居之。”〔8〕四国：指四方。〔9〕旧堵：老房屋。堵，墙壁。葺：修缮。庶甿：百姓。两句是说，安史之乱后的残破景象不复存在，百姓也富足起来了。〔10〕自奋：奋发图强。时邕：时世太平安康。邕，同雍，和辑。

同德寺雨后寄元侍御李博士

川上风雨来，须臾满城阙。
 岧峣青莲界^[1]，萧条孤兴发。
 前山遽已净，阴霭夜来歇^[2]。
 乔木生夏凉，流云吐华月。
 严城自有限，一水非难越^[3]。
 相望曙河远，高斋坐超忽^[4]。

题解

这首诗约大历八年(773)夏在洛阳同德寺闲居养疾时作。侍御是唐人对监察御史或殿中侍御史的称谓。博士，这里应当指国子博士。元侍御和李博士都是韦应物的好友。

诗写夜雨后对故人的怀念。前半写夏雨，来势很猛，去得也快。雨后远山净扫，阴霭尽收，空气凉爽清新，皓月当空照耀，诗人想起了同居洛阳的友人，希望越水而来，共度良宵，不觉心驰神往。其中“乔林生夏凉，微云吐华月”，眼前语，却极生新，写尽了诗人身心的爽朗，是被后人称为“兴象天然”(佚名《雨窗消夏录》)的名句。

注释

[1]岧峣：高峻的样子。青莲界：指佛寺。佛经中用青莲叶比喻佛的眼睛黑白分明。《维摩诘所说经·佛国品》：“目净修广如青莲。”僧肇注：“天竺有青莲叶，其叶修而广，青白分明，有大人目相，故以为喻也。”杜甫《观薛稷少府书画壁》：“画藏青莲界，书入金榜悬。” [2]阴霭：夜晚的雾气。

[3]严城:戒严之城。唐代都城夜晚实行宵禁。《新唐书·百官志四上》:“凡城门坊角,有武侯铺,卫士、弘骑分守。……日暮,鼓八百声而门闭。……五更二点,鼓自内发,诸街鼓承振,坊市门皆启,鼓三千挝,辨色而止。”
 一水:唐代伊水、洛水、通济渠交会于洛阳城中,这里指洛水。韦应物《答李博士》有“问君今为谁,日夕度清洛”的诗句。
 [4]曙河:天将晓时的银河。超忽:远貌,这里指心神顿然远逝,心驰神往。王中《头陀寺碑》:“东望平皋,千里超忽。”孟浩然《送从弟邕下第后寻会稽》:“疾风吹征帆,倏尔向空没,千里在俄顷,三江坐超忽。”

同德阁期元侍御李博士不至各投赠二首

庭树忽已暗,故人那不来。
 只应厌烦暑,永日坐霜台^[1]。
 官荣多所系,闲居亦愆期^[2]。
 高阁犹相望,青山欲暮时。

题解

这两首上诗大历八年(773)夏在洛阳同德寺闲居养疾时作。同德阁即同德寺阁。元侍御和李博士都是韦应物的好友。

第一首诗是赠元侍御的。作者化用江淹《杂体诗·拟休上人》“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诗意,谓时至日暮,友人久盼不至。后二句为揣测之词,想象元侍御当终日为公差所缠,无暇闲夏纳凉。第二首诗是赠李博士的。时李当任国子博士分司东都。前二句写李博士为官事所系,失约未至,后二句则写作者对友朋的渴盼,殷殷期待之情溢于言表。

注释

[1]永日:终日,整天。霜台:御史台,监察百官,以刑法典章纠劾官员过失和犯罪的机构,有严霜肃杀之威,故称“霜台”。侍御是御史台的官员。

[2]愆期:误期,失约。作者猜度元博士失约是因为公事太忙的缘故。从“官荣”二字看,元某应当是以正五品上的国子博士分司东都。

送榆次林明府

无嗟千里远,亦是宰王畿^[1]。
策马雨中去,逢人关外稀。
邑传榆石在^[2],路绕晋山微。
别思方萧索,新秋一叶飞。

题解

这首诗约作于大历九年(774)京兆府功曹参军任上。榆次属县太原府,林明府是榆次县令林明,润州刺史林洋侄,《元和姓纂》作者林宝从侄,曾官大理司直。

这是一首送别诗。首联言林明旅途之远,别意已油然而生,然语含劝慰。中二联写眼前及未来之景,旅途的寂寞,县邑的僻远,惜别之情已寓其中。末联“别思方萧索,新秋一叶飞”,以景结情,语言平易,含蓄蕴藉,意尤深长,所谓“至浅至难”(顾璘评)。

注释

[1]王畿:古代称王城附近千里的地域。唐代以都城的属县为畿县,太原为北都,榆次也是畿县。 [2]榆石:相传榆次县有能说话的石头。《左传·昭公八年》:“春,石言于晋魏榆。”《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三“太原府榆次县”:“本汉旧县,即春秋时晋魏榆地。”

送别覃孝廉

思亲自当去，不第未蹉跎。
家住青山下，门前芳草多。
秭归通远徼，巫峡注惊波^{〔1〕}。
州举年年事^{〔2〕}，还期复几何。

题解

这首诗约大历十年(775)在长安作。孝廉是汉代以来选举官吏的科目。唐初科举以进士和明经两科为主。代宗宝应二年，应礼部侍郎杨綰的请求，下令停明经、进士举，命州县举孝廉，“取乡间有孝悌廉耻之行”者加以推荐，通过经学和对策考试后授官。但随即就恢复了明经和进士科的考试，不过孝廉科也没有完全废弃，覃孝廉就是一个应孝廉科不第的举子。

此为送别诗，首联开宗明义，以“思亲”、“不第”点明友人离别返乡之由，颌联描写友人的家居环境，随处可见的青山芳草，却写得亲切蕴藉，“宛然六朝乐府中佳句”(吴瑞荣《唐诗笺要》)；末二句是劝勉、鼓励与安慰。沈德潜《唐诗别裁集》谓“说得心平气和，送不第人，自当如此”。

注释

〔1〕秭归：归州属县名，今属湖北省。远徼：边远荒僻的地区。巫峡：长江三峡之一，水流湍急。《水经注·江水》：“丹山西即巫山者也。……其间首尾百六十里，谓之巫峡，盖因山为名也。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至江

陵,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 [2]州举:州县荐举。唐摭言卷一:“始自武德辛巳岁四月一日,敕诸州学士及早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复,取其合格者,每年十月随物入贡。斯我唐贡士之始也。”《旧唐书·代宗纪上》:“宝应二年六月,敕令州县每岁察秀才孝廉,取乡间有孝悌廉耻之行荐焉。委有司以礼待之,试其所通之学,《五经》之内,精通一经,兼能对策,达于理体者,并量行业授官。”

假中对雨呈县中僚友

卻足甘为笑,闲居梦杜陵^[1]。
 残莺知夏浅,社雨报年登^[2]。
 流麦非关忘,收书独不能^[3]。
 自然忧旷职,緘此谢良朋^[4]。

题解

这首诗约大历十年(775)初夏为京兆府功曹参军兼任高陵县令时作。

首联自嘲病足,点明休假的原因;因闲居而思乡,则写假中情思。次联承“闲居”,写初夏的莺声,及时的甘雨,拈出“雨”字,却隐含一丝思念故园景物、伤感流年暗换的惆怅。颈联承“卻足”,用了两个和雨有关的典故,写自己因患足疾,百事不能,百无聊赖,然而也无可奈何。末联归到寄诗僚友,倾诉自己因病告假而旷废公务的愧疚。句句扣题。

注释

[1]卻足:指跛足。卻,指卻克,春秋时晋国的将领。《左传·宣公十七

年》：“晋侯使卻克征会于齐，齐顷公帷妇人使观之。卻子登，妇人笑于房。”孔颖达《正义》：“沈氏引《谷梁传》云，鲁行父秃，晋卻克跛，卫孙良夫眇，曹公子首伇，故妇人笑之。是以知卻克跛也。”韦应物时当病足，不良于行，所以自称“卻足”。杜陵：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韦应物世居京兆杜陵胄贵里。

〔2〕社雨：祭社神日所降的雨。《岁时广记》卷十四引《提要录》：“社公、社母旧不食水，故社日必雨，谓之社翁雨。”年登：丰收。

〔3〕流麦：《后汉书·高凤传》：“少为书生，家以农亩为业，而专精诵读，昼夜不息。妻尝之田，曝麦于庭，令凤护鸡。时天暴雨，而凤持竿诵经，不觉潦水流麦。妻还怪问，凤方悟之。”梁元帝《与学生书》：“汉人流麦，晋人聚萤。”收书：《晋书·宣穆张皇后传》：“宣帝初辞魏武之命，托以风痹。尝暴（曝）书，遇暴雨，不觉自起收之。家惟有一婢见之，后乃恐事泄致祸，遂手杀之以灭口，而亲自执爨。”两句意思是说，自己有足疾，没有照管晾晒书麦的能力。

〔4〕旷职：旷废公务。

高陵书情寄三原卢少府

直方难为进，守此微贱班^{〔1〕}。
 开卷不及顾，沉埋案牍间^{〔2〕}。
 兵凶久相践，赋徭岂得闲^{〔3〕}。
 促戚下可哀，宽政身致患^{〔4〕}。
 日夕思自退，出门望故山^{〔5〕}。
 君心倘如此，携手相与还^{〔6〕}。

题解

这首诗是大历十年（775）为京兆府功曹参军兼摄高陵县令时所作。三原县也是京兆府属县，今属陕西省。卢少府为三原县尉，名未详。

作者在诗中抒发了因处事正直耿介而屈居下僚、倦于公务的心情。诗人同情困于战争灾害、徭役赋税的百姓，想轻徭薄赋减轻百姓的负担又怕给自身带来灾祸，矛盾无法解决，所以想和卢少府一道弃官归隐。刘熙载《艺概·诗概》谓“韦苏州忧民之意如元道州（结）”，将此诗与元结之《舂陵行》、《贼退示官吏》相提并论，充分肯定了韦应物体恤百姓的可贵精神。

注 释

〔1〕直方：直而不弯，方而不圆，谓处世正直耿介，不会阿谀奉承。微贱班：品秩低微的官班。高陵是畿县，县令正六品上。〔2〕开卷：展开书卷，准备读书。案牍：官府文书。谢朓《落日怅望》：“情嗜幸非多，案牍偏为寡。”〔3〕兵凶：战争与天灾。安史乱后，藩镇割据，战事常有发生。《旧唐书·代宗纪》记载，本年正月，昭义裴志清逐节度使薛嵩，魏博田承嗣盗取洺州，又攻破卫州；二月，河阳军乱，逐城使常休明；三月，陕州军乱，逐观察使李国清；十月，昭义节度使李承昭与田承嗣战。赋徭：赋税和徭役。〔4〕促戚：即戚促，迫促，这里指催逼赋税等。李白《空城雀》：“嗷嗷空城雀，生计何戚促。”下：下民，百姓。宽政：政令宽简，指轻徭役、薄赋敛等。按元结《贼退示官吏》：“今来典斯郡，山夷又纷然。城小贼不屠，人贫伤可怜。……今彼征敛者，迫之如火煎。谁能绝人命，以作时世贤？思欲委符节，引竿自刺船。将家就鱼麦，归老江湖边。”元结《舂陵行·序》：“到官未五十日，承诸使征求符牒二百餘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贬削’。於戏，若悉应其命，则州县破乱，刺史欲焉逃罪？若应命，又即获罪戾，必不免也。吾将守官，静以安人，待罪而已。”都和这首诗的命意相同。〔5〕故山：即故园，家乡。〔6〕相与还：一道辞官回去。陶渊明《饮酒》：“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登宝意寺上方旧游 寺在武功，曾居此寺。

翠岭香台出半天，万家烟树满晴川。

诸僧近住不相识，坐听微钟记往年。

题解

这首诗大历十年(775)左右在京兆府功曹参军任上出使武功作，写于同时同地的诗还有《经武功旧宅》诗。据《陕西通志》卷二九，宝意寺在武功县城内西山。安史乱中，作者曾避难居此。上方，佛寺的方丈或住持僧的居室。

诗的前二句紧扣诗题，描写宝意寺的环境及登览所见远景，生动真切，意境开阔。后二句转入人事，写世事变迁，诸僧新住还很陌生，只有微茫的钟声才能依稀勾起对昔日寺庙寄居生活的回忆。语言富于真趣，且含蓄有馀味。

石 鼓 歌

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1]。
 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讹苔藓涩^[2]。
 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3]。
 忽开满卷不可识，惊潜动蛰走云云^[4]。
 喘透迤，相交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5]。
 一书遗此天地间，精意长存世冥寞^[6]。
 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7]。
 世人好古犹法传，持来比此殊悬隔^[8]。

题解

这首诗约大历十年(775)任京兆府功曹参军时出使扶风、武功时作。石鼓，公元七世纪初在岐山发现的鼓形石刻，共十枚，每

石各刻四言诗一首，纪田猎之事。唐宋间人如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韩愈及苏轼《石鼓歌》都以为是周宣王时所刻，欧阳修《集古录》颇疑其说。今人多认为是秦时刻石。

诗记叙石鼓文的来龙去脉，用语简炼，善于概括，然议论过多，缺乏情韵，故日人近藤元粹说“长篇大作，竟不得不让一步于韩、苏”。

注 释

〔1〕周宣：周宣王，周厉王子，名靖，约前 827——前 782 年在位，修明政治，法文、武、成、康之遗风，号称中兴之主。岐之阳：岐山之南。炜煌煌：光明显赫的样子。〔2〕缺讹：指文字因风化剥蚀而残缺讹误。〔3〕濡纸：以水湿纸。脱：指椎拓。下面“击”、“扫”都是椎拓石刻的工序。拓碑先将沾湿的纸贴在石面上，然后用木椎隔着薄毡椎打，使纸粘在石上。待纸干后，再用墨包扑打，拓出黑白分明的墨本。〔4〕惊潜动蛰：惊动潜藏蛰伏的蛟龙，形容文字的飞动。云云：纷纭的样子。〔5〕湍：疑当作“湍”，急流。逶迤：蜿蜒曲折。交错：纠结交错。都是形容笔划。史籀：相传是周宣王时的史官，善书法。张怀瓘《书断》卷中：“周史籀，宣王时为史官，善书，师模苍颉古文。……又作古文，其状邪正体，则《石鼓文》存焉。乃开阖古文，畅其戚锐，但折直劲迅，有如镂铁，而端姿旁逸，又婉润焉。”〔6〕冥寞：幽暗，多指死亡。两句的意思是说，史籀虽死，他书法的精意却和石鼓长存于天地之间。〔7〕祖龙：指秦始皇。相传秦始皇二十六年，有人在华阴请使者传话给瀛池君说：“今年祖龙死。”裴駰《集解》引苏林说：“祖，始也。龙，人君象。谓始皇也。”碣石：山名，在今河北省昌黎县西北。《太平寰宇记》卷七十“平州石城县”：“碣石，始皇使燕人卢生求羡门，刻碣石。”之罘：山名，在今山东省烟台市北。《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一“登州文登县”：“之罘山在县西北一百九十里。《史记》曰：‘始皇二十九年，登之罘，刻石纪功。’”李斯，楚上蔡人，入秦，辅佐秦始皇统一中国，为丞相，后为赵高诬杀，《史记》有传。《书断》卷中：“（李）斯妙大篆，始省改之，以为小篆，著《苍颉》七篇。

……今泰山、峯山、秦望等碑，并其遗迹。” [8]法传：效法流传。悬隔：相去很远。

送汾城王主簿

少年初带印，汾上又经过^{〔1〕}。
芳草归时遍，情人故郡多^{〔2〕}。
禁钟春雨细^{〔3〕}，宫树野烟和。
相望东桥别，微风起夕波。

题解

这首诗约大历十一年(776)春作于长安。汾城，当是县名，唐河东道没有汾城县，这里疑指临汾县。《史记·秦本纪》：“益发卒，军汾城旁。”张守节《正义》：“《括地志》云：‘临汾故城在绛州正平县东北二十五里，即古临汾县城也。’按，汾城即此城是也。”王主簿，名未详。

诗中写景与叙事结合，尤其“相望东桥别，微风起夕波”二句，借景抒情，表达了对友朋依恋难舍的深厚情意。

注释

〔1〕汾上：指汾水，源出山西省宁武县管涔山，南流至河津县，注入黄河。《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二“晋州临汾县”：“汾水北自洪洞县界流入。”

〔2〕情人：这里指友情深厚的人。故郡：大约汾城是王主簿家乡或曾寓居的地方，所以称“故郡”。〔3〕禁钟：宫中的钟声。

送澠池崔主簿

邑带洛阳道^[1]，年年应此行。
当时匹马客，今日县人迎。
暮雨投关郡^[2]，春风别帝城。
东西殊不远，朝夕待佳声^[3]。

题解

诗约大历十一年(776)春在长安作。作者友人崔氏将自长安赴河南府澠池县任主簿，两人交情颇深，应物遂写此诗送之。

澠池处京洛间交通要道，是友人年年应举往来必经之地，但过去是匹马独行，这次是前去赴任，县人出迎，地位身份变化，心情自是不同。作者祝贺之意已寓其中。颈联具体描写送别，点明离别的时地，想像友人旅途的景况。“春风”一句既是实写，也暗寓前述地位变化的春风得意之情。尾联则抒相思之情和期许之意，以作收束。全诗措辞整饬简炼，笔酣墨饱，一气呵成，浓情而以淡语出之，颇有陶诗风范。

注释

[1]洛阳道：澠池县处在长安和洛阳之间来往的交通要道上。

[2]关郡：从长安赴澠池首经华州，境内有潼关。 [3]东西：东都洛阳和西都长安，指崔主簿和韦应物所在之地。佳声：好声名，这里指好的政声。

蓝岭精舍

石壁精舍高，排云聊直上。

佳游惬始愿，忘险得前赏^{〔1〕}。
 崖倾景方晦^{〔2〕}，谷转川如掌。
 绿林含萧条，飞阁起弘敞。
 道人上方至^{〔3〕}，深夜还独往。
 日落群山阴，天秋百泉响^{〔4〕}。
 所嗟累已成，安得长偃仰^{〔5〕}！

题 解

这首诗约大历十一年(776)秋作。蓝岭即蓝田山，在蓝田县(今属陕西省)东南二十里。精舍，指佛寺。当时作者在京兆功曹任上，因事出使蓝田，游佛寺，作此诗。

作者写蓝岭精舍地处高险，周边风景朝暮变化，优美奇险，以至自己留连忘返。诗中写景有动有静，有声有色，画面生动美丽，清爽宜人，末联归结到羡慕隐逸，遣词造句和篇章结撰都有谢灵运遗风。

注 释

〔1〕始愿：初愿，夙愿。〔2〕景：日光。晦：暗淡。〔3〕道人：僧人。上方：寺庙中方丈或住持的居室。〔4〕百泉：众多泉水。《淮南子·主术》：“阴降百泉，则修桥梁。”高诱注：“十月之候。”〔5〕累：指家室功名等世俗的羁绊。偃仰：俯仰，这里指自由自在的生活。《诗经·小雅·北山》：“或栖迟偃仰，或王事鞅掌。”

采 玉 行

官府征白丁，言采蓝溪玉^{〔1〕}。

绝岭夜无家，深榛雨中宿。
独妇饷粮还，哀哀舍南哭。

题解

这首诗也是在京兆府功曹任上时出使蓝田作，蓝田县蓝田山出产美玉，故又名玉山，韦应物曾于此亲睹玉工采玉，遂作《采玉行》。诗写采玉工人冒险采玉、夜宿深榛的辛劳兼及其妻送饭返家后的哭声，更突出玉工采玉生活的凄惨。此诗虽仅六句，然措辞简炼，包蕴丰富，苦语以淡笔出之，在立意与布局上，和李贺的《老夫采玉歌》有异曲同工之妙。

注释

〔1〕白丁：未隶军籍的丁壮。言：语词。蓝溪：源出蓝田县蓝田山。蓝田山和蓝溪都出产美玉。

使云阳寄府曹

夙驾祇府命，冒炎不遑息^{〔1〕}。
百里次云阳，阊阖问漂溺^{〔2〕}。
上天屡愆气，胡不均寸泽^{〔3〕}！
仰瞻乔树颠，见此洪流迹^{〔4〕}。
良苗免湮没，蔓草生宿昔^{〔5〕}。
颓墉满故墟，返喜将安宅^{〔6〕}。
周旋涉途潦，侧峭缘沟脉^{〔7〕}。
仁贤忧斯民，贱子甘所役^{〔8〕}。
公堂众君子，言笑思与覩^{〔9〕}。

题解

这首诗是大历十二年(777)在京兆府功曹参军任上作。府曹是京兆府中功曹、户曹、兵曹等六曹参军事的统称,这里指府中各曹同僚。大历十二年秋天,京畿一带发生大水,“损田一万三千顷”(《旧唐书·代宗纪》)。作者受京兆尹黎幹之命,前往京兆府属县云阳视察灾情,写了这首诗寄给同僚。

诗描写了长安一带水灾过后荒芜萧条的凄凉景象,表现了诗人对百姓生活的关心与同情。

注释

- [1]夙驾:早起驾车。《诗经·邶风·定之方中》:“星言夙驾,税于桑田。”郑笺:“夙,早也。”祗(zhǐ)府命:敬奉京兆府的命令。 [2]云阳:京兆府属县,在今陕西省泾阳县北的云阳镇。《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京兆府”:“云阳县,次赤,西南至府一百二十里。”闾阎:里巷的门,泛指民居。《文选》卷一班固《西都赋》:“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李善注引《字林》:“闾,里门也。阎,里中门也。”漂溺:漂没沉溺,指遭受水灾百姓。 [3]愆气:阴阳之气失调,古人认为这是产生灾沴的原因。均寸泽:调和雨水。《公羊传·僖公三十一年》:“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尔。”何休注:“侧手为肤,案指为寸。” [4]乔树:高树。 [5]宿昔:指时间短暂。 [6]颓墉:坍塌的墙壁。故墟:原有的村落。安宅:安居。 [7]周旋:谓往复经行。途潦:道中的积水。侧峭:同崱(zé)峭,山高峻的样子。沟脉:水流。 [8]仁贤:指京兆尹黎幹,字贞固,寿春人。《资治通鉴》卷二二〇:大历十四年十月,“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损稼,韩滉奏幹不实,上命御史按视。丁未,还奏:‘所损凡三万馀顷。’” [9]覲(dí):会面。

伤 逝

染白一为黑，焚木尽成灰^{〔1〕}。
念我室中人^{〔2〕}，逝去亦不回。
结发二十载，宾敬如始来^{〔3〕}。
提携属时屯，契阔忧患灾^{〔4〕}。
柔素亮为表，礼章夙所该^{〔5〕}。
仕公不及私，百事委令才^{〔6〕}。
一旦入闺门，四屋满尘埃。
斯人既已矣，触物但伤摧。
单居移时节^{〔7〕}，泣涕抚婴孩。
知妄谓当遣，临感要难裁^{〔8〕}。
梦想忽如睹，惊起复徘徊^{〔9〕}。
此心良无已，绕屋生蒿莱^{〔10〕}。

题 解

这是韦集中十九首悼念亡妻诗作的第一首，诗题拟晋孙楚《伤逝》，约写于大历十二年秋末京兆府功曹摄高陵县令任上。

诗的前半部分写自己与亡妻生前相敬如宾、相濡以沫的生活及妻子温柔贤惠、仪表与才艺兼备的懿德。自“斯人既已矣”至诗末，写妻子死后的思念和伤痛，事近语浅而情意切深，成功地表达了悼念亡妻的深情。清乔亿《剑溪说诗又编》说：“古今悼亡之作，惟韦公应物十数篇，澹缓凄楚，真切动人，不必语语沉痛，而幽忧郁堙之气直灌输其中，诚绝调也。”

注 释

〔1〕“染白”二句：白染黑后不能再变白，木烧成灰后不能再变成木，比喻人死不能复生。〔2〕室中人：妻子。《礼记·曲礼上》：“三十曰壮，有室。”郑氏注：“有室，有妻也。”孔颖达疏：“壮有妻，妻居室中，故呼妻为室。”〔3〕结发：束发，这里指结为夫妇。曹植《种葛篇》：“与君初婚时，结发恩义长。”宾敬：相敬如宾客。《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记载：季白出使，看见冀缺在田中耕作，他的妻子给他送饭，“敬，相待如宾”。〔4〕提携：互相扶持。属时屯：遇到时世艰难，指安史之乱。根据“结发二十载”推算，韦应物约在天宝末或至德初年结婚，婚后恰好遇上战争。契阔：离别。忧患灾：为对方担心。〔5〕柔素：指性格柔顺朴实。亮：诚然。为表：可为表率。礼章：礼仪法度。该：具备。〔6〕令才：美才，指亡妻。《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7〕单居：鳏居。〔8〕妄：虚妄，指对亡妻的思念和死而复生之类的期待。遣：遣去，打消。难裁：难以减损，不能自己。谢朓《离夜》：“翻潮尚知恨，客思眇难裁。”〔9〕如睹，如见面。潘岳《悼亡》：“怅恍如或存，周遑忡惊惕。”两句师其意。〔10〕蒿莱：两种野草。这里既指家事无心打理，也比喻自己内心的纷乱沉痛，一片茫然。

往富平伤怀

晨起凌严霜，恸哭临素帷^{〔1〕}。
 驾言百里途，惻怆复何为？
 昨者仕公府，属城常载驰^{〔2〕}。
 出门无所忧，返室亦熙熙^{〔3〕}。
 今者掩筠扉^{〔4〕}，但闻童稚悲。
 丈夫须出入，顾尔内无依。
 衔恨已酸骨，何况苦寒时。
 单车路萧条，回首长逶迟。

飘风忽截野，嘹唳雁起飞。
昔时同往路，独往今讵知^{〔5〕}。

题 解

这首诗也是为悼念亡妻而作。富平是京兆府属县，今属陕西省。从“晨起凌严霜”，“何况苦寒时”两句知时节已入冬，时韦应物在京兆府功曹参军任，奉使富平。

诗开门见山，先言气候严寒，路途遥远，兼之爱妻新亡，五内俱焚。接下来“昨者”四句与“今者”四句，通过今昔对比，将妻在时的欢悦与妻亡后的悲苦之情和盘托出。“衔恨”后八句为诗的后半部分，着重写作者独往富平旅途上的艰辛与孤寂，愈显丧妻后的凄凉。作者恰到好处地运用对比与环境烘托、渲染的艺术手法写出至情至性，深深打动了读者的心。

注 释

〔1〕素帷：白色帷幕，这里指亡妻的灵帐。潘岳《寡妇赋》：“易锦茵以苦席，代罗幃以素帷。”〔2〕属城：属县。载驰：骑马奔走。《诗经·邶风·载驰》：“载驰载驱。”韦应物为京兆功曹参军时经常出差到京兆府属县办事。〔3〕熙熙：和乐的样子。〔4〕筠扉：竹门。筠是竹子的青皮。〔5〕同往路：韦应物曾以京兆功曹参军代理高陵县令，高陵和富平两县都在长安的西北，到富平要经过高陵，走同一条路。大约韦应物赴高陵时是携妻子同行的，所以说“同往路”。讵：岂。

出 还

昔出喜还家，今还独伤意。

入室掩无光，衔哀写虚位^{〔1〕}。
 凄凄动幽幔，寂寂惊寒吹^{〔2〕}。
 幼女复何知，时来庭下戏^{〔3〕}。
 咨嗟日复老，错莫身如寄^{〔4〕}。
 家人劝我餐，对案空垂泪^{〔5〕}。

题解

这首诗是韦应物出使富平归家时哀悼亡妻所作，故诗侧重抒发作者“今还独伤意”的凄苦情怀，表达丧妻后神情恍惚、无心进食的情形。读罢全诗，一位失妻后情调悲苦的诗人的形象惨然地浮现于读者面前。诗中尤为真切感人之处在“幼女复何知，时来庭下戏”二句，以幼女之天真无知反衬自己的内心痛苦，可谓以乐写哀之传神佳句。

注释

〔1〕虚位：空位，指妻子的灵位。斯人已没，所以是“虚位”。〔2〕幽幔：阴暗的帷幔。寒吹：寒风。〔3〕幼女：韦妻去世后，留下年小的幼女，后来由嫁给杨氏的长女抚育，见韦应物《送杨氏女》诗及自注。杜甫《月夜》：“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北征》诗中也描写了儿女的憨态。这里用幼女天真无知反衬自己的痛苦，命意略同。〔4〕错莫：又作错漠，神思恍惚的样子。沈满愿《晨风行》：“风弥叶落永离索，神往形返情错漠。”如寄：如在旅舍。曹丕《善哉行》：“人生如寄，多忧何为。”〔5〕对案：面对食案。鲍照《行路难》“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太息。”

送 终

奄忽逾时节，日月获其良^{〔1〕}。

萧萧车马悲，祖载发中堂^[2]。
 生平同此居，一旦异存亡。
 斯须亦何益^[3]，终复委山岗。
 行出国南门，南望郁苍苍^[4]。
 日入乃云造^[5]，恸哭宿风霜。
 晨迁俯玄庐，临诀但遑遑^[6]。
 方当永潜翳^[7]，仰视白日光。
 俯仰遽终毕，封树已荒凉^[8]。
 独留不得还，欲去结中肠^[9]。
 童稚知所失，啼号捉我裳。
 即事犹苍卒，岁月始难忘^[10]。

题 解

这首诗是为亡妻送葬后所作。诗写送葬的过程，抒发留连墓地不忍离去的悲恸之情，情景交融，声泪俱下，是韦应物悼亡诗中最为凄婉伤感的一首。作者叙事平实，写情真挚，字字出自肺腑，“童稚知所失，啼号捉我裳”二句与《出还》“幼女复何知，时来庭下戏”二句相反相成，都以儿女在母亲去世后的不同表现来渲染作者丧妻后人天永隔的悲情苦意。刘辰翁评此诗说：“哀伤如此，岂有和声哉。而低黯条达，愈缓愈长。”潘岳《悼亡诗三首》其一亦写为亡妻杨氏送葬归来时的感受，读者不妨对读。

注 释

[1]奄忽：迅疾。日月获其良：意思是占卜到宜于下葬的日子。

[2]萧萧：马嘶声。祖载：指灵车。《后汉书·蔡邕传》：“思皇后祖载之时……”李贤注引《周礼》郑玄注：“祖谓将葬祖祭于庭，载谓升柩于车也。”

[3]斯须:时间短暂,指灵柩发引前的短暂停留。 [4]国门:都城城门。
郁苍苍:指山,这里应当是指长安南面的终南山。 [5]造:到达(墓地)。
[6]玄庐:玄堂,墓穴。陆机《挽歌》:“重阜何崔嵬,玄庐窜其间。”遑遑:惊惶或匆遽的样子,这里有茫然不知所措的意思。陶潜《归去来辞》:“胡为遑遑欲何之。” [7]潜翳:潜藏幽蔽,指埋藏地下。《文选》卷二〇陆机《挽歌》:“奈何悼淑俪,仪容永潜翳。”李善注引曹操《祭桥玄文》:“幽灵潜曜,邈哉缅矣。” [8]俯仰:一俯一仰,极言时间迅速。王羲之《兰亭集序》:“俯仰之间,已为陈迹。”封树:封土栽树,指墓地。《周易·系辞上》:“古之葬者,……不封不树。”孔颖达疏:“不积土为坟,是不封也。不植树以标其处,是不树也。” [9]结中肠:内心郁结不舒。陆倕《以诗代书别后寄京邑僚友》:“眷言思亲友,沉思结中肠。” [10]苍卒:同仓猝。两句意思是,妻子刚去世,事出仓卒,百事待理;事过之后,思念之情会更加深切难排。

赠 冯 著

契阔仕两京,念子亦飘蓬^[1]。
方来属追往,十载事不同^[2]。
岁晏乃云至,微褐还未充^[3]。
惨凄游子情,风雪自关东^[4]。
华觞发欢颜,嘉藻播清风^[5]。
始此盈抱恨,旷然一夕中^[6]。
善蕴岂轻售,怀才希国工^[7]。
谁当念素士,零落岁华空^[8]。

题 解

这首诗是大历十二年(777)冬在长安作。冯著,河间人,曾官广州录事、缙氏尉、洛阳尉等,贞元中官至左补阙,是韦应物密友。

冯著自关东西来京求仕，韦应物在长安为京兆府兵曹参军，遂以诗赠。

诗写冯著秉远大之志，负杰出之才，然零落漂泊，尚待重用，反映出安史乱后一般知识分子前路茫然、举止无措的困境。诗既伤友人的际遇坎坷，又抒自己沉沦下僚和妻子新丧的悲哀。作者闲居洛阳时所作之《寄冯著》侧重写自己，此诗则着重写对方，两相对读，更见彼此相濡以沫，情真意长。

注 释

〔1〕契阔：离合，聚散，偏指离散。《诗经·邶风·击鼓》：“死生契阔，与子成说。”陆机《吴王郎中时从梁陈作》：“谁谓伏事浅，契阔踰三年。”两京：西都长安与东都洛阳。大历六年，韦应物为河南府兵曹参军，在洛阳；后又为京兆府功曹参军，在长安。飘蓬：像蓬草一样飘转无定。曹植《吁嗟篇》：“吁嗟此转蓬，居世何独然。长去本根逝，宿夜无休闲。”〔2〕方来：指冯著。属：遇上。追往：追悼死者，指自己妻子亡故。颜延之《陶征士诔》：“深心追往，远情逐化。”十载：这里是举成数。大历四年，韦应物曾作《送冯著受李广州署为录事》诗，至此已将近十年。〔3〕岁晏：岁暮。褐：粗布衣。微褐，代指基本生活资料。未充：不足。〔4〕关东：函谷关以东之地。〔5〕嘉藻：华美的文词，这里指冯著所作诗歌。〔6〕盈抱恨：满腔的愁苦。旷然：空旷貌。两句的意思是，老朋友见面后，满怀愁恨于一夕中一扫而空。〔7〕善蕴：善于收藏，有真才实学。《论语·子罕》：“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韞椟而藏诸，求善贾（价）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邢昺疏：“此章言孔子茂德待用也。”国工：一国中技艺超群出众者，这里比喻真正赏识提拔人才的执政者。〔8〕素士：贞素之士，志行高洁的人。岁华：美好的岁月。“零落”句，意思是说青春年华白白地流逝。

过昭国里故第

不复见故人^{〔1〕}，一来过故宅。

物变知景暄，心伤觉时寂。
 池荒野筠合，庭绿幽草积。
 风散花意谢，鸟还山光夕。
 宿昔方同赏，讵知今念昔。
 緘室在东厢^[2]，遗器不忍覩。
 柔翰全分意，芳巾尚染泽。
 残工委筐篋，馀素经刀尺^[3]。
 收此还我家，将还复愁惕。
 永绝携手欢，空存旧行迹。
 冥冥独无语，杳杳将何适。
 唯思古今同，时缓伤与戚^[4]。

题解

这首诗是大历十三年(778)春夏之交在长安作。昭国里是长安坊里名，在朱雀门东第三街从南第四坊，韦应物为京兆府功曹参军时曾在这里居住。大历十二年丧妻后为京兆府鄠县令，重经昭国里旧居，睹物伤情，遂作此诗。

诗首句即云“不复见故人，一来过故宅”，导入悼亡主题，接下来描写故宅花谢池荒幽草遍布的凄凉境况，“緘室在东厢”后几句，诗人将笔触转入室内环境，言“柔翰”、“芳巾”、“残乙”、“馀素”等爱妻遗物犹存，于平实处见出物是人非之慨，故曰“遗器不忍覩”。“收此还我家”后至诗末，作者自抒胸臆，表达对亡妻难以忘怀的亲情。全诗将庭院环境、室内旧物及诗人悲愤交相融汇，因而显得结构缜密，线索清晰，浑然一体，措辞平和而内心凄苦。

注释

〔1〕故人：指亡妻。〔2〕絨室：封闭的房间，指亡妻的卧室。
〔3〕残工：未完成的女工，如衣裳、刺绣等。馀素：剩馀的布帛。经刀尺：经过（亡妻）的剪裁。刀尺是剪裁缝纫的工具。〔4〕今古同：古今人同归于一死。缓：消减，冲淡。

子 规 啼

高林滴露夏夜清，南山子规啼一声^{〔1〕}。
邻家嫗妇抱儿泣，我独展转何时明^{〔2〕}！

题 解

这首诗是大历十三年（778）夏作。子规，杜鹃鸟的别名，一名杜宇，相传是蜀王望帝死后魂魄所化，“至春则啼，闻者凄恻”（张华《禽经注》）。

诗首句以动写静，高林滴露的声音清晰可闻，夏夜寂静凄清可知。万籁俱寂中，子规一声鸣啼更为动人心魄，接着又传来邻家的孤儿寡母的哭声，诗人妻子新丧，孤眠独宿，情何以堪，只有展转床席，“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元稹《遣悲怀》）了。

注 释

〔1〕南山：终南山的别名，在长安南。〔2〕展转：展转反侧，不能入睡。何时明：一本作“何为情”。

昭 国 里 第 听 元 老 师 弹 琴

竹林高宇霜露清，朱丝玉徽多故情^{〔1〕}。

暗识啼乌与别鹤^[2]，只缘中有断肠声。

题解

这首诗也应是大历十三年(778)作。元老师，琴师，名未详。

诗写琴师弹奏乐器技艺之高超，乐声之哀婉动人。情景交融，声韵和谐，是韦集中的七绝佳作。

注释

〔1〕朱丝：红色琴弦。玉徽：琴面上玉制的音阶标识。〔2〕啼乌、别鹤：《乌夜啼》和《别鹤操》，都是琴曲名。《新唐书·音乐志二》：“《乌夜啼》，宋临川王义庆所作也。元嘉十七年，徙彭城王义康于豫章。义庆时为江州，至镇，相见而哭，为帝所怪，征还宅，大惧。妓妾夜闻乌啼声，扣斋阁云：‘明日应有赦。’其年更为南兖州刺史，作此歌。”《古今注》卷中：“《别鹤操》，商陵牧子所作也。娶妻五年而无子，父兄将为之改娶。妻闻之，中夜起，倚户而悲啸。牧子闻之，怆然而悲，乃歌曰：‘将乖比翼隔天端，山川修远路漫漫，揽衣不寝食忘餐。’后人因为乐章焉。”

答东林道士

紫阁西边第几峰^[1]？茅斋雪夜虎行踪。
遥看黛色知何处，欲出山门寻暮钟^[2]。

题解

这首诗是大历十三年(778)冬在鄂县令任上所作。东林道士是终南山紫阁峰东林道士，名未详。

写于同时或稍后的还有另一首七绝《县内闲居赠温公》，两首

诗一答道一赠僧,反映了作者当时对尘世的厌倦与对理想自由境界的向往。此诗意境优美,语言清丽,情趣盎然,是韦集中不可多得的七绝佳作之一。

注 释

〔1〕紫阁:终南山的山峰名,在今陕西省户县东南。《类编长安志》卷三:“紫阁在御宿川南紫阁山。……杜甫有诗云:‘紫阁峰阴入渼陂。’”按,所引为杜甫《秋兴八首》中句,渼陂在户县西。〔2〕黛色:青黑色,这里指山色。《西京杂记》卷二形容卓文君的美时说:“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欲出山门:一作“欲向西山”。

答崔主簿倬

朗月分林霭,遥管动离声^{〔1〕}。
故欢良已阻,空宇澹无情,
窈窕云雁没,苍茫河汉横^{〔2〕}。
兰章不可答,冲襟徒自盈^{〔3〕}。

题 解

这首诗是大历末在鄂县令任上作,崔倬是韦应物的堂妹丈,曾官至都水使者,作者另有《九日沔上作寄崔主簿倬二季端系》等诗。

诗写不得与崔倬相见的相思之意,情淡而语丽,颇有六朝遗风。刘辰翁评其为“字字齐梁。唐三百年惟公一人能为此纤丽语。温、李词手,故不足道”。

注 释

〔1〕林霭：林中雾气。管：箫笛一类的管乐器。〔2〕窈窕：深邃的样子，指天空。河汉：银河。〔3〕兰章：对崔倬来诗的美称。冲襟：冲旷的怀抱。

扈 亭 西 陂 燕 赏

杲杲朝阳时，悠悠清陂望^{〔1〕}。
嘉树始氤氲^{〔2〕}，春游方浩荡。
况逢文翰侣，爱此孤舟漾。
绿野际遥波，横云分叠嶂。
公堂日为倦，幽襟自兹旷。
有酒今满盈，愿君尽弘量。

题 解

这首诗是大历十四年(779)春在鄠县令任上作。扈亭在今陕西省户县，相传是夏朝有扈国所在地，有扈乡、扈谷、扈亭。《类编长安志》卷一“鄠县”：“扈亭乡在县西北一十二里。”西陂指美陂，一作漾陂，在鄠县西五里，周回十四里，是游赏胜地。杜甫有《城西陂泛舟》、《漾陂行》、《与鄠县源大少府泛漾陂》等诗。

诗人游漾陂，正是艳阳时节，碧波荡漾，草木滋茂，大自然一派蓬勃生机。诗人与文友乘孤舟容与波上，举目四望，碧绿的原野和水波相连，一抹云雾横截在层峦叠嶂之间，不觉心旷神怡，公事繁忙的烦恼和郁闷都一扫而空了。

注 释

〔1〕杲杲：日出光明的样子。悠悠：悠远的样子。〔2〕氤氲：雾气弥漫的样子。

再游西郊渡

水曲一追游，游人重怀恋。
 婵娟昨夜月^{〔1〕}，还向波中见。
 惊禽栖不定，流芳寒未遍。
 携手更何时，伫看花似霰^{〔2〕}。

题解

这首诗是大历十四年(779)春在鄂县令任上作。西郊，指鄂县西郊，山青水绿，风景优美。作者任鄂县令时写有《西郊游瞩》、《西郊燕集》等诗。此前作者曾在月夜经过西郊渡口，有《乘月过西郊渡》诗，第二天夜里又经过此地，遂作此诗。

诗以清淡的语言描写了西郊曲水、夜月、惊禽、野花组成的绚丽优美的景致，末以问句作结，表达了诗人对西郊的无比留恋与向往。

注释

〔1〕婵娟：美好的样子。孟郊《婵娟篇》：“月婵娟，真可怜。”〔2〕霰：俗称雪子，白色不透明的小冰粒，比喻在月光照耀下洁白晶莹的花。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

东郊

吏舍跼终年^{〔1〕}，出郊旷清曙。

杨柳散和风，青山澹吾虑。
 依丛适自憩，缘涧还复去。
 微雨蔼芳原，春鸠鸣何处？
 乐幽心屡止，遵事迹犹遽^{〔2〕}。
 终罢斯结庐，慕陶真可庶^{〔3〕}。

题 解

这首诗是大历十四年(779)春在鄂县令任上作。东郊，指鄂县的东郊。

诗中表达了作者摆脱繁冗公务、投入自然山水后的无比喜悦之情，在诗人眼里，自然界有动有静，有声有色，充满诗情画意，无不引起他留连玩赏，以致触发效慕陶潜罢官结庐其间之意。全诗词清语丽，风韵特胜，韦诗之清淡，于此可略见一斑。

注 释

〔1〕吏舍：官府下级官吏的居室。《史记·曹相国世家》：“相舍后园近吏舍，吏舍日饮欢呼。”跼：局促，拘束。〔2〕事：指公务。迹犹遽：行迹匆匆，来去匆忙。〔3〕终罢斯结庐：终将辞官在这里结庐隐居。慕陶：追慕陶潜的高风亮节。庶：庶几，接近。晋陶潜为彭泽令，不愿为五斗米折腰逢迎上级，弃官归隐。有《饮酒》云：“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又《读山海经》：“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紫阁东林居士叔缄赐松英丸捧对欣喜 盖非尘侣之所当服辄献诗代启

碧涧苍松五粒稀^{〔1〕}，侵云采去露沾衣。

夜启群仙合灵药，朝思俗侣寄将归^{〔2〕}。
 道场斋戒今初服，人事荤膻已觉非^{〔3〕}。
 一望岚峰拜还使，腰间铜印与心违^{〔4〕}。

题解

此诗大历十三、十四年中在鄂县令任上作。紫阁是终南山的一座山峰，在今陕西户县东南。居士指居家不仕的士人。松英丸是用松花炼制而成的药丸，道教徒认为服食松脂柏叶等可以轻身延年。东林居士叔寄来了松花丸，作者以这首诗代替书信作答。

诗的前四句写居士叔于碧涧苍松间采摘五粒松炼制仙药松英丸，寄赠作者，后四句自叙服药后殊觉人事已非，流露出对尘世的厌倦与对道教神仙的向往。

注释

〔1〕五粒：松树的一种，李贺曾作《五粒小松歌》。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八说，“粒”当作“鬣”，普通松针一穗两股，五鬣松一穗五股。《太平御览》卷九五三引《庐山记》：石门岩松林有“叶五粒者，服之长生”。

〔2〕俗侣：即尘侣，世俗之人。〔3〕道场：宗教徒举行法事诵经礼拜的坛场。荤膻：腥臊的肉食，这里兼喻尘世的污秽不洁净。〔4〕岚峰：云雾缭绕的山峰。铜印：指县令的印信。汉代的县令铜印墨绶，见《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作者当时任鄂县令。

休沐东还胄贵里示端

宦游三十载^{〔1〕}，田野久已疏。
 休沐遂兹日，一来还故墟。

山明宿雨霁，风暖百卉舒。
 泓泓野泉洁，熠熠林光初^{〔2〕}。
 竹木稍摧翳，园场亦荒芜。
 俯惊鬓已衰，周览昔所娱。
 存没恻私怀，迁变伤里闾。
 欲言少留心，中复畏简书^{〔3〕}。
 世道良自退，荣名亦空虚^{〔4〕}。
 与子终携手^{〔5〕}，岁晏当来居。

题 解

这首诗是大历十四年(779)在鄠县令任上休假日回故园所作。休沐，休假，唐代制度，官员每十天休假一天，称为旬休。胄贵里在长安东南杜陵韦曲，属万年县洪固乡。端是韦应物弟韦端。

此诗开头四句点题，“山明”以下四句描绘归途中景物，生机勃勃，令人心旷神怡。“竹木”以下六句，写归家所见，田园荒芜，闾里迁变，亲人亡故，伤感之情油然而生。末六句，抒人生感慨，萌发归隐之意，和前“宦游”句相照应。全诗真朴自然，袁宏道所谓“入陶神髓”者。

注 释

- 〔1〕宦游：在外地作官。韦应物约天宝八载前后为三卫，备宫廷宿卫，至此已三十年。〔2〕泓泓：水清深的样子。熠熠：鲜明的样子。〔3〕简书：指官府文书。《诗经·小雅·出车》：“王事多难，不遑启居。岂不怀归，畏此简书。”毛传：“简书，戒命也。邻国有急，以简书相告，则奔命救之。”〔4〕荣名：指功名富贵。《古诗十九首》：“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阮籍

《咏怀诗》：“荣名非己宝，声色焉足娱。” [5]子：指韦端。

沔上西斋寄诸友 七月中善福之西斋作。

绝岸临西野，旷然尘事遥^[1]。
清川下迢迢，茅栋上岧峣^[2]。
玩月爱佳夕，望山属清朝。
俯砌视归翼，开襟纳远飙^[3]。
等陶辞小秩，效朱方负樵^[4]。
闲游忽无累，心迹随景超。
明世重才彦，雨露降丹霄^[5]。
群公正云集，独予欣寂寥。

题解

这首诗是大历十四年(779)七月作。沔上：沔水傍。沔水源出终南山，北流经鄠县东，注入渭水。大历十四年，京兆尹黎幹贬端州，六月韦应物因受到黎幹的牵连，由鄠县令改授栎阳令，实际上也带有贬谪性质。应物到任后急流勇退，告病辞官，寄居鄠县沔水旁的善福寺西斋。

诗中描写了西斋所见沔水两岸秀丽的自然风光，以陶潜和朱买臣自况，表达了对田园山水的喜爱和对勤劳俭朴生活的向往。最后四句方及“寄友”，写“群公”遍沾皇帝雨露之恩，而自己却独居沔上，自甘寂寥，有淡泊明志之意，与前正相发明，但也隐含人生失意之感。

注释

〔1〕旷然：空旷的样子，指心中无所牵挂。尘事：俗务。〔2〕迢迢：曲折宛延。茅栋：茅屋，指西斋。岧峣：高峻的样子。〔3〕归翼：归鸟。谢朓《答张齐兴》：“地迢闻遥蝉，天长望归翼。”开襟：犹披襟，敞开衣襟。远飏：远风。宋玉《风赋》：“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有风飒然而至。王乃披襟而当之，曰：‘快哉此风！’”〔4〕等陶：和陶潜相同。陶潜曾辞彭泽令归隐，作者也辞去了栢阳令一官。效朱：效法汉代的朱买臣。《汉书·朱买臣传》：“字翁子，吴人也。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常艾薪樵，卖以给食，担束薪，行且诵书。”〔5〕雨露：比喻皇帝恩泽。丹青：天空，代指皇宫。

寺居独夜寄崔主簿

幽人寂不寐^{〔1〕}，木叶纷纷落。
寒雨暗深更^{〔2〕}，流萤度高阁。
坐使青灯晓^{〔3〕}，还伤夏衣薄。
宁知岁方晏，离居更萧索^{〔4〕}。

题解

这首诗是大历十四年(779)秋闲居沔上善福精舍时作。崔主簿即崔倬，韦应物堂妹婿，和作者曾多次作诗唱和。

诗侧重写作者秋夜独居古寺的孤寂与伤感，写作上颇长于环境渲染，多用落叶、寒雨、流萤、青灯、薄衣等冷色调的事物，达到情从景生，景中含情的艺术效果，刘辰翁谓其“发自幽情，遂入凄境”。

注释

〔1〕幽人：孤独寂寞的人，韦应物自指。〔2〕深更：深夜，一夜有五个

更次。〔3〕青灯：暗淡不明的灯光。〔4〕晏：晚。离居：离群索居，独居。萧条：萧条寂寞。

闲居赠友

补吏多下迁，罢归聊自度^{〔1〕}。
园庐既芜没，烟景空澹泊。
闲居养疴瘵，守素甘葵藿^{〔2〕}。
颜鬓日衰耗，冠带亦寥落。
青苔已生路，绿筠始分箨^{〔3〕}。
夕气下遥阴，微风动疏薄^{〔4〕}。
草玄良见诮，杜门无请托^{〔5〕}。
非君好事者，谁来顾寂寞。

题解

这首诗是建中元年(780)春夏之际闲居沔上善福精舍时所作。

诗中写自己清贫自守、孤寂无聊的闲居生活，透露出时光易逝、容颜憔悴的落寞情怀。“草玄”二句，以汉代杨雄自况，反映出封建文人常有的欲求用世反遭遗弃的尴尬处境和痛苦心情。

注释

〔1〕补吏：授官。唐代中下级官吏任期届满后，由吏部考核选用，称为“选补”。下迁：谓降职。韦应物辞官之前是由鄂县令改授栎阳令，虽然两县都是京兆府属下的畿县，但栎阳面积比较小，隔长安比较远，所以说是“下迁”。罢归：《旧唐书·代宗纪》，大历十四年三月，京兆尹黎幹被代，改官兵

部侍郎；五月，黎幹除名长流，赐死。韦应物系黎幹所举荐，所以受牵连改授栎阳县令，他于是辞官。自度(duó)：自忖，自省。〔2〕疴瘵(kēzhài)：疾病。守素：保持纯洁的品性。葵藿：野菜名。鲍照《代东武吟》：“少壮辞家去，穷老还入门。腰镰刈葵藿，倚杖牧鸡豚。”甘葵藿，甘于贫困的生活。〔3〕绿筠：绿竹。分箨：笋壳脱落。〔4〕疏薄：疏帘。《礼记·曲礼上》：“帷薄之外不趋。”郑氏注：“帷，幔也。薄，帘也。”〔5〕“草玄”句：《汉书·杨雄传》：“哀帝时，丁、傅、董贤用事，诸附离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时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号曰《解嘲》。”杜门：犹塞门，闭门。江淹《恨赋》：“至乃敬通见抵，罢归田里，闭关却扫，塞门不仕。”请托：求请干谒。

泮上寄幼遐

寂寞到城阙，惆怅返柴荆^{〔1〕}。
 端居无所为，念子远徂征^{〔2〕}。
 夏昼人已息，我怀独未宁。
 忽从东斋起，兀兀寻涧行^{〔3〕}。
 冒罍丛榛密^{〔4〕}，披玩孤花明。
 旷然西南望，一极山水情。
 周览同游处，逾恨阻音形^{〔5〕}。
 壮图非旦夕，君子勤令名^{〔6〕}。
 勿复久留燕，蹉跎在北京^{〔7〕}。

题解

诗建中元年(780)夏在泮上善福精舍闲居时作。李儋字幼遐，作者密友，曾有数诗与之酬答。

据诗意李儋此诗正旅游太原，故作者留连于泮上景致时，怀

想起昔日与李儋同游此地的欢欣,今为山川阻隔,无由聚首,遂劝友人不要汲汲于功名,久滞太原,虚掷光阴。全诗摹景真切,抒情动人,对故人浓厚的思念、关怀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注 释

〔1〕城阙:指长安。柴荆:柴门,代指简陋的房屋。谢灵运《初去郡》:“恭承古人意,促装返柴荆。”〔2〕端居:平居,安居。孟浩然《临洞庭湖寄张丞相》:“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徂征:出行。〔3〕兀兀:昏沉的样子。白居易《对酒》:“所以刘阮辈,终年醉兀兀。”这里指行走时下意识或无意识。〔4〕胃罍(juān guà):或作罍胃、挂胃,悬挂缠绕。木华《海赋》:“或屑没于鼃鼃之穴,或挂胃于岑嵒之峰。”〔5〕音形:音容。阻音形,即不能相见。〔6〕留燕:滞留燕地。燕,指今河北、山西北部,是古燕国之地。壮图:谓宏伟志向或谋划。杜甫《过南岳入洞庭湖》:“帝子留遗恨,曹公屈壮图。”非旦夕: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成就。令名:美名。鲍照《行京口至竹里诗》:“君子树令名,细人効命力。”〔7〕蹉跎:失时,虚掷光阴。阮籍《咏怀》:“娱乐未终极,白日忽蹉跎。”北京:太原府,今属山西省。《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三“太原府”:“开元十一年,玄宗行幸至此州,以王业所兴,又建北都。……天宝元年,改北都为北京。”

寓居沔上精舍寄于张二舍人

万木丛云出香阁^{〔1〕},西连碧涧竹林园。
高斋犹宿远山曙,微霰下庭寒雀喧。
道心淡泊对流水,生事萧疏空掩门,
时忆故交那得见,晓排阊阖奉明恩^{〔2〕}。

题 解

这首诗是建中元年(780)冬闲居泮水善福精舍时作。舍人,中书舍人的省称,正五品上,掌侍进奏,参议表章,负责诏旨制敕、玺书册命等文件起草,是接近皇帝的机要官员。张舍人张旆,建中元年以司封郎中知制诰,后官左庶子、彭州刺史。于舍人,于劼,字相门,建中初以谏议大夫知制诰,后官至礼部侍郎,贬桂州刺史。

作者描写了泮水精舍附近山青水秀的优美景色,表达了置身其景潇洒闲适的心态,抒发了深切的思念友朋之情。全诗诗情画意与禅心妙理交相融汇,空灵萧散,含蓄蕴藉,极富魅力。金圣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甲集卷五说:“此不止是妙诗,真是妙画。且不止是妙画,真是禅家所谓妙境,乃至所谓妙理者也。”

注 释

〔1〕香阁:佛寺的高阁。〔2〕阊阖:宫殿的正门,泛指宫门。王维《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明恩:指皇帝的恩典。

答崔都水

深夜竹庭雪,孤灯案上书。
不遇无为化,谁复得闲居^{〔1〕}。

题 解

这首诗是建中元年(780)冬闲居泮上善福精舍时作。都水,都水使者,都水监的长官,正五品上,掌管河渠、桥梁、水利等事务。崔都水,崔倬,韦应物的堂妹婿,应物集中和崔倬赠答之诗甚

多。

此诗抒雪夜怀友之情，言语间流露出赋闲隐退后的痛楚，末以反语和诘句作结，更加重了这种情绪的分量。

注 释

〔1〕无为化：道家指顺应自然，不求有所为，而成无所不为之功。《老子》上篇：“是故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又说：“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但当时处安史乱后，藩镇割据，兵连祸结，三年后就发生了朱泚叛乱、德宗出奔的大乱。韦应物说自己遇到无为而治的治世才得以闲居，实际上是有牢骚的。

观 田 家

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1〕}。
 田家几日闲，耕种从此起。
 丁壮俱在野，场圃亦就理。
 归来景常晏^{〔2〕}，饮犊西涧水。
 饥劬不自苦，膏泽且为喜^{〔3〕}。
 仓廩无宿储^{〔4〕}，徭役犹未已。
 方惭不耕者，禄食出闾里^{〔5〕}。

题 解

这首诗当是建中元年(780)罢官闲居沔上时所作。

作者写劳动人民因遭统治者的剥削与压迫，终年辛勤劳作，依旧饥寒交迫，细节真实感人，语言清新质实，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浓郁的生活气息。沈德潜《唐诗别裁》卷三评此诗说：“韦诗至

处,每在淡然无意,所谓天籁也。”结句“方惭不耕者,禄食出闾里”,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宋代张俞“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

注 释

〔1〕惊蛰:农历二十四节气之一,为二月节气。《礼记·月令·仲春之月》:“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发声,始电。蛰虫咸动,启户始出。”〔2〕景:日光。晏:晚。〔3〕饥劬:饥饿劳苦。膏泽:雨水。曹植《赠徐干》:“良田无晚岁,膏泽多丰年。”〔4〕宿储:隔年存储的粮食。〔5〕不耕者:指封建官吏。闾里:民间,这里指田家。闾里是古代的基层组织,或以二十五为闾,或云五家为邻,五邻为里。

答 畅 校 书 当

偶然弃官去,投迹在田中^{〔1〕}。
日出照茅屋,园林养愚蒙^{〔2〕}。
虽云无一资,樽酌会不空。
且欣百谷成,仰叹造化功。
出人与民伍,作事靡不同。
时伐南涧竹,夜还沔水东。
贫蹇自成退,岂为高人踪。
览君金玉篇,彩色发我容。
日日欲为报,方春已徂冬。

题 解

这首诗是建中元年(780)在沔上善福精舍闲居时作。畅当是

中唐著名诗人，大历七年进士，授校书郎，历河中府参军、太常博士，官终果州刺史，与韦应物交情深厚，韦有《寄畅当》、《答畅校书当》、《西郊养疾闻畅校书有新什见赠久伫不至先寄此诗》等诗。从此诗的末二句看，畅当春季曾寄诗韦应物，韦迟至冬日才作答。

诗写作者偶然弃官，闲居沔上，韬光隐退，清贫自守，过着与民无异的劳动生活，一切出于自然真性，“气韵淳古处似陶”（钟惺评），故袁宏道评此诗说：“官惟偶弃，退亦自成，公怀旷远，非他隐流可拟。”

注 释

〔1〕偶然：这里是说弃官并不是故作高尚，所以下面说“岂为高人踪”。投迹：投其足迹，投身，有生活或从事的意思。陆机《东武吟行》：“投迹短世间，高步长生吟。”〔2〕养愚蒙：韬光隐退以进修道德。《周易·蒙》：“蒙以养正，圣功也。”孔颖达疏：“能以蒙昧隐默自养正道，乃成至圣之功。”

幽 居

贵贱虽异等，出门皆有营^{〔1〕}。
独无外物牵^{〔2〕}，遂此幽居情。
微雨夜来过，不知春草生。
青山忽已曙，鸟雀绕舍鸣。
时与道人偶^{〔3〕}，或随樵者行。
自当安蹇劣，谁谓薄世荣^{〔4〕}。

题 解

这首诗是建中元年（780）左右作者退居沔上善福精舍时作。

幽居即隐居，陶渊明在《答庞居士》中自称“我实幽居士”，韦应物引为同调，诗也是效陶之作。

作者感慨尘世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庸俗习气，欣慰自己能寄情于山水，亲近自然，不为外物所累。诗中“时与道人偶，或随樵者行”二句，表达出诗人投身林泉、与民同乐的雅趣和不以个人得失为怀的旷达超脱的品格。

注 释

〔1〕营：营求，谋生。〔2〕外物：身外之物，世俗的人事。《庄子》有《外物》篇。〔3〕道人：僧人。〔4〕蹇劣：才能低下平庸。世荣：世间荣华富贵。

园 林 晏 起 寄 昭 应 韩 明 府 卢 主 簿

田家已耕作，井屋起浓烟。
 园林鸣好鸟，闲居犹独眠。
 不觉朝已晏，起来望青天。
 四体一舒散^{〔1〕}，情性亦欣然。
 还复茅檐下，对酒思数贤^{〔2〕}。
 束带理官府，简牍盈目前^{〔3〕}。
 当念中林赏，览物遍山川。
 上非遇明世，庶以道自全。

题 解

这首诗是建中元年（780）左右作者闲居沔上善福精舍时所作。昭应，京兆府属县，今陕西省临潼县。韩明府，韩质，字有道，

时为昭应县令。韦应物为京兆功曹参军时，韩质为户曹参军，后官至尚书省郎中、京兆少尹，贬郴州司户。作者有《酬韩质舟行阻冻》、《寄柳(郴)州韩司户郎中》等诗。卢主簿，昭应县主簿，名未详。

诗的前部分反映诗人自己清闲自在、日高犹眠的闲居生活，自“还复茅檐下，对酒思数贤”后，写友朋韩质和卢主簿为公务所烦，与清风明月相违的窘境，两相对照，透露出作者厌倦官场，向往自然的心情。诗的语言清新明丽，意境优美，义旨畅朗，颇有陶潜遗风，故沈德潜说此诗“真朴处最近陶公”。

注 释

〔1〕四体：四肢。〔2〕茅檐下：茅屋下。陶潜《饮酒二十首》其九：“清晨闻扣门，倒裳自往开。问子为谁欤，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褰襟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汨其泥。深感父老言，稟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韦诗祖其意。〔3〕简牍：竹简木牍，书写工具，这里指官府文书。

信州录事参军常曾古鼎歌

三年纠一郡，独饮寒泉井^{〔1〕}。
江南铸器多铸银，罢官无物唯古鼎。
雕螭刻篆相错蟠，地中岁久青苔寒^{〔2〕}。
左对苍山右流水，云有古来葛仙子^{〔3〕}。
葛仙埋之何不还，耕者鎗然得其间^{〔4〕}。
持示世人不知宝，劝君炼丹永寿考^{〔5〕}。

题解

这首诗约大历末、建中初作。信州州治在今江西省上饶市，录事参军是州府负责纠正官吏违失、掌管符印的官员。常曾，河内温县（今属河南省）人，常鲁之兄，大历十年为弘农县令。常鲁罢信州录事参军后归来，将所得古鼎持示，作者遂作此诗。

诗写常曾为官清廉，唯其古鼎雕螭刻篆，又传于葛仙，得于地中，殊为珍贵。诗用词清腴，格调高雅，为韦应物七言歌行体诗中较好的一首。

注释

〔1〕纠一郡：即为州录事参军。《通典》卷三三：“录事参军，晋置，本为公府官，非州郡职也，掌总录众曹主簿，举弹善恶。”唐代州郡录事参军品秩比其他各曹参军高，负责监察纠弹官吏，所以又称为“纪纲掾”。独饮寒泉井：形容常曾的清廉。《隋书·赵轨传》记载，赵轨为齐州别驾四年，政绩显著，后被征入朝，父老饯送，挥涕曰：“公清若水，请酌一杯水奉饯。”轨受而饮之。〔2〕雕螭：雕镂龙形。螭，无角的龙。刻篆：镌刻篆字。错蟠：交错蟠绕。〔3〕葛仙子：葛玄。《晋书·葛洪传》：“从祖玄，吴时学道得仙，号曰葛仙公。”据《太平寰宇记》卷一〇七，信州弋阳县东十五里有葛仙山、葛仙祠，相传葛玄居山求仙，山上“有捣药石臼，旁有石井”。鼎本是三足的炊具，方士用来炼丹药，所以诗说古鼎是葛玄的遗物。〔4〕鎗然：同锵然，这里用来形容金属农具撞击古鼎的声音。〔5〕炼丹：方士修炼金丹，据说食后可以长生不老，详见《抱朴子·金丹》。永寿考：一本作“求寿考”。

始除尚书郎别善福精舍

建中二年四月十九日，自前栢阳令除尚书比部员外郎。

简略非世器^{〔1〕}，委身同草木。

逍遥精舍居，饮酒自为足。
 累日曾一栲^[2]，对书常懒读。
 社腊会高年^[3]，山川恣游瞩。
 明世方选士，中朝悬美禄。
 除书忽到门，冠带便拘束^[4]。
 愧忝郎署迹，谬蒙君子录^[5]。
 俯仰垂华缨，飘飘翔轻毂^[6]。
 行将亲爱别，恋此西涧曲。
 远峰明夕川，夏雨生众绿。
 迅风飘野路，回首不遑宿。
 明晨下烟阁^[7]，白云在幽谷。

题解

这首诗是建中二年(781)初夏离沔上善福精舍赴比部员外郎任时作。尚书郎是对尚书省二十四曹司的郎中、员外郎的总称。比部员外郎属刑部，掌管内外赋敛、经费、俸禄、公廩等事务。唐代尚书郎不过是五品官员，但是位望清显，职务重要，是常参官，号为美职。此前，韦应物一直担任州府僚佐和县令，这次任命，始列朝籍。

诗首八句写自己闲居善福精舍时自在逍遥的生活，次八句写得到任命后亦喜亦忧的心情，又八句写善福精舍的美好景物，抒发赴任时的留恋和怅惘。三段各有侧重，而以“冠带便拘束”贯串全诗，表现了诗人发自内心的对田园隐居生活热爱。末二句一写京城，一写山野，两相对比，总结全诗，语意含蓄不尽。

注释

〔1〕简略：简率，处事随便不认真。世器：治国的才具。〔2〕累日：多日。栉：梳头。〔3〕社腊：社日和腊日。古代在春秋两季祭社神（土地神），在岁末祭百神，分别称为社祭和腊祭。祭祀的那天称为社日和腊日，民间常在这几天赛神，饮酒聚会。高年：老年人。〔4〕除书：任命官吏的文书。冠带：指官服。〔5〕郎署：尚书省官署。君子：指执政者。录：录用。〔6〕华缨：华美的冠缨。缨是系冠的带子。轻轂：轻便的车子。〔7〕烟阁：高阁，这里当指朝廷官署。阁，一本作“阙”。

答 端

郊园夏雨歇，闲院绿阴生。
 职事方无效，幽赏独违情^{〔1〕}。
 物色坐如见，离抱怅多盈^{〔2〕}。
 况感夕凉气，闻此乱蝉鸣。

题 解

这首诗是建中二年（781）夏在长安比部员外郎任上所作。韦端是韦应物的堂弟。作者尚有《九日沔上作寄信主簿倬二季端系》及十年后在滁州所作《答端》等诗。

诗想象长安城郊杜陵故园雨后景致，自己拘于公务，不能赏玩，从而引发对家园和亲人的思念。情景交织，“微词短幅，情抱味之无尽”（袁宏道评）。

注 释

〔1〕职事：公务。无效：没有绩效。幽赏：游玩山水，寻幽探胜。

〔2〕物色：景物。《文心雕龙》有《物色》篇，开篇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

色之动，心亦摇焉。”离抱：离情。傅玄《拟四愁诗》：“火热水深忧盈抱。”

送常侍御鲁却使西蕃

归奏圣朝行万里，却衔天诏报蕃臣^[1]。
本是诸生守文墨，今将匹马静烟尘^[2]。
旅宿关河逢暮雨，春耕亭障识遗民^[3]。
此去多应收故地^[4]，宁辞沙塞往来频。

题 解

建中二年冬在比部员外郎任上作。西蕃，指吐蕃，西南少数民族政权，建牙儒拉堡寨（今西藏拉萨市）。常鲁是京兆渭南（今陕西临潼）人，常曾的哥哥，大历十年曾官渭南县尉。建中二年，常鲁以监察御史充入吐蕃使崔汉衡判官，吐蕃赞普认为唐王朝书函措辞不当，又对所划疆界有异议，崔汉衡命常鲁回长安请示，所以韦应物作送诗称常鲁“再使吐蕃”。

常鲁是一介文墨书生，却身衔天诏，肩负“静烟尘”的重任，多次奉使万里之外的吐蕃，诗首四句叙事即是褒赞。颈联写旅途风雨，关河夜宿，辛劳可知；途经吐蕃侵占的河湟故地，多见亭鄣遗民，内心感慨、使命重大可见。末二句则期待常鲁此去不辱使命，多复失地，以报国家。诗用语贴切，表彰劝勉兼而有之，充满了爱国主义激情。

注 释

[1]天诏：皇帝诏书。《旧唐书·吐蕃传下》：“（建中）二年十二月，入蕃使判官常鲁与吐蕃使论悉诺罗等至自蕃中。初鲁与其使崔汉衡至列馆，赞

普令止之，先命取国信敕，既而使谓汉衡曰：‘来敕云：“所贡献物，并领讫。今赐外甥少信物，至领取。”我大蕃与唐舅甥国耳，何得以臣礼见处？又所欲定界，云州之西，请以贺兰山为界。……’乃邀汉衡遣使奏定。鲁使还奏焉，为改敕书，以‘贡献’为进，以‘赐’为‘寄’，以‘领取’为‘领之’。……其定界盟，并从之。”

〔2〕静烟尘：消弭边疆的战争。〔3〕亭障：边塞堡垒等军事设施。遗民：指吐蕃侵占地区的大唐百姓。〔4〕故地：指河湟之地，即今甘肃黄河上游及湟水流域地区，安、史乱中，尽陷吐蕃。《旧唐书·吐蕃传上》：“乾元之后，吐蕃乘我间隙，日蹙边城，或为虏掠杀伤，或转死沟壑。数年之后，凤翔之西，邠州之北，尽蕃戎之境，湮没者数十州。”崔汉衡、常鲁这次出使负有重新划定疆界的任务，所以韦应物希望他能“收故地”。

送李侍御益赴幽州幕

二十挥篇翰，三十穷典坟^{〔1〕}。
 辟书五府至，名为四海闻^{〔2〕}。
 始从车骑幕，今赴嫖姚军^{〔3〕}。
 契阔晚相遇，草戚遽离群^{〔4〕}。
 悠悠行子远，眇眇川途分。
 登高望燕代^{〔5〕}，日夕夏云生。
 司徒拥精甲，誓将除国氛^{〔6〕}。
 儒生幸持斧^{〔7〕}，可以佐功勋。
 无言羽书急，坐阙相思文^{〔8〕}。

题解

这首诗是建中三年(782)夏天在长安比部员外郎任上作。李益字君虞，大历四年进士，中唐著名诗人。幽州州治在今北京市，

当时是卢龙节度使所在地。幽州幕指幽州卢龙节度使朱滔的幕府。这一年夏天,朱滔出兵救成德田悦叛军,和官军交战,十一月僭号称大冀王,所以李益实际上并没有进入朱滔的幕府。

诗先言李益早有文才,五府交辟,声名藉甚,屡佐军幕,已有渴慕之意。“契阔”四句写会面和别离的情景,相见晚,离别速,路途远,有浓重的伤感惜别之情。末六句则是对李益的期望,希望他既能在佐幕平叛中立功,又能在边塞战地写出更多更好的诗篇。诗中既有送别情,又有劝勉意,章法上看似平实,实则脉络贯通,针线细密,浑然一体。

注 释

〔1〕篇翰:犹篇章,这里指诗歌。鲍照《拟古》:“十五讽诗书,篇翰靡不通。”《旧唐书·李益传》:“登进士第,长为歌诗。……每作一篇,为教坊乐人以赂求取,唱为供奉歌词。其《征人歌》、《早行篇》,好事者画为图障。‘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之句,天下以为歌词。”典坟:三坟、五典,泛指古代典籍。《左传·昭公十二年》:“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杜预注:“皆古书名。”〔2〕辟书:征召的文书。五府:东汉将太傅、太府、司徒、司空、大将军合称“五府”,见《后汉书·樊宏传》,这里指藩镇节度使府。《后汉书·张楷传》:“五府连辟,举贤良方正,不就。”〔3〕车骑:车骑将军,汉代武官名,东汉大将窦宪曾官车骑将军,这里指崔宁。李益有《来从窦车骑行》诗。李益《从军诗序》:“自建中初,故府司空巡行朔野。”又有《从军有苦乐行》,题下自注:“时从司空鱼公北征。”据卞孝萱《李益年谱稿》考证,“司空鱼公”指崔宁,建中初封冀国公,加司空,为朔方节度使。嫖姚:西汉大将霍去病曾为嫖姚校尉,这里指朱滔。李益《从军诗序》:“君虞长始八岁,燕戎乱华。出身二十年,三受末秩;从事十八载,五在兵间。故其为文,咸多军旅之思。”〔4〕契阔:离合,聚散,偏指离散。草戚:仓卒、遽遽的意思。《文苑英华》“草”作“卒”。离群:离开人群,分别。〔5〕燕、代:古代二国

名。燕为周初召公奭所建，都蓟（今北京市西南），代国在今河北省蔚县。

〔6〕司徒：唐时为三公之一，正一品。这里指幽州卢龙节度使朱滔。《旧唐书·朱滔传》：“建中二年，（李）宝臣死，其子惟岳谋袭父位。滔与成德军节度张孝忠征之，大破惟岳于束鹿。……惟岳焚营而遁。（滔）以功加检校司徒，为幽州卢龙军节度使，以德、棣二州隶焉。”同书《德宗纪上》：建中三年二月戊午，“加朱滔检校司徒”。精甲：精兵。甲，铠甲。国氛：象征国家祸乱的凶气，这里指当时叛乱的藩镇田悦、王武俊等。《国语·楚语上》韦昭注：“凶气为氛，吉气为祥。”〔7〕儒生：书生，指李益。持斧：指为御史，汉代御史持斧，以示威严。《汉书·王欣传》：“武帝末，军旅数发，郡国盗贼群起，绣衣御史暴胜之使持斧逐捕盗贼。”〔8〕羽书：插有鸟羽以示紧急的军事文书。《汉书·西羌传》“羽书日闻”注：“羽书，即檄书也。魏武奏事曰，‘边有紧急，即插羽以示急’也。”相思文：指诗篇或书信。两句是说不要因为幕中军务繁忙而废弃了诗歌创作和友朋书信。

同德精舍旧居伤怀

洛京十载别，东林访旧扉^{〔1〕}。
山河不可望，存没意多违^{〔2〕}。
时迁迹尚在，同去独来归。
还见窗中鸽，日暮绕庭飞。

题解

这首诗是建中三年（782）所作。时作者赴滁州刺史任，途经洛阳，遂过访同德寺旧居。

作者十年前任河南兵曹参军时曾和妻子同寄居同德精舍，其后又同去长安，一别十年之后重访旧居，却形单影只，存没两乖，故感慨万端。末二句写鸽绕庭飞，以景物描写和盘托出诗人重游

故地，物是人非的留恋怅惘、百感交集的心情。这是作者悼亡组诗十九首中的最后一首，其它十八首诗都是作者大历十二年丧妻后一年间所作，故情感浓烈，而此诗之写作则与前十八首诗之时间相距甚远，因而全诗之情感显得要平和得多。

注 释

〔1〕十载：韦应物大历八年（773）离开洛阳赴长安，至建中三年（782）赴滁州刺史任重经洛阳，首尾整十年。东林：庐山佛寺名，东晋高僧慧远所建。这里作为佛寺的代称。〔2〕存没：生死。陆机《怀土赋》：“感亡景于存没，惋颓年于拱木。”

逢杨开府

少事武皇帝，无赖恃恩私^{〔1〕}。
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2〕}。
朝持擣蒲局，暮窃东邻姬^{〔3〕}。
司隶不敢捕，立在白玉墀^{〔4〕}。
骊山风雪夜，长杨羽猎时^{〔5〕}。
一字都不识，饮酒肆顽痴。
武皇升仙去^{〔6〕}，憔悴被人欺。
读书事已晚，把笔学题诗。
两府始收迹，南宫谬见推^{〔7〕}。
非才果不容，出守抚惇嫠^{〔8〕}。
忽逢杨开府，论旧涕俱垂。
坐客何由识，惟有故人知。

题解

这首诗作于建中三年(782)夏自比部员外郎赴滁州刺史任的旅程中。开府本是开建府署、辟置官属的意思。汉代三公可以开府,汉末董卓以将军开府。晋代以后,开府渐多。隋唐时,禁军十六卫置开府,见《隋书·百官志下》。这里的杨开府应当是禁军中的军将,因为韦应物天宝中曾以“三卫”宿卫宫禁,所以和杨开府是旧识。

诗自开头至“饮酒肆顽疾”为第一层,回忆少年横行放荡及为宫廷侍卫生活,刻画出一个专横跋扈的少年无赖形象。自“武皇升仙去”起八句为第二层,叙述在玄宗弃世后折节读书、历仕各地的人生经历。最后四句为诗的第三层,抒发与友人杨开府久别重逢后的感慨,点醒题旨。全诗结构匀称,层次清晰,选材精当,如“骊山风雪夜,长杨羽猎时”二句,语言简练,概括力极强。

注释

〔1〕武皇帝:本指汉武帝,这里借指唐玄宗。杜甫《兵车行》:“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韦应物《燕李录事》自称“与君十五侍皇闱,晓拂炉烟上赤墀”。无赖:谓行事强横奸狡。恩私:恩宠。私,恩。杜甫《北征》:“顾惭恩私被,诏许归蓬荜。”〔2〕亡命:因犯法而逃亡的人。《史记·张耳列传》:“张耳尝亡命,游外黄。”司马贞《索隐》引崔浩曰:“亡,无也。命,名也。逃匿则削除名籍,故以逃为亡命。”〔3〕擲(chū)蒲:古代的一种博戏,以掷骰子所得的采来决定胜负,其采有卢、雉、犊、白等,详见李肇《国史补》卷下。〔4〕司隶:司隶校尉,汉官名,这里指负责京师治安的官员。《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司隶校尉,……从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蛊,督大奸猾。”白玉墀:指宫殿的石阶。〔5〕“骊山”句:指扈从玄宗冬幸华清宫事。“长杨”句:指扈从玄宗狩猎事。长杨,汉宫名。《三辅黄图》卷一:“长杨宫,在今盩厔县东南三十里,本秦旧宫,至汉修饰之,以备行幸。宫中

有垂杨数亩,因为宫名。门曰射熊观,秦、汉游猎之所。”杨雄有《长杨赋》、《羽猎赋》,备写游猎的盛况。〔6〕升仙:婉言玄宗之死。玄宗死于上元二年(761)。〔7〕两府:指河南府和京兆府。唐代宗大历年间,韦应物曾先后为河南府兵曹参军、京兆府士曹参军。收迹:收敛行为。南宫:尚书省。韦应物建中二年为尚书省比部员外郎。谬:谦词。见推:被推举任用。〔8〕出守:韦应物建中三年夏自尚书郎出为滁州刺史。惻(qióng)嫠:孤苦无告的百姓。惻,无兄弟者。嫠,无夫者。岑参《过梁州奉赠张尚书大夫公》:“百堵创里闾,千家恤惻嫠。”

夕次盱眙县

落帆逗淮镇^{〔1〕},停舫临孤驿。
浩浩风起波,冥冥日沉夕。
人归山郭暗,雁下芦洲白。
独夜忆秦关^{〔2〕},听钟未眠客。

题解

这首诗也是韦应物建中三年(782)出守滁州时旅途中作。盱眙县,唐代属楚州,今属江苏省。

诗写黄昏日暮泊舟孤驿时的见闻与感受。“人归山郭暗,雁下芦洲白”二句,对仗工稳,色彩鲜明,具有动态感,堪称唐诗写景佳句。

注释

〔1〕淮镇:指盱眙县。《太平寰宇记》卷十六“泗州盱眙县”：“淮河南去州六里。”〔2〕秦关:指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平原,春秋战国时秦地,有关河的险阻。这里代指家乡。

秋夜一绝

高阁渐凝露，凉叶稍飘闾。
忆在南宫直^{〔1〕}，夜长钟漏稀。

题解

这首诗写在建中三年(782)秋滁州刺史任上。

前二句写滁州郡斋的秋夜景致，使用的是冷色调的词语，以此反映作者当时悲凉的心绪。后二句则回忆在尚书省比部员外郎任上值夜的情景，作者另有《夜直省中》诗亦写此类生活，读者可对读。诗人能在简短的篇幅内反映其前后不同的生活片断，显得简洁精练，具有包蕴力。

注释

〔1〕南宫：尚书省。直：值宿。《唐会要》卷八二：“故事，尚书省官，每一日一人宿直，都司执直簿转以为次。”

答王郎中

卧阁枉芳藻^{〔1〕}，览旨怅秋晨。
守郡犹羈寓，无以慰嘉宾。
野旷归云尽，天清晓露新。
池荷凉已至，窗梧落渐频。
风物殊京国，邑里但荒榛。
赋繁属军兴，政拙愧斯人^{〔2〕}。

髦士久台阁，中路一漂沦^{〔3〕}。
归当列盛朝，岂念卧淮滨^{〔4〕}。

题 解

这首诗写在建中三年(782)秋滁州刺史任上。王郎中，曾经做过尚书省某部郎中，后漂零江淮，客游滁州，与韦应物颇有交情。作者在滁州还有《郡斋赠王卿》、《陪王卿郎中游南池》、《登楼寄王卿》、《南园陪王卿游瞩》、《送王卿》、《答王卿送别》及《池上怀王卿》等诗，诗中的王卿和王郎中是同一个人。

此诗前半部分叙写自己独守滁州时生活的冷清、孤寂及滁州的荒芜、萧条，后四句则转写对方，言其潦倒沦落，颇有同病相怜之感。

注 释

〔1〕枉：谦词，这里是辱赠的意思。芳藻：对王郎中赠诗的美称。

〔2〕军兴：战争爆发。《旧唐书·德宗纪上》记载，建中三年四月，淄青李纳、魏博田悦、成德王武俊、幽州朱滔等叛乱，朝廷财政困难，有人建议向京城的富商借钱，主管财政的杜佑说：“今诸道用兵，月费度支钱一百馀万贯。若获五百万贯，才可支給数月。”于是下令“大索京畿富商，刑法严峻”，“人不胜鞭笞，乃至自缢，京师嚣然，如被盗贼”。这次搜括的结果，一共才得钱二百万贯。斯人：斯民，指滁州百姓。〔3〕髦士：才俊之士。台阁：指尚书省。《后汉书·仲长统传》：“（光武帝时）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李贤注：“台阁，谓尚书也。”漂沦：漂荡沦溺，这里比喻指迁谪。〔4〕卧淮滨：指自己在淮南为刺史。《汉书·汲黯传》：“会更立五铢钱，民多盗铸钱者，楚地尤甚。上以为淮阳，楚地之郊也，召黯拜为淮阳太守。黯伏谢不受印绶，……上曰：‘君薄淮阳邪？吾今召君矣。顾淮阳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滁州属淮南道，所以韦应物以汲黯自喻。

郡斋感秋寄诸弟

首夏辞旧国，穷秋卧滁城^{〔1〕}。
 方如昨日别，忽觉徂岁惊^{〔2〕}。
 高阁收烟雾，池水晚澄清。
 户牖已凄爽，晨夜感深情。
 昔游郎署间^{〔3〕}，是月天气晴。
 授衣还西郊^{〔4〕}，晓露田中行。
 采菊投酒中，昆弟同自倾^{〔5〕}。
 簪组聊挂壁，焉知有世荣^{〔6〕}。
 一旦居远郡，山川间音形。
 大道庶无累，及兹念已盈^{〔7〕}。

题 解

这首诗是建中三年(782)九月在滁州刺史任上作，诸弟指韦端、韦系、韦涤及韦武等。

诗从离京师守滁州写起，感叹时光的流逝。自“昔游郎署间”后八句，回忆在京城任比部员外郎时的情形。最后四句表达远谪边郡，与故园亲人阻隔两地的伤怀。此诗的时间跳跃性大，如“首夏”至“穷秋”，“方如”至“忽觉”，“一旦”至“及兹”等，将本不相联的两个场景或两件事情交汇来写，对比鲜明，富于感染力。

注 释

〔1〕首夏：四月。穷秋：深秋，指九月。滁城：即滁州，今安徽省滁县。

〔2〕徂岁：逝去的岁月。谢灵运《伤已赋》：“眺徂岁之骤经，睹芳春之每始。”

[3]郎署:指尚书省官署。建中二年九月时,韦应物尚在尚书省任比部员外郎。 [4]授衣:制备冬衣。《诗经·豳风·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西郊:指长安西郊沣上善福精舍。韦应物建中二年秋休沐归沣上,有《还阙首途寄精舍亲友》等诗。 [5]采菊:古人认为喝菊花酒可以延年益寿,在九月九日采菊花泡酒。 [6]簪组:代指官服。簪,冠簪,用来束发。组,系冠的丝带。世荣:世俗的荣华富贵。 [7]庶:庶几。无累:不为外物牵累。《文选》卷十三贾谊《鹏鸟赋》:“德人无累,知命不忧。”李善注引《庄子》:“圣人循天之理,故无天灾,故无物累。”

郡中对雨赠元锡兼简杨凌

宿雨冒空山^[1],空城响秋叶。
沉沉暮色至,凄凄凉气入。
萧条林表散,的砾荷上集^[2]。
夜雾着衣重,新苔侵履湿。
遇兹端忧日^[3],赖与嘉宾接。

题解

这首诗是建中三年(782)秋在滁州刺史任上作。元锡,字君贶,贞元中为山南西道节度推官,元和中官至衢、苏二州刺史,福建、宣歙观察使。杨凌,字恭履,大历十一年进士,官至大理评事,善文章,与兄杨凭、杨凝齐名,时称“三杨”。元、杨二人当和作者有亲故。韦应物为滁州刺史,二人客游滁州,韦应物作有《滁州园池燕元氏亲属》、《同元锡题琅琊寺》、《送元锡杨凌》、《寄李儋元锡》、《寄杨协律》等诗。

此诗赠元锡并寄杨凌。全诗紧扣“雨”字,以秋季黄昏和夜晚为时间背景,写雨打秋叶、苔湿鞋履与雾袭人衣,制造出寒冷凄清

的氛围。在写作上,诗人倾力于摹景,未曾有一句言情,然其对友人的怀想,自我心绪的悲凉,不禁流泻于字句间。

注 释

[1]冒:覆盖。 [2]的砾:即的历、的砾,光彩鲜明的样子。

[3]端忧:忧思深重。谢庄《月赋》:“陈王初丧应、刘,端忧多暇。”

答 杨 奉 礼

多病守山郡,自得接嘉宾。
 不见三四日,旷若十馀旬^[1]。
 临觞独无味,对榻已生尘。
 一咏舟中作,洒雪忽惊新。
 烟波见栖旅,景物具昭陈。
 秋塘唯落叶,野寺不逢人。
 白事廷吏简,闲居文墨亲。
 高天池阁静,寒菊霜露频。
 应当整孤棹,归来展殷勤^[2]。

题 解

这首诗作于建中三年(782)或四年秋滁州刺史任上。奉礼郎是太常寺属官,掌管朝会祭祀时的礼仪。杨奉礼,名未详。也可能是杨凌,曾官太常寺协律郎,至滁州访韦应物,别去后,韦应物寄诗有“远念长江别,俯觉座隅空”之语。

此诗写景,着重使用冷色调的词语,如“多病”、“无味”、“生尘”、“洒雪”、“烟波”、“秋塘”、“落叶”、“寒菊”、“霜露”、“孤棹”

等,渲染出萧条冷清、空寂荒寒的景象,诗人心境的悲凉凄婉和思慕期待友人的心情不难想见。

注 释

〔1〕旷:旷然,空阙失落的样子。〔2〕孤棹:孤舟。棹,划船工具。殷勤:深厚的情意。

答崔都水

亭亭心中人,迢迢居秦关^{〔1〕}。
常緘素札去,适枉华章还^{〔2〕}。
忆在沔郊时^{〔3〕},携手望秋山。
久嫌官府劳,初喜罢秩闲^{〔4〕}。
终年不事业,寝食长慵顽。
不知为时来,名籍挂郎间^{〔5〕}。
摄衣辞田里,华簪耀颓颜^{〔6〕}。
卜居又依仁,日夕正追攀^{〔7〕}。
牧人本无术^{〔8〕},命至苟复迁。
离念积岁序^{〔9〕},归途眇山川。
郡斋有佳月,园林含清泉。
同心不在宴^{〔10〕},樽酒徒盈前。
览君陈迹游,词意俱凄妍^{〔11〕}。
忽忽已终日,将酬不能宣^{〔12〕}。
甿税况重叠,公门极熬煎^{〔13〕}。
责逋甘首免,岁晏当归田^{〔14〕}。
勿厌守穷辙,慎为名所牵^{〔15〕}。

题解

这首诗是建中三年(782)秋冬间在滁州刺史任上作。崔都水,都水使者崔倬,是作者的堂妹婿。韦应物好几首寄弟的诗都兼寄崔倬,可见两人情谊非同一般。

诗的开头四句即叙彼此思念,更有信函往来。接下六句回忆昔日在长安西郊沔水旁与崔倬游从的情形。“不知”后八句一转,言其复归长安为官,与崔倬居里相邻。自“离念”后至诗末,表达离别后无心宴饮的落漠情怀以及不愿逼迫、鞭挞黎民百姓的痛苦心情,字里行间流露出及时归隐的愿望。这首寄赠诗在抒友情的同时,兼及对民生疾苦的同情,对自己无力改变现状的自责,因而其思想价值要高于其它同类之作。

注释

〔1〕亭亭:孤峻高洁的样子。《后汉书·蔡邕传》:“和液畅兮神气宁,情志泊兮心亭亭。”心中人:所思念的人。徐幹《室思》:“安得鸿鸾羽,覩此心中人。”迢迢:遥远的样子。秦关:指长安及其附近地区。秦建都咸阳,在关中。
〔2〕素札:书信。华章:对崔倬来诗的美称。〔3〕沔郊:指长安西郊沔水畔善福精舍。建中初年韦应物闲居善福精舍,崔倬曾过访,韦应物《晚出沔上赠崔都水》说:“行欣携手归,聊复饮酒眠。”〔4〕罢秩:罢官。秩,官员品级。这里指建中元年六月韦应物罢栎阳令事。〔5〕为时来:一本作“何为来”。名籍:记有官员姓名、年龄、形貌、物色等的竹牒,悬挂在宫门前,以备出入通行时查验核对。挂郎间:在尚书省郎中、员外郎中间,韦应物建中二年入朝为尚书省比部员外郎。〔6〕摄衣:整理衣服,以示恭敬。《史记·高祖本纪》记载:酈食其见沛公刘邦,责备刘邦对自己不够礼貌尊重,“于是沛公起,摄衣谢之,延上坐”。华簪:华美的发簪。陶潜《和郭主簿》:“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7〕卜居:占卜以选择居住之地。依仁:依

倚于仁者。《论语·述而》：“依于仁，游于艺。”这里是说自己在长安与崔倬居里相邻。追攀：追随。〔8〕牧人：即牧民，治理百姓。指出守滁州事。《管子》有《牧民》篇，见《史记·管晏列传》。〔9〕岁序：犹时序，这里指岁月。王僧达《答颜延年》：“聿来岁序暄，轻云出东岫。”〔10〕同心：同心之人，指崔倬。《周易·系辞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古诗十九首》：“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11〕陈迹游：旧地重游，这里指崔倬寄来的重游旧地的诗作。凄妍：凄美。〔12〕忽忽：精神恍惚的样子。酬：酬答崔倬的来诗。宣：宣泄自己的情感。〔13〕厍税：农家的赋税。重叠：言其多。〔14〕责逋：（上级）督责追究农户逃亡的事。首免：第一个被免官。岁晏：岁暮，年终。〔15〕穷辙：比喻困窘的处境。《庄子·外物》：“周昨来，有中道而呼者，周顾视车辙中，有鲋鱼焉。”杜甫《奉赠李八丈曛判官》：“真成穷辙鲋，或似丧家狗。”辙，一本作“贱”。

送杨氏女

永日方戚戚，出门复悠悠^{〔1〕}。
 女子今有行，大江泝轻舟^{〔2〕}。
 尔辈况无恃^{〔3〕}，抚念益慈柔。
 幼为长所育，幼女为杨氏所抚育，
 两别泣不休。
 对此结中肠，义往难复留^{〔4〕}。
 自小阙内训，言早无恃。
 事姑贻我忧^{〔5〕}。
 赖兹托令门，仁恤庶无尤^{〔6〕}。
 贫俭诚所尚，资从岂待周^{〔7〕}。
 孝恭遵妇道，容止顺其猷^{〔8〕}。
 别离在今晨，见尔当何秋^{〔9〕}。

居闲始自遣，临感忽难收。
归来视幼女，零泪缘缨流^[10]。

题解

这首诗是建中三年(782)或四年在滁州刺史任上作。韦应物妻早逝，长幼二女都由他抚育成人，现在长女出嫁杨氏，于是作诗送之。

这首诗着重抒写和出嫁的女儿的别离之情和对女儿的殷切期望。韦妻早逝，父女相依为命，离别难以割舍，希望她出嫁后也能谨守妇道，善事公婆。诗中叙写别时女儿们“两别泣不休”的场面和别后“归来见幼女，零泪缘缨流”的描写，前后映衬，既伤离别，也包含对亡妻的悼念，措辞质朴，塑造了一个慈祥感人的父亲形象。正如袁宏道所说：“读此诗，公慈爱满眼，可想可掬。”

注释

- 〔1〕永日：终日。戚戚：忧伤的样子。悠悠：忧思的样子。〔2〕女子：女儿。大江：长江。〔3〕尔辈：你们，指儿女们。无恃：失去母亲。《诗经·小雅·蓼莪》：“无父何怙，无母何恃。”韦应物大历十二年丧妻。〔4〕结中肠：内心郁结。义往：于理当往，女儿出嫁是理所当然的事。〔5〕内训：封建时代对女子的教育。《后汉书·曹世叔妻传》：“作《女诫》七篇，有助内训。”姑：婆母，这里当兼指翁姑，即丈夫的父母亲。〔6〕令门：好人家。仁恤：仁慈体贴。无尤：没有过失。〔7〕资从：指日常生活资料与婢仆。从，随从者。周：齐备无缺。〔8〕容止：仪表和举止。《孝经》：“容止可观，进退可度。”猷：谋画。这里指杨氏能顺从其婆婆的指挥。〔9〕何秋：何年，何日。〔10〕零泪：落泪。缨：系冠的丝带。

冬至夜寄京师诸弟兼怀崔都水

理郡无异政，所忧在素餐^{〔1〕}。
 徒令去京国^{〔2〕}，羁旅当岁寒。
 子月生一气，阳景极南端^{〔3〕}。
 已怀时节感，更抱别离酸。
 私燕席云罢，还斋夜方阑^{〔4〕}。
 邃幕沉空宇，孤烛照床单。
 应同兹夕念，宁忘故岁欢。
 川途恍悠邈，涕下一阑干^{〔5〕}。

题解

这首诗是建中三年(782)十一月在滁州刺史任上作。冬至是旧历二十四节气之一，十一月中气。诸弟指韦端、韦系、韦涤、韦武等，崔都水即作者堂妹婿崔倬，官都水使者，这时都在长安。作者在滁州另有《元日寄诸弟兼呈崔都水》诗，题旨与此诗相似。

诗写贬官滁州后的感受，其中有对京师诸弟和崔倬的深切思念，有身处僻郡孤寂无依的哀婉，有因季节变化触发的羁旅之情，更有自觉政绩不佳而产生的反躬自责，总之是百感交集，以致“涕下一阑干”。诗中将叙事、抒情与议论融为一炉，深刻细腻地表达了作者为官异乡时的复杂心绪。

注释

〔1〕异政：优异政绩。素餐：不劳而食，无功受禄。《诗经·魏风·伐檀》：“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朱熹注：“素，空；餐，食也。”〔2〕徒：空。去

京国:离开京师。〔3〕子月:即十一月。周正建子,以十一月为岁首。一气:指阳气。冬至后昼渐长,夜渐短,古人以为阳气渐生。《史记·律书》:“日冬至则一阴下藏,一阳上舒。”《周易·复》“七日来复”孔颖达疏:“五月一阴生,至十一月一阳生。”又“后不省方”疏:“冬至一阳生,是阳动用而阴复于静也。”阳景:日光。南端:南方。《左传·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杜预注:“周正月,今十一月。冬至之日,日南极。”〔4〕斋:郡斋,公廨的居室。夜方阑:夜将尽。〔5〕川途:山川道路。悠邈:遥远。陶潜《停云诗》:“良朋悠邈,搔首延伫。”阑干:纵横交错的样子。《吴越春秋·句践入臣外传》:“言竟,掩面涕泣阑干。”

春游南亭

川明气已变,谷寒雪尚拥^{〔1〕}。
南亭草心绿,春塘泉脉动。
景煦听禽响,雨馀看柳重。
逍遥池馆华,益愧专城宠^{〔2〕}。

题解

这首诗约建中四年(783)早春写于滁州刺史任上。南亭当在滁州。韦应物在滁州有《南园陪王卿游瞩》诗,南亭或即在南园中。

作者满怀激情,以清丽的语言描绘了南亭附近明媚如画的早春景物,有动有静,有声有色,深得山水神韵,清代诗论家沈德潜对此诗十分推崇,认为“人知作诗在句中炼字,而不知炼在韵脚。篇中‘拥’字、‘动’字、‘重’字,妙处全在韵脚也”(《唐诗别裁集》卷三)。

注 释

〔1〕谷寒雪尚拥：原作“岩寒云尚拥”，《文苑英华》作“岩寒雪尚拥”，校云“集作‘谷寒雪’”，据改。〔2〕专城：主宰一城之事，指为太守、刺史等地方长官。汉乐府《陌上桑》中罗敷自夸夫婿说：“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

寄 职 方 刘 郎 中

相闻二十载，不得展平生^{〔1〕}。
 一旦南宫遇，聊用写中情^{〔2〕}。
 端服光朝次，群列慕英声^{〔3〕}。
 归来坐粉闱^{〔4〕}，挥笔乃纵横。
 始陪文翰游，欢燕难久并。
 予因谬忝出，君为沉疾婴^{〔5〕}。
 别离寒暑过，荏苒春草生^{〔6〕}。
 故园兹日隔，新禽池上鸣^{〔7〕}。
 郡中永无事^{〔8〕}，归思徒自盈。

题 解

这首诗是建中四年(783)春在滁州刺史任上作。职方郎中是尚书省兵部职方一曹的首长，负责地图、城隍、镇戍、烽候等事务。刘郎中是著名诗人刘湾，字灵源，西蜀人，和元结等友善，曾官侍御史、秘书郎、吏部员外郎，建中元年为职方郎中。

诗的首联写作者对刘湾闻名渴慕已久，却一直无缘会面。自“一夕南宫遇”后八句，侧重叙写两人一见如故，在尚书省同朝为官时的英风豪气与推心置腹的友谊，为下文写别离后相思奠定基

础。“予因谬忝出”后至诗末，抒发对友人仕途潦倒的同情及自己僻处郡斋时的归思。诗以时间流程结构全篇，显得思路清晰、层次分明。

注 释

〔1〕“相闻”两句：自建中四年（783）上数二十年为代宗广德、永泰间。《全唐文》卷三八一元结《别王佐卿序》：“癸卯岁，……与次山住者有彭城刘湾。”《全唐诗》卷二四一元结《刘侍御月夜宴会序》：“乙巳岁，彭城刘湾在衡阳，……竟与诸公爱月而欢醉，咏歌夜久，赋诗言怀。”癸卯是广德元年（763）。乙巳是永泰元年（765），当时刘湾已以诗驰名，但行踪多在江南，所以韦应物虽闻其名却无缘见面，不能一展平生之怀。〔2〕一旦：原作“一夕”，据别本改。南宫：尚书省的别称。据《册府元龟》卷一六二，刘湾建中元年二月在职方郎中任上，韦应物建中二年四月除比部员外郎，两人同在尚书省为官。写中情：倾吐内心向慕之情。《诗经·小雅·蓼萧》：“我心写兮。”朱熹注：“写，输写也。”〔3〕端服：整饬衣裳，表示严肃恭敬。朝次：朝列，朝官班行。群列：群官。〔4〕粉闱：指尚书省。闱，宫中小门。应劭《汉官仪》卷上记载，尚书省墙壁“皆胡粉涂画古贤人烈女”，所以称尚书省为“粉署”或“粉闱”。〔5〕谬忝：自谦之词。武平一《奉和幸新丰温泉宫应制》：“谬忝王枚列，多惭雨露恩。”出：指出为滁州刺史。沉疾：积久难治的疾病。婴：缠绕。刘桢《赠五官中郎将》：“余婴沉痾疾，窜身清漳滨。”〔6〕荏苒：渐进的样子。〔7〕新禽池上鸣：谢灵运《登池上楼》有“池塘生青草，园柳变鸣禽”句，以上四句用其意。〔8〕永：永日，日长。春分以后昼长夜短。

寒食日寄诸弟

禁火暖佳辰^{〔1〕}，念离独伤抱。

见此野田花，心思杜陵道^[2]。
联骑定何时^[3]，予今颜已老。

题 解

这首诗是建中四年(783)寒食日在滁州刺史任上作。寒食是节日名，在清明节前一或二日。诸弟指在长安的韦端、韦武等。

韦应物贬官异地，写了许多诗思念亲人，寄赠诸弟。此诗因季节景物变更激发思念之情。“联骑定何时，予今颜已老”二句，既展望未来日又感慨老迈，心绪颇为复杂。贞元二年春在江州所作《寒食寄京师诸弟》云：“雨中禁火空斋冷，江上流莺独坐听。把酒看花想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命意和写法相似，可以比观。

注 释

〔1〕禁火：禁止举炊生火。春秋时晋国臣子介子推曾随公子重耳流亡国外，后来重耳归国，立为晋君（晋文公），封赏功臣，介子推不得赏赐，隐于介山，文公烧山逼他出来，子推不出被烧死。俗传介子推是寒食这天被焚，所以禁火三天，表示纪念。暖：昏暗。〔2〕杜陵：汉宣帝陵，在长安东南。韦应物世居杜陵胄贵里。〔3〕联骑：并骑而行。

滁州西涧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
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题 解

这首诗是建中四年(783)春在滁州刺史任上作。西涧，一名

乌土河，在滁州州城西面，作者任滁州刺史时，常在西涧游息，另有《西涧种柳》等诗。

此诗为韦集中七绝名作。先写岸边幽草丛生、深树鹂鸣；次叙涧中春潮雨急，野渡舟横。诗中草自生、鸟自鸣、潮自来、舟自横，虽着色秾丽，然仍不失有一种原始质朴的自然美，故作者用“独怜”领起，反映出向往林泉的高雅情趣。全诗意蕴丰厚，意境悠远，尤其后二句对后世创作深有影响。如宋寇准《春日登楼晚归》“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史达祖《绮罗香·咏春雨》“还被带潮晚急，难寻官渡。”都由此化用而来。

注 释

〔1〕黄鹂：鸟名，即黄莺，鸣声婉转。

游琅琊山寺

受命恤人隐，兹游久未遑^{〔1〕}。
 鸣驺响幽涧，前旌耀崇岗^{〔2〕}。
 青冥台砌寒，绿缛草木香^{〔3〕}。
 填壑跻花界，叠石构云房^{〔4〕}。
 经制随岩转，缭绕岂定方^{〔5〕}。
 新泉泄阴壁，高萝荫绿塘。
 攀林一栖止，饮水得清凉。
 物累诚可遣，疲甿终未忘^{〔6〕}。
 还归坐郡阁，但见山苍苍。

题 解

这首诗是建中四年(783)春夏间在滁州作。琅琊山寺在滁州西南琅琊山上,大历中刺史李幼卿助建,山即欧阳修《醉翁亭记》所谓“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者。

首二句言受命出守滁州,政务很忙,久未游山。中间部分详细铺叙此番游览的具体经历,浓墨重彩地描绘了琅琊山花香草绿、泉清石奇的美丽风景。最后四句写返归郡斋的观感。诗中“鸣驺响幽谷,前旌耀崇岗”句,表现作者游从场面的壮观声势,颇招鄙俗之讥。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三说:“韦应物、欧阳永叔皆作滁州太守,应物《游琅琊山》则曰:‘鸣驺响幽谷,前旌耀崇岗。’永叔则不然,《游石子涧》诗云:‘麋麇鱼鸟莫惊怪,太守不将车骑来。’又云:‘使君厌骑从,车骑留山前。行歌招野叟,共步青林间。’游山当如是也。”

注 释

〔1〕恤人隐:即恤民隐,忧恤百姓疾苦,这里避唐太宗李世民讳改“民”为“人”。《国语·周语上》:“是先王非务武也,勤恤民隐而除其害也。”韦昭注:“恤,忧也。隐,痛也。”未遑:未得闲暇。〔2〕鸣驺:官吏出行时吆喝开道的马队。孔稚珪《北山移文》:“鸣驺入谷,鹤书赴陇。”前旌:为前导的旌旗。唐代刺史出行时以两面红旗为前导。〔3〕青冥:天空。绿縈:青葱繁茂。〔4〕花界:莲花界,指佛寺。严维《奉和独孤中丞游云门寺》:“绝壑开花界,耶溪极上源。”云房:僧道或隐者所居的静室。〔5〕经制:经营建造。岂定方:不守成法,无一定之规。〔6〕物累:功名、家室等外物的牵累。疲甿:穷苦无告的农民。

闲居寄诸弟

秋草生庭白露时^{〔1〕},故园诸弟益相思。

尽日高斋无一事，芭蕉叶上独题诗^{〔2〕}。

题解

这首诗是建中四年(783)秋天在滁州刺史任上作。诸弟，指时在长安的韦端、韦系等人。

诗反映了作者僻居滁州时对长安亲人的思念，写“秋草”、“白露”，又云“高斋无事”，渲染悲婉感伤的氛围，为全诗抒别情离思奠定基础。芭蕉题诗一句，用怀素事，更见情深意长。

注释

〔1〕白露：二十四节气之一，为旧历八月节气。〔2〕高斋：指郡斋。谢朓有《郡内高斋闲坐答吕法曹》诗。芭蕉：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大可写字。《说郛》卷六一引《清异录》：“怀素居零陵庵，东郊植芭蕉，亘带数亩，取叶代纸而书。号其所曰‘绿天’，庵曰‘种纸’。”

登楼寄王卿

踏阁攀林恨不同，楚云沧海思无穷^{〔1〕}。
数家砧杵秋山下，一郡荆榛寒雨中^{〔2〕}。

题解

这首诗约建中四年(783)秋在滁州作。卿是太常、卫尉等寺的长官，和副长官少卿都可称为某卿。王卿，即前《答王郎中》诗的王郎中，前此曾和韦应物同在滁州，后归朝为某寺的卿或少卿。

全诗四句皆对，而意脉一贯。首句开宗明义，怅恨山川阻隔，不能一同“踏阁攀林”、寻幽揽胜，由此抒发诗人的孤寂及对友人

的无穷思念。后二句转而写登楼的所闻所见。秋山萧瑟，寒雨迷蒙，听到的是“数家”凄凉断续的砧杵声，看到的是满目的荆棘榛莽，既是景语，又字字含情，既深刻地表达了对友人的思念之情，也抒发了对时世乱离的伤痛之感。所以宋顾乐评曰：“先叙情，后布景，而情正在景中，愈难为怀。”（《万首唐人绝句选评》）

注 释

〔1〕楚云：滁州属淮南道，古为东楚之地。〔2〕砧杵：捣衣用的石砧和棒槌。这里指捣衣的声音。

怀琅琊深标二释子

白云埋大壑，阴崖滴夜泉。
应居西石室，月照山苍然。

题 解

这首诗是建中四年（783）左右在滁州作。琅琊，山名，在滁州西南十二里。“深标二释子”是指琅琊寺中僧人法深、道标，韦应物在滁州时和他们交往颇密，另有《诣西山深师》等诗。

此诗虽为怀人之作，却不直接抒情，而专力细致描写法深、道标二僧所居的环境，言其居处在悬崖面前，沟壑幽深，白云笼罩，清泉滴响，明月相照，一幅幽冷凄清的景象，二僧超尘脱俗的雅趣高标不难想见，作者山林隐逸之兴也尽在不言之中。

寄畅当 闻以子弟被召从军

寇贼起东山，英俊方未闲^{〔1〕}。
 闻君新应募，籍籍动京关^{〔2〕}。
 出身文翰场，高步不可攀^{〔3〕}。
 青袍未及解，白羽插腰间^{〔4〕}。
 昔为琼树枝^{〔5〕}，今有风霜颜。
 秋郊细柳道^{〔6〕}，走马一夕还。
 丈夫当为国，破敌如摧山。
 何必事州府^{〔7〕}，坐使鬓毛斑。

题解

这首诗约建中四年(783)秋天在滁州刺史任上作。畅当是中唐著名诗人，大历七年进士，授校书郎，历河中府参军、太常博士、果州刺史，和韦应物交情颇厚。当时藩镇叛乱，畅当作为贵家子弟响应朝廷征召从军，所以韦应物以诗相寄。

诗写畅当急国家之急，投笔从戎，参与平定河北诸镇叛乱的壮举，刻画了一位英姿飒爽的威武雄健的壮士形象，末四句“丈夫当为国，破敌如摧山。何必事州府，坐使鬓毛斑”，表达了畅当不甘笔砚、从军报国的豪情壮志。

注释

〔1〕寇贼：指叛乱的藩镇。东山：当为“山东”的倒文，指华山以东。德宗初年，山东诸镇节度使各怀异志，朱滔据幽州，李纳据淄青，王武俊据成德，田悦据魏博，梁崇义据襄阳，李希烈据淮西，或拥兵自重，互通声气，或完城

缮甲，四出攻掠。建中三年十一月，朱滔称大冀王，王武俊称赵王，田悦称魏王，李纳称齐王，李希烈等僭称建兴王，公然反叛。《旧唐书·白志贞传》：“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汝州，命志贞为京城召募使。时尚父子仪婿端王傅吴仲孺家财巨万，以国家召募有急，惧不自安，乃上表请以子弟率奴客从军，德宗嘉之，超授五品官。由是志贞请令节度、观察、团练等使并尝为是官者，令家出子弟甲马从军，亦与其男官。”畅当的父亲畅璿曾为河中尹、河中节度使，所以畅当也以子弟从军。〔2〕籍籍：声名盛貌。袁淑《仿白马篇》：“籍籍关外来，车徒倾国鄜。”京关：泛指京师及其附近地区。长安东有潼关，东南有武关，西南有散关等。〔3〕文翰场：犹言文坛。畅当大历七年进士，有诗名。《新唐书·艺文志四》著录有《畅当诗》二卷。《唐诗纪事》卷二七：“当诗平淡多佳句。”高步：犹言高步云衢，得意。不可攀：不可追随。〔4〕青袍：青色的官服，指官职卑微。唐代制度，八品、九品官服青色。建中初年，畅当为九品的校书，韦应物有《西郊养疾闻畅校书有新什见赠久伫不至先寄此诗》诗。白羽：指箭，用白色羽毛起定向和装饰的作用。李白《胡无人》：“流星白羽腰间插，剑花秋莲光出匣。”〔5〕琼树：传说中的玉树，古人常用“琼树”或“琼枝”来形容人风姿的美。《世说新语·赏誉》：“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6〕细柳：在今陕西省咸阳市西南。西汉文帝时大将周亚夫屯兵细柳。文帝亲往劳军，见周亚夫军纪严明，叹曰：“真将军矣！曩者灞上、棘门军，若儿戏耳。”事见《史记·周勃世家》。后人用细柳代指纪律严明的军营。〔7〕事州府：指为州府属吏。

始建射侯

男子本悬弧，有志在四方^{〔1〕}。
 虎竹忝明命，熊侯始张皇^{〔2〕}。
 宾登时事毕，诸将备戎装。
 星飞的屡破，鼓噪武更扬^{〔3〕}。

曾习邹鲁学，亦陪鹭鹭翔^{〔4〕}。
一朝愿投笔，世难激中肠^{〔5〕}。

题解

这首诗是建中四年(783)十月在滁州刺史任上作。射侯是古代举行射礼时所用的射布，即箭靶。当时，两河藩镇相继叛乱，原泾原叛军占领长安，推原节度使朱泚为帅，朱泚称帝，德宗李适出奔奉天。所以各地州郡都讲武习射，加强军事训练，以防不测。

诗抒发了诗人在国难当头时意欲投笔从戎、为国靖难的慷慨激情，格调雄壮豪迈，在以平淡诗风为主的韦集中，是不可多得的。

注释

〔1〕弧：弓。古代礼俗，男子刚诞生时，在门的左侧悬挂弓。第三天，射人用桑木弓向天地和东南西北各射一箭，表示男子将有事于四方。见《礼记·内则》。〔2〕虎竹：铜虎符和竹使符，汉代太守的信物，唐代改用铜鱼符。《汉书·文帝纪》：三年“九月，初与郡守为铜虎符、竹使符”。应劭曰：“铜虎符第一至第五，国家当发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听受。”明命：指滁州刺史的任命。熊侯：画作熊形的箭靶。古代的射侯画作熊形、虎形或豹形。见《周礼·夏官·射人》及郑氏注。〔3〕星飞：比喻箭出快如流星。的：箭靶。鼓噪：擂鼓欢呼。武更扬：军威更盛。〔4〕邹鲁学：指孔孟儒学。邹，春秋时邾国，战国时为邹邑，今山东邹县，孟子是邹人，见《史记·孟轲荀卿列传》。鲁国都城在今山东省曲阜市，孔子出生在鲁昌平乡陬邑，见《史记·孔子世家》。《庄子·天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鹭鹭：鸟名，飞行有序，比喻朝官的班行。陪鹭鹭翔：指自己曾为尚书省比部员外郎事。〔5〕投笔：投笔从戎，弃文就武。《后汉书·班超传》：“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

曰：‘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中肠：内心。

京师叛乱寄诸弟

弱冠遭世难，二纪犹未平^{〔1〕}。
 羈离官远郡，虎豹满西京^{〔2〕}。
 上怀犬马恋，下有骨肉情^{〔3〕}。
 归去在何时，流泪忽沾缨^{〔4〕}。
 忧来上北楼，左右但军营。
 函谷行人绝，淮南春草生^{〔5〕}。
 鸟鸣田野间，思忆故园行。
 何当四海晏，甘与齐民耕^{〔6〕}。

题解

这首诗是兴元元年(784)春天在滁州刺史任上作。前一年的十月，原泾原节度使朱泚在京城叛乱，自称皇帝，改元应天，德宗仓皇出奔，唐王朝中央和东南州郡的联系中断，韦应物和长安的兄弟韦端、韦系等消息隔绝，作者忧时念亲，写下了这首诗歌。

诗前半叙写自己的不幸，自弱冠之年遭安史之乱，二十多年战争不息，现在家园又被叛军蹂躏，王朝摇摇欲坠，亲人生死未卜，荆榛遍地，虎豹横行，伤时忧国与思乡思亲交织，写得极为酸楚沉痛。后半写眼前景色。淮南暂时无战事，草长鸟鸣，但军营遍布，随时有被战火波及的可能。诗人忧心如焚，最后发出“何当四海一，甘与齐民耕”的浩叹，表达了对四海晏安的和平生活的渴

望。

注 释

〔1〕弱冠：古时男子二十举行冠礼，初加冠，表示已成年。《礼记·曲礼上》：“二十曰弱，冠。”世难：指天宝十四载（755）发生的安史之乱。二纪：二十四年，古人以为岁星（木星）运行十二年绕天一周为一纪。自天宝十四载至兴元元年（784）已三十年。这里的“二纪”，是举成数。安史之乱，虽以宝应元年十月史朝义之死而结束，但两河藩镇，拥兵自重，不遵朝廷号令，德宗朝的叛乱实际上是安史之乱的延续。〔2〕羁离：犹羁栖、羁旅，寄居作客。远郡：滁州州治在今安徽省滁县，据《旧唐书·地理志三》，其地在长安东南2564里。虎豹：指朱泚叛军。西京：长安。王粲《七哀诗》：“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3〕犬马恋：比喻臣下对君主的依恋。曹植《上责躬应诏诗表》：“踊跃之怀，瞻望反侧，不胜犬马恋主之情。”骨肉情：至亲的亲情。曹植《赠白马王彪》：“仓卒骨肉情，能不怀苦辛。”〔4〕纓：系冠的丝带。〔5〕函谷：关名，故关在今河南省灵宝县东北，新关在今河南省新安县东，是从河北、河东、河南、江南、淮南等道赴长安必经之地。淮南：唐时十道之一，节度使治所在扬州。滁州属淮南道。〔6〕何当：何时。晏：安定。齐民：平民百姓。《汉书·食货志下》：“乱齐民。”如淳曰：“齐，等也。无有贵贱，谓之齐民，若今言平民矣。”

寄李儋元锡

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又一年。
 世事茫茫难自料，春愁黯黯独成眠^{〔1〕}。
 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2〕}。
 闻道欲来相问讯，西楼望月几回圆^{〔3〕}。

题解

这首诗是兴元元年(784)春在滁州刺史任上作。李儋、元锡曾分别于建中三年秋与四年春来滁州访问韦应物,作者有《赠李儋侍御》、《郡中对雨赠元锡兼简杨凌》等诗。别后一年中,藩镇叛乱,战乱频仍,故园沦陷,民生多艰,倍增对友人的思念,遂作此诗寄。

首联复沓回环,写花落花开,时光匆匆,别来已是一年。次联感怀世事纷乱,抒写内心愁苦。第三联转写百姓流离失所,自己反躬自责,深感愧疚。末联渴望与友人再度欢聚。这首诗虽为寄赠之作,但从友人写到世事,又从自己写到百姓,最后又归结到友人,结构缜密,章法严谨。颌联中“茫茫”、“黯黯”连珠相对,强化对世事的忧愤,措辞又婉约尽意。

注释

〔1〕茫茫:渺茫的样子。“世事”指藩镇叛乱,朱泚称帝长安,德宗出奔奉天事。黯黯:昏暗的样子,这里指情绪低沉。陈琳《游览二首》:“萧萧山谷风。黯黯天路阴。”〔2〕田里:指故里。流亡:因灾荒等而离开原籍流浪的百姓。〔3〕西楼:滁州城西楼,长安在滁州西,所以韦应物常登此楼西眺,《西楼》诗说:“高阁一长望,故园何日归。烟尘拥函谷,秋雁过来稀。”

寄诸弟

建中四年十月三日,京师兵乱,
自滁州间道遣使。明年兴元甲子岁五月九日使还作。

岁暮干戈乱京国,帛书间道访存亡^{〔1〕}。
还信忽从天上落,唯知彼此泪千行。

题解

这首诗是兴元元年(784)在滁州刺史任上作。建中四年十月京师兵乱,德宗出奔,韦应物派遣使者从小道赴德宗所在的奉天,直到次年即兴元元年五月使者回来,才得到长安亲人的确切消息,写下了这首诗。

诗首二句写遣使。京师兵荒马乱,亲人存亡未卜,使者间道潜访,对国事的担忧、对家人的系念已概括无遗。末二句写使还。历时八月后,使者归来,喜从天降,得知亲人平安,不禁泪下千行。诗言“彼此”,说明亲人见到使者,表现和自己相同,则对自己的牵挂也并无二致,充分表现了战乱中人们普遍的思乡念亲的悲情和忧时伤世的心理。

注释

[1]干戈:战争。建中四年十月泾原节度使姚令言领兵五千经过长安,士卒哗变,入城抢掠,德宗出奔奉天,乱兵奉原泾原节度使朱泚为帅。泚在长安自称大秦皇帝,改元应天,派兵进攻奉天。至兴元元年六月叛乱才平定。帛书:写在丝织品上的书信。间道:偏僻小道。《史记·楚世家》:“怀王恐,乃从间道走赵以求归。”

寄 恒 璨

心绝去来缘^[1],迹顺人间事。
独寻秋草径,夜宿寒山寺。
今日郡斋闲,思问楞伽字^[2]。

题解

这首诗是兴元元年(784)秋在滁州刺史任上作。恒璨是滁州琅琊山寺的僧人,作者守滁州时两人交游很密,有《简恒璨》、《寄璨师》、《宿永阳寄璨律师》等诗。

此诗写作者对尘世与功名的厌倦,对佛境的留恋与向往,典型地反映了诗人在滁州时的心情。

注释

[1]去来缘:往来的因缘,也指今生和来世的因缘。《魏书·释老志》:“凡其经旨,大抵言生生之类,皆因行业而起,有过去、当今、未来,历三世,识神常不灭。”

[2]楞伽:佛经名,即《楞伽阿跋多罗宝经》,或译《大乘入楞伽经》,简称《楞伽经》,相传是佛在师子国楞伽山所说,故名。楞伽字,泛指佛经文字。

寄全椒山中道士

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
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1]。
欲持一瓢酒,远慰风雨夕^[2]。
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

题解

这首诗作于兴元元年(784)秋滁州刺史任上。全椒是滁州的属县,今属安徽省。

作者闲坐滁州“郡斋”,冷清寂寞,不由得想起了居住在全椒县深山中与世隔绝的道士,在这寒冷肃杀的深秋,大约他还是和

往常一样打柴涧底，“煮石”家中，同样冷清寂寞吧。在这风雨之夜，如果能携酒相访，也许彼此寂寞的心灵都能得到一些慰藉，可满山落叶，哪里可以寻觅他的踪迹呢？诗于简朴中见深情，看似平淡，实则超妙自然，一片神行，可谓化工之笔。苏轼晚年贬谪惠州，曾依韵作《寄邓道士并引》云：“一杯罗浮春，远饷采薇客。遥知独酌罢，醉卧松下石。幽人不可见，清啸闻月夕。聊戏庵中人，空飞本无迹。”施补华《岷傭说诗》将二诗作了比较，批评说：“《寄全椒山中道士》一作，东坡刻意学之而终不似。盖东坡用力，韦公不用力；东坡尚意，韦公不尚意，微妙之旨也。”

注 释

〔1〕煮白石：相传道家服食有“煮五石英法”等，见《云笈七签》卷七四。《真诰》卷五：“断谷入山，当煮食白石。昔白生子者，以石为粮，故世号曰白石生。”〔2〕“欲持”二句：陶潜《饮酒》：“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

登 楼

兹楼日登眺，流岁暗蹉跎。
坐厌淮南守^{〔1〕}，秋山红树多。

题 解

这首诗作于建中、兴元间滁州刺史任上。作者守滁州，于公务之暇，常登楼揽胜，有《寒食后北楼作》、《西楼》等诗。

诗写登楼远眺所见景物和感受，红树秋山，一片秋色，对官场的厌倦，对自然的向往，岁月蹉跎的无奈与落寞，尽寓其中。

注 释

[1]淮南守:指滁州刺史,滁州属淮南道。

闻 雁

故园眇何处? 归思方悠哉。
淮南秋雨夜,高斋闻雁来^[1]。

题 解

这首诗也写在建中、兴元间滁州刺史任上。

诗先以问句开头,点明归思,后以景语作结,秋夜清寒,秋雨凄凉,北雁南来,鸣声哀怨,此景此情,“谁能遣此怀抱”(桂天祥评)?“更不说愁,愁自不可言”(蒋仲舒《唐诗评选》),“不说思归,而思归之情弥深”(李瑛《诗法易简录》)。隽永含蓄,给读者留下无穷回味。

注 释

[1]高斋:指郡斋。谢朓有《郡内高斋闲坐答吕法曹》诗。

种 药

好读神农书^[1],多识药草名。
持缣购山客,移蒔罗众英^[2]。
不改幽涧色,宛如此地生。
汲井既蒙泽,插援亦扶倾^[3]。

阴颖夕房敛^[4]，阳条夏花明。
 悦玩从兹始，日夕绕庭行。
 州民自寡讼，养闲非政成^[5]。

题 解

这首诗是兴元元年(784)在滁州刺史任上作，反映了作者精神生活的一个方面。

诗的前半部分写作者好读《神农本草经》，故寄情于种药栽花，钟惺评谓“‘不改’二语，不独言种植之法，兼得其趣其理”。自“玩悦”后四句，抒写作者怡情养性、疏于政务的高雅情趣。全诗写得妍秀绮丽，宛如一幅色彩纷然的花园图。

注 释

〔1〕神农：传说中上古帝王，即炎帝。《淮南子·修务》说，神农氏曾教民种植五谷，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神农书，指《神农本草经》，原书三卷，收药物三百六十五种。后人见书中有东汉时地名，怀疑书为汉人所作，因古代有神农尝百草的传说所以托名神农。〔2〕缣：双丝织成的浅黄色细绢。山客：隐居山中或从事山货交易的人。移蒔：移栽。众英：各种植物。〔3〕榦(yuán)：篱笆。〔4〕阴颖：背阴的枝条。颖是谷穗上的芒刺。房：果实。〔5〕寡讼：少诉讼，指民风纯朴。政成：政绩显著。岑参《尹相公京兆府中棠树降甘露》：“相公尹京兆，政成人不欺。”

饵 黄 精

灵药出西山^[1]，服食采其根。
 九蒸换凡骨，经著上世言^[2]。



候火起中夜^[3],馨香满南轩。
斋居感众灵,药术启妙门^[4]。
自怀物外心,岂与俗士论。
终期脱印绶,永与天壤存^[5]。

题解

这首诗约兴元元年(784)作于滁州。黄精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叶似竹而短,根如嫩姜,可以入药,道家认为它是得坤土的灵气而生,名为黄精,服之可以轻身延年。

诗的前半部分写作者精心炼制黄精的复杂过程,从“采其根”、“九蒸”、“候火”、“馨香”等词看,作者颇精此术。后半部分则写作者对超尘脱俗、延年久视的向往和追求。作者晚年将隐逸和服食结合起来,追求个体生命与天壤共存,这一点似不如陶渊明“纵浪大化”的豁达。

注释

[1]西山:当指琅琊山,在滁州西南。 [2]九蒸:多次蒸制。换凡骨:脱胎换骨。经:指《本草经》,相传是神农氏所作。上世:古代。《文选》卷十三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饵术黄精,令人多寿。”李善注引《本草经》:“术、黄精,久服令人轻身延年。” [3]候火:观察火候。 [4]斋居:斋戒而居。斋戒是祭祀前清洁身心的一种仪式。众灵:众神。妙门:众妙之门,指道。《老子》上篇:“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王弼注:“众妙皆从同而出,故曰众妙之门也。” [5]印绶:官印。绶,系印丝带。脱印绶即弃官。天壤:天地。张协《咏史》:“清风激万代,名与天壤俱。”

示全真元常 元常,赵氏生。

余辞郡符去^[1],尔为外事牵。

宁知风雪夜，复此对床眠。
始话南池饮，更咏西楼篇。
无将一会易，岁月坐推迁^{〔2〕}。

题 解

这首诗是兴元元年(785)冬在滁州作。时韦应物已罢刺史，闲居滁州。全真姓沈，元常姓赵，两人都是韦应物的外甥，因事来滁州。

首两句写自己和沈、赵二甥的行踪，已有人生飘忽无常的感喟。但寂寞无聊的风雪夜，亲人忽来，对床夜话，历数南池宴饮、西楼唱和的往事，何等快慰。而岁月推移，聚少别多，所以要更加珍惜眼前的相聚。语浅情深，故深为后人激赏。苏轼早年读此诗，“惻然感之”，和弟弟苏辙“相约早退为闲居之乐”，苏诗如“雪堂风雨夜，已作对床声”(《初秋寄子由》)、“对床欲作连夜语”(《将至筠先寄迟适远三犹子》)、“对床老兄弟，夜雨鸣竹屋”(《过建昌李野夫公择故居》)等曾多次使用了这个典故。

注 释

〔1〕辞：一本作“解”。郡符：刺史的符信，唐代以铜鱼符为刺史信物。辞郡符就是辞去刺史职务。〔2〕推迁：推移。陶潜《荣木·序》：“日月推迁，已复九夏。”

岁日寄京师诸季端武等

献岁抱深恻，侨居念归缘^{〔1〕}。
常患亲爱离，始觉世务牵^{〔2〕}。

少事河阳府，晚守淮南壖^{〔3〕}。
 平生几会散，已及蹉跎年^{〔4〕}。
 昨日罢符竹^{〔5〕}，家贫遂留连。
 部曲多已去^{〔6〕}，车马不复全。
 闲将酒为偶，默以道自诠^{〔7〕}。
 听松南岩寺，见月西涧泉^{〔8〕}。
 为政无异术，当责岂望迁^{〔9〕}。
 终理来时装，归凿杜陵田^{〔10〕}。

题解

这首诗是贞元元年(785)元旦闲居滁州所作。岁日，旧历正月初一。季，弟弟。韦端生平不详。韦武是韦应物叔父韦镒的儿子，以门荫入仕，贞元末官至兵部侍郎、京兆尹。

此诗作于罢刺史后闲居滁州时，颇有几分摆脱羁束后的轻松自由之感，但年届半百，流年似水，岁月蹉跎，飘泊异地，部曲已去，车马不全，既有几分凄凉酸楚之意，又生怀乡思亲之情。诗从“侨居念归缘”写起，以“归凿杜陵田”作结，首尾照应，浑然一体，恰到好处地体现了诗人岁日怀人的主题。

注释

〔1〕献岁：一年开始。宋玉《招魂》：“献岁发春兮，汨吾南征。”深恻：深哀。侨居：寄居，流寓。〔2〕亲爱：指兄弟。牵：牵缠，牵累。〔3〕河阳：河南府属县，今河南省孟县。按《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府河阳县有中湍城，至德中，史思明来寇时，李光弼驻兵于此，陕州、潼关都赖以保全，所以自乾元以后，常驻重兵，建中二年，始置节度使。诗自云“少事河阳府”，其事恐当在肃宗朝。淮南壖：指滁州，属淮南道。壖，水边。淮南滨海，故云。

〔4〕蹉跎：光阴虚度，这里指渐入老境。《晋书·周处传》：处入吴见陆云，曰：“欲自修而年已蹉跎，恐将无及。”〔5〕罢符竹：谓罢刺史任。汉代以竹使符作为郡国的信物。〔6〕部曲：古代军队的编制单位，这里指部下属吏。《汉书·李广传》：“及出击胡，而广行无部曲行阵。”颜师古注引《续汉书·百官志》：“将军领军，皆有部曲，大将军营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7〕为偶：为伴。自诮：自我排解。〔8〕西涧：韦应物有《滁州西涧》诗。《大明一统志》卷十八“滁州”：“西涧，在州城西，俗名乌土河。”〔9〕异术：特殊表现，优异政绩。迁：升官。韦应物建中三年秋出为滁州刺史，至兴元元年冬整整三年，按照唐代制度，任官三年期满如果没有得到新的任命就要停官。〔10〕归凿：犹归耕。杜陵：汉宣帝陵，在长安东南。韦应物故居在杜陵胄贵里。

简 卢 陟

可怜白雪曲，未遇知音人^{〔1〕}。
 栖惶戎旅下，蹉跎淮海滨^{〔2〕}。
 涧树含朝雨，山鸟哢馀春^{〔3〕}。
 我有一瓢酒，可以慰风尘。

题 解

这首诗作于贞元元年(785)暮春，当时韦应物已罢滁州刺史，闲居滁州。卢陟是韦应物的外甥，作者在滁州还有《简陟巡建三甥》、《寄卢陟》、《西涧即事示卢陟》等诗。

诗中感慨自己和卢陟都没有知音，不为人所理解，或栖惶于军旅生涯，或潦倒于荒僻小郡的不幸身世，表达了对亲人的深切思念。“我有一瓢酒，可以慰风尘”，以“风尘”概括二人飘泊际遇，含蓄隽永。

注 释

〔1〕白雪曲：高雅的乐曲。宋玉《对楚王问》：“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知音：知己。《吕氏春秋·本味》：“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曹丕《与吴质书》：“昔伯牙绝弦于钟期，仲尼覆醢于子路，愍知音之难遇，惜门人之莫遇也。”〔2〕恹(xī)惶：同栖遑，烦恼不安的样子。高适《同诸公题郑少府田家》：“郑侯应恹惶，五十头尽白。”戎旅：军旅。蹉跎：不得志的样子。淮海：指扬州。《尚书·禹贡》：“淮海惟扬州。”伪孔传：“北据淮，南距海。”滁州属淮南道，节度使治所在扬州。〔3〕哢(lòng)：鸟鸣。王维《听宫莺》：“忽惊啼暂断，移处哢还长。”

始 至 郡

湓城古雄镇^{〔1〕}，横江千里驰。
高树上迢递，峻堞绕欹危^{〔2〕}。
井邑烟火晚，郊原草树滋。
洪流荡北址，崇岭郁南圻^{〔3〕}。
斯民本乐生，逃逝竟何为^{〔4〕}？
旱岁属荒歉，旧逋积如坻^{〔5〕}。
到郡方逾月，终朝理乱丝^{〔6〕}。
宾朋未及宴，简牍已云疲^{〔7〕}。
昔贤播高风，得守愧无施^{〔8〕}。
岂待干戈戢，且愿抚惇嫠^{〔9〕}。

题解

这首诗是贞元元年(785)秋在江州刺史任上所作。郡指九江郡,即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作者在滁州接到江州刺史的任命,到任后见井邑萧条,百姓逃亡,百废待兴,极有感慨,遂成此诗。

诗的前半部分描写江州景物形势,“斯民”句后转叙人事,表现诗人关切世事、同情民瘼的心情。全诗画面开阔清晰,格调雄健爽朗,风格质朴,语言本色,可读性很强。

注释

〔1〕湓城:湓口城,在湓水入长江处,唐时属江州,故址在今江西省九江市。横江:指长江。〔2〕迢递:高耸的样子。峻堞:高峻的城墙。堞是城上齿状的矮墙。欹危:高而倾侧的样子。〔3〕洪流:指长江。北址:北城的城下。《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八“江州彭泽县”:“江水西自都昌县界流入,经县北二十里,东北流入秋浦县界。”崇岭:高山,指庐山。南圻:南部地区。《太平寰宇记》卷一一〇“江州德化县”:“庐山在县南,高二千三百六十丈,周回二百五十里。”〔4〕乐生:热爱生命。《汉书·路温舒传》:“夫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逃逝:逃亡,流亡,这里指为生活所逼离开家园。〔5〕旧逋:历年拖欠的赋税。如坻(chí)如山。《诗经·小雅·甫田》:“曾孙之庾,如京如坻。”郑笺:“坻,水中之高地也。”〔6〕理乱丝:整理纷乱的蚕丝,比喻事务的头绪纷繁。《北史·齐文宣帝纪》:“(神武帝)又尝令诸子各使理乱丝,帝独抽刀斩之,曰:‘乱者当斩。’”〔7〕简牒:竹简木牍,书写工具,这里指官府文书。〔8〕昔贤:过去的贤者,这里是指陶渊明,江州浔阳人,弃官隐居浔阳柴桑。无施:无所作为。〔9〕干戈戢:战争平息。《诗经·周颂·时迈》:“载戢干戈。”当时淮西李希烈的叛乱还没有平定。惻(qióng)嫠:孤苦无告的百姓。惻,无兄弟者。嫠,无夫者。

发蒲塘驿沿路见泉谷村墅忽想京师旧居追怀昔年

青山导骑绕，春风行旆舒^{〔1〕}。
均徭视属城，问疾躬里闾^{〔2〕}。
烟水依泉谷，川陆散樵渔。
忽念故园日，复忆骊山居^{〔3〕}。
荏苒斑鬓及，梦寝婚宦初^{〔4〕}。
不觉平生事，咄嗟二纪馀^{〔5〕}。
存没阔已永，悲多欢自疏^{〔6〕}。
高秩非为美，阑干泪盈裾^{〔7〕}。

题解

这首诗是贞元二年(786)春在江州任上巡行属县时所作。蒲塘驿在今江西省德安县。

诗的前六句写率领随从到属县考察徭役负担、访问民生疾苦的情形。自“忽念”、“复忆”后一转，回应诗题所谓“忽想京师旧居追怀昔年”，感慨时光荏苒，仕途多舛，婚姻不幸等辛酸往事。此诗时间跨度长，包蕴丰厚，展示的生活面较为宽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诗人的人生遭际。

注释

〔1〕导骑：为前导的骑士。行旆：出行时为前导的旗幡。唐代刺史出行以双旌为前导。白居易赴忠州刺史任作《入峡次巴东》：“两片红旌数声鼓，使君舸艫下巴东。”〔2〕均徭：调整徭役，使负担较为合理。属城：属县。问疾：访问民间疾苦。躬：躬亲，亲临。里闾：民间，这里指田家。里和闾是

古代的基层组织,或云以二十五为间,或云五家为邻,五邻为里。〔3〕骊

山居:指长安杜陵胄贵里的故园。骊山在长安东南,和杜陵相近。

〔4〕荏苒:渐进的样子。斑鬓:花白的两鬓。梦寝婚宦初:意思是回想起年青时结婚和入仕的事,犹如梦幻一般。〔5〕咄嗟:叹息声,犹言呼吸之间,

形容时间短暂。左思《咏史》:“俯仰生荣华,咄嗟复凋枯。”二纪:二十四年。

韦应物约乾元二年结婚、入仕,至贞元二年已二十九年,所以说“二纪馀”。

〔6〕存没:生死,这里偏指死者。前此,韦应物的妻子和一些亲友已经相继亡故。疏:稀少。〔7〕高秩:高官。阑干:(眼泪)纵横的样子。

山行积雨归途始霁

揽辔穷登降^{〔1〕},阴雨遘二旬。

但见白云合,不睹岩中春。

急涧岂易揭^{〔2〕},峻途良难遵。

深林猿声冷,沮洳虎迹新^{〔3〕}。

始霁升阳景^{〔4〕},山水阅清晨。

杂花积如雾,百卉萋已陈^{〔5〕}。

鸣驺屡骧首^{〔6〕},归路自欣欣。

题解

这首诗是贞元二年(786)春任江州刺史时巡行属县归途中作。

诗前八句写山中雨景,谓阴雨连绵二十馀天,山路奇险难走,猿吟虎迹,十分恐怖。后六句写雨过始霁的晴景,山中杂花生树,草木茂盛,诗人骑马兴尽而返。作者用两幅笔墨分别描写不同的天气现象,将山中晴雨变化表现得生动细致,如果不是身临其境有切身的体验,很难写出。

注 释

〔1〕揽辔：控持御马缰绳。登降：指忽高忽低的山路。〔2〕揭(qì)：提起衣裳涉水。《诗经·邶风·瓠有苦叶》：“瓠有苦叶，济有深涉。深则厉，浅则揭。”毛传：“以衣涉水为厉。……揭，褰衣也。”〔3〕沮洳：低洼潮湿的地方。《诗经·魏风·汾沮洳》：“彼汾沮洳。”孔颖达疏：“汾是水名。沮洳，润泽之处。”〔4〕阳景：日光，太阳。〔5〕萋：草木繁茂的样子。〔6〕鸣骝：这里指长嘶的马。骧首：昂首，这里指昂首嘶鸣，是马兴奋的表现。

寒食寄京师诸弟

雨中禁火空斋冷^{〔1〕}，江上流莺独坐听。
把酒看花想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2〕}。

题 解

这首诗写在贞元二年(786)或三年江州刺史任上。诸弟指韦端、韦系等人。

诗从环境写起，言“雨中”、“禁火”、“空斋”，极力渲染孤寂凄冷的气氛，思乡念亲之情已寓其中。接下来写“听莺”、“把酒”、“看花”等活动，虽是赏心乐事，但思乡念亲之情始终无法排遣，以乐景写哀情，“字字是情是景”(刘辰翁评)。末句写家乡杜陵芳草萋萋，以景结情，含蓄隽永，令人回味，前人曾评为“风人之绝响”(《四溟诗话》卷四引孔文谷语)。

注 释

〔1〕禁火：相传介子推在寒食节这一天自焚，所以旧俗冷食三天，禁止举

火。〔2〕杜陵：汉宣帝陵，在长安东南。

送王校书

同宿高斋换时节，共看移石复栽杉。
送君江浦已惆怅，更上西楼望远帆。

题解

这首诗是贞元二年(786)左右江州刺史任上作。校书，校书郎或太子校书，是掌管雠校书籍的低级官员。王校书，名不详。

前二句写相聚之谊，后二句抒送别之情。送人至江边，已见彼此感情非同一般，又登楼眺望，目送友人乘坐的船渐渐远去，更说明诗人对朋友的依恋不舍。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至广陵》有“孤帆远影碧空尽”句，韦诗当由此化用而来。此诗不铺彩施色，惟以浅语淡词出之，而感情却深厚饱满，真挚动人。

寄黄刘二尊师

庐山两道士^{〔1〕}，各在一峰居。
矫掌白云表，晞发阳和初^{〔2〕}。
清夜降真侣，焚香满空虚^{〔3〕}。
中有无为乐^{〔4〕}，自然与世疏。
道尊不可屈，符守岂暇馀^{〔5〕}。
高斋遥致敬，愿示一编书^{〔6〕}。

题解

这首诗是贞元二年(786)左右在江州刺史任上作。尊师是对道士的敬称。黄尊师,黄洞元,茅山道第十五代宗师,贞元初居庐山香炉峰。刘尊师,刘玄和,居庐山五老峰。黄、刘二人和当时官吏文人如包佶、李承、符载、李渤等都有交往,韦应物也另有《寄黄尊师》、《寄刘尊师》七绝各一首。

此诗并寄两人,先言其各居庐山一峰,潜心修炼、与世隔绝的清静生活,钦羡之情溢于言表。后四句写自己对道教的崇敬和向往。韦应物游宦各地时,常与当地僧侣道士交游,此诗反映了诗人精神生活的一个侧面。

注 释

〔1〕庐山:在今江西省九江市。黄洞元住在庐山香炉峰,刘玄和住在庐山五老峰。〔2〕矫掌:举手。江淹《杂体诗三十首·拟郭璞游仙诗》:“眇会万里游,矫掌望仙客。”晞发:披发使干。《楚辞·九歌·少司命》:“与女沐兮咸池,晞女发兮阳之阿。”阳和:春日和暖之气。〔3〕真侣:仙人。空虚:空中。〔4〕无为乐:道家以为顺应自然,认为无为而无不为,是天下之至乐。《庄子·至乐》:“至乐活身,唯无为几存。请尝试言之。天无为以之清,地无为以之宁,……万物职职,皆从无为殖。”〔5〕不可屈:不可屈降,意思是不能请黄、刘二位屈尊到州衙来。符守:指自己的刺史身份。唐代以铜鱼符作为刺史的信物。〔6〕一编书:指道书秘籍。《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张良遇圯上老父,老父出一编书,曰:“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

东林精舍见故殿中郑侍御题诗追旧书 情涕泗横集因寄呈阎澧州冯少府

仲月景气佳,东林一登历^{〔1〕}。

中有故人诗，凄凉在高壁^[2]。
 精思长悬世，音容已归寂^[3]。
 墨泽传洒余，磨灭亲翰迹。
 平生忽如梦，百事皆成昔。
 结骑京华年，挥文篋笥积^[4]。
 朝庭重英彦，时辈分圭璧^[5]。
 永谢柏梁陪，独阙金门籍^[6]。
 方婴存没感，岂暇林泉适^[7]。
 雨馀山景寒，风散花光夕。
 亲知虽满堂，故情谁能覩^[8]。
 唯当同时友，缄寄空凄戚^[9]。

题解

这首诗是贞元三年(787)五月在江州刺史任上作。东林精舍，即庐山东林寺。殿中郑侍御是郑常，以殿中侍御史为申光蔡等州节度使吴少诚判官。阎澧州，澧州刺史阎案。冯少府，冯著，曾官缙氏县尉。贞元三年五月，吴少诚不遵朝命，郑常和杨冀等密谋驱逐吴少诚以听命于朝廷，事泄被吴所杀。作者游览庐山东林寺，偶见壁上郑常的题诗，遂作诗寄阎案、冯著。

诗人睹物思人，回想起自己昔日与郑常、阎案、冯著在京城长安结驷连骑挥翰题诗的美好时光，不禁百感交集，悲从中来，遂写此诗悼念郑常，兼思阎案、冯著。诗既对郑常怀才不遇、屈居下位、含冤而死表示同情，也抒发了时光荏苒，故交离散，往事如烟的悲情苦意。由于当时吴少诚还没有公然叛乱，所以诗中对郑常的同情也表达得十分含蓄。

注 释

〔1〕仲月：每季的第二个月。东林：庐山东林寺，晋江州刺史桓伊为僧人慧远所建。〔2〕故人诗：指郑常诗。《唐诗纪事》卷三一郑常《送头陀上人自庐山归东溪》：“僧家无住著，早晚出东林。”可能就是韦应物所见题于东林寺壁的诗。〔3〕精思：精心构撰的诗歌。归寂：归于空寂。佛教徒称死亡为示寂或归寂。〔4〕结骑：犹联骑，骑马并行。京华：京师，指长安。韦应物和郑、阎、冯“结骑京华”当在他们初入仕时。篋笥：盛衣物书籍的箱子。〔5〕英彦：杰出人才。分圭璧：指获得高官厚禄。圭、璧都是玉制礼器，朝会时所执佩，表示等级的区别。圭上尖下方；璧圆而扁平，中有圆孔。杨雄《解嘲》：“析人之圭，儋人之爵。”左思《咏史》：“临组不肯继，对圭宁肯分。”〔6〕柏梁：汉长安宫中台名。《三辅黄图》卷五：“柏梁台，武帝元鼎二年春起此台，在长安城中北阙内。《三辅旧事》云：‘以香柏为梁也。帝尝置酒其上，诏群臣和诗，能七言诗者乃得上。’”金门：金马门。《史记·滑稽列传》：“金马门者，宦者署门也，门旁有铜马，故谓之曰金马门。”后以代指宫门。《文选》卷三〇谢朓《始出尚书省》：“既通金闺籍，复酌琼筵醴。”李善注引应劭《汉书注》：“籍者，为二尺竹牒，记其年纪、名字、物色，悬之宫门，案省相应，乃得入也。”阙金门籍，意思是说郑常官止于佐幕，没有登朝为官。〔7〕婴：缠绕。两句意思是说，正沉浸在对死者的追思中，无心去赏玩山林泉石的胜景了。〔8〕覲：会面，遇到。〔9〕同时友：指阎案和冯著。凄戚：哀伤。

西 塞 山

势从千里奔，直入江中断^{〔1〕}。
 岚横秋塞雄，地束惊流满。

题 解

这首诗是贞元三年(787)秋作。西塞山在今湖北省大冶市东面长江边。当时作者从江州刺史被征召回长安,途经西塞山,写下了这首诗。

诗描绘了西塞山雄峻壮观、直插江心的气势及长江水激流湍的险阻,境界阔大,笔力雄健,与韦应物山水诗清秀明丽的风格迥乎不同。

注 释

[1]势:指山势。被大江所截断。《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七“鄂州武昌县”：“西塞山在县东八十五里,竦峭临江。”《舆地纪胜》卷八一：“西塞山在武昌东百三十里,介大冶于两山之间,为阙塞也。”

阊门怀古

独鸟下高树,遥知吴苑园^[1]。
凄凉千古事,日暮倚阊门。

解 释

这首诗是贞元五年(789)在苏州刺史任上时作。阊门,苏州西门,吴伐楚时,大军从此门出。

作者由阊门想起春秋时一代霸主吴王夫差骄奢淫逸、听信谗佞、残害忠良终至国亡身死的历历往事,触景生情,百感交集。诗中既有对历史的慨叹,又有对时事的悲悼以及个人遭际的感怀。篇幅短小而内含丰厚,沉郁蕴藉,具有历史穿透力,可谓尺幅之中有波澜之势。杜牧《登乐游原》“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实脱胎于此。

注 释

[1] 吴苑：春秋时吴王游猎的长洲苑，在今江苏省苏州市西南。

夏至避暑北池

昼晷已云极，宵漏自此长^[1]。
未及施政教，所忧变炎凉。
公门日多暇，是月农稍忙。
高居念田里，苦热安可当。
亭午息群物^[2]，独游爱方塘。
门闭阴寂寂，城高树苍苍。
绿筠尚含粉^[3]，圆荷始散芳。
于焉洒烦抱，可以对华觞^[4]。

题 解

这首诗是贞元五年(789)五月在苏州刺史任上作。夏至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之一，是五月的中气。

此诗咏怀，抒发了自己安闲自在寄情诗酒的生活情趣，表达了对民事与民生疾苦的关切，描写了北池一带绿竹含粉、圆荷散芳的美景，画面清新，色彩艳丽，语言浅易，意境优美，为韦集闲适诗中的佳构。

注 释

[1] 晷：日晷，利用日影测量时间的工具。漏：利用铜壶滴水计时的工具。夏至这天白昼最长，此后，白天渐短，夜晚渐长，所以说“昼晷极”、“宵漏

长”。 [2]亭午:正午。 [3]绿筠:绿竹。筠是竹子的青皮。

[4]洒烦抱:荡涤心中的烦闷。华觞:酒器的美称。

郡斋雨中与诸文士宴集

兵卫森画戟,燕寝凝清香^[1]。
海上风雨至,逍遥池阁凉。
烦疴近消散^[2],嘉宾复满堂。
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
理会是非遣,性达形迹忘^[3]。
鲜肥属时禁^[4],蔬果幸见尝。
俯饮一杯酒,仰聆金玉章^[5]。
神欢体自轻,意欲凌风翔。
吴中盛文史,群彦今汪洋^[6]。
方知大藩地,岂曰财赋疆^[7]。

题解

这首诗是贞元五年(789)夏天在苏州刺史任上所作。当地在座的文士有著名的诗人顾况等。这首诗在当时影响甚大,顾况、刘太真、房孺复、韦璘等都有和作。白居易晚年出刺苏州,曾将此诗刻石,并作《吴郡诗石记》。

诗首段六句写郡斋宴集。其中“兵卫”二句写郡斋,刘辰翁评为“清绮绝伦,为富丽诗句之冠”;“海上”二句写环境,意境清旷。中段写宴集中惬意的感受,饮宴之乐不在饮食,而在“性达”、“神欢”,而“但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再次表现了诗人关怀民瘼的可贵精神,可与“邑有流亡愧俸钱”并观。诗逐渐叙次,情词蔼然。

末段赞颂吴中人文荟萃,以为人才重于财赋,是全诗的归结处。

注 释

〔1〕森:森然罗列。画戟:指有彩饰的木戟,是列在宫殿、官署和高级官员住宅门前的仪仗,按规定,苏州州署门当列十二戟。燕寝:王的正寝之外的居室,通名燕寝,这里指内室。〔2〕烦疴:郁闷成疾。〔3〕是非遣:是非(荣辱、生死等)都不放在心上。性达:即达生,通达性命之理。形迹忘:不拘形迹。〔4〕鲜肥:指鱼肉之类食物。时禁:当时禁屠宰的命令。《唐会要》卷四:“建中元年五月敕:自今以后,每年五月,宜令天下县禁采捕弋猎,仍令所在断屠宰,永为例程。”〔5〕金玉章:指在座文士的诗篇。〔6〕吴中,指苏州,春秋时为吴都,东汉置吴郡。群彦:众多才俊之士。当时顾况由著作郎贬饶州司士参军,经苏州,有和诗。顾况就是吴郡人。汪洋:水浩大的样子,这里形容多。〔7〕大藩:大的诸侯国,这里指雄州大郡。疆:疆界,地域。唐开元时,以有人口四万户以上的州为上州,苏州户口殷盛,物产丰富,元和时已有十万户,是唐中央王朝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之一。

秋夜寄丘二十二员外

怀君属秋夜,散步咏凉天。
山空松子落,幽人犹未眠。

题 解

这首诗是贞元五年(789)或六年秋在苏州刺史任上作。丘二十二员外,丘丹,苏州嘉兴(今浙江省嘉兴市)人,诗人丘为之弟,曾以检校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为幕府从事,贞元初归隐杭州临平山。

诗人在凉秋之夜散步时，徘徊沉吟，想起了正在临平山学道的故人丘丹，揣测他山居空寂、相思未眠的景况。诗人将实笔与虚写结合，把同一时段内发生在不同空间场景的事连缀起来，从而给读者完整清晰的印象。此诗风格古雅闲淡，施补华《岷佣说诗》评其为“清幽不减摩诘（王维），皆五绝中之正法眼藏也”。

九 日

一为吴郡^{〔1〕}守，不觉菊花开。
始有故园思，且喜众宾来。

题 解

诗贞元五年（789）九月九日重阳节在苏州刺史任上作。

韦应物的五绝素有盛誉，胡应麟《诗薮》说：“中唐五言绝，苏州最古，可继王、孟。”这首诗亦堪称韦集中五绝之佳作。诗以“九日”重阳为中心生发，写“菊花开”，“故园思”，归结到思乡的主题。构思与其它乡思诗略有不同，他人于此喜言独处，此则“且喜众宾来”，以乐景写哀情，更显心之孤寂与思亲之深切。

注 释

〔1〕吴郡：即苏州，天宝年间曾经一度改名吴郡。

听江笛送陆侍御 同丘员外赋题。

远听江上笛，临觞一送君。
还愁独宿夜，更向郡斋闻。

题 解

这首诗是贞元六年(790)左右在苏州刺史任上作。陆侍御,陆倕,字公佐,吴郡人,当时以殿中侍御史为越州(今浙江省绍兴市)浙东观察使幕府从事,因事回苏州,韦应物曾宴请他并置榻留宿。陆倕将回越州,所以韦应物作了这首诗和另一首《送陆侍御还越》诗送他。同时作诗的还有另一位苏州诗人丘丹。

诗首写饯别,临觞送人,已有别意,江上笛声哀怨,更让人不胜其愁。后两句推想别后郡斋独宿时的孤独与凄凉,如再闻笛,情何以堪。诗紧扣一个“愁”字,以听江笛起,以闻江笛结,首尾照应,脉络贯通,恰到好处地表达了与友人难以割舍的别情。

军中冬燕

沧海已云晏,皇恩犹念勤^[1]。
 式燕遍恒秩,柔远及斯人^[2]。
 兹邦实大藩,伐鼓军乐陈^[3]。
 是时冬服成,戎士气益振。
 虎竹谬朝寄^[4],英贤降上宾。
 旋罄周旋礼,愧无海陆珍^[5]。
 庭中丸剑阑,堂上歌吹新^[6]。
 光景不知晚,觥酌岂言频。
 单醪昔所感,大醪况同欣^[7]。
 顾谓军中士,仰答何由申^[8]。

题 解

这首诗是贞元五年(789)或六年的冬天在苏州刺史任上作。冬燕即冬宴。当时韦应物为苏州刺史,例兼苏州团练使,管领地方武装。

诗先写唐德宗平定朱泚、李怀光等叛乱之后,国家相对安定、赐宴官吏军士,安抚人民的历史背景。第五句起浓墨重彩地铺写苏州军中冬宴时丸剑挥霍、歌吹盈耳、觥筹交错的热闹壮观场面,最后以军士的感恩报效作结。此诗写得气慨豪迈,格调高昂,和韦集其它作品迥然不同。

注 释

〔1〕沧海:大海。晏:安。海晏河清,为天下太平的象征。建中三年十一月,朱滔、田悦、王武俊、李纳等僭称王号,李希烈自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次年十月,泾原军叛,德宗出奔奉天,乱兵迎朱泚为帅,更国号曰汉,自号汉元天皇,改元曰天皇。直到贞元元年,诸镇叛乱才相继平定。

〔2〕式燕:宴会。式,语词。《诗经·小雅·鹿鸣》:“我有旨酒,嘉宾式宴以敖。”恒秩:常秩,指常设的、编制内的正员官。柔远:安抚远方。《诗经·大雅·民劳》:“柔远能迓,以定我王。”斯人:斯民,谓百姓。

〔3〕兹邦:指苏州。大藩:指户口众多、物产丰富的大州。伐鼓:击鼓。

〔4〕虎竹:刺史符信。汉代以铜虎符、竹使符作为刺史的信物,唐代改用铜鱼符。朝寄:朝廷的托付。

〔5〕罄:尽。周旋:指宴会上进退揖让等礼仪。海陆珍:山珍海味。

〔6〕丸剑:一种在绳索上舞弄铃、剑的杂技。《文选》卷二张衡《西京赋》:“跳丸剑之挥霍,走索上而相逢。”张铣注:“丸,铃也。挥霍,铃剑上下貌。”阑:尽,结束。歌吹:唱歌奏乐。

〔7〕单醪:一簞酒。单,通簞,盛食器。《文选》卷三五张协《七命》:“单醪投川,可使三军告捷。”李善注引《黄石公记》:“昔良将之用兵也,人有馈一簞之醪,令众迎流而饮之。夫一簞之醪,不味一河,而三军思为致死者,以滋味及之也。”醪:(jù)会聚饮食。同欣:同乐。

〔8〕仰答何由申:怎样上报皇恩。

登重玄寺阁

时暇陟云构^[1]，晨霁澄景光。
始见吴都大^[2]，十里郁苍苍。
山川表明丽，湖海吞大荒^[3]。
合沓臻水陆，骈阗会四方^[4]。
俗繁节又暄，雨顺物亦康。
禽鱼各翔泳，草木通芬芳。
于兹省氓俗，一用劝农桑。
诚知虎符忝^[5]，但恨归路长。

题解

这首诗是贞元五年(789)或六年春在苏州刺史任上作。重玄寺在苏州长洲县西北二里，建于梁朝，宋代改名能仁寺。

诗中描写了苏州苍山叠翠，湖泊纵横，交通便利，物产丰饶的美丽图景，由于作者是在高阁上俯瞰，故其视野宽，境界大，所写景物清晰而明丽。末二句因景生情，流露出对故乡的怀念之情，可谓曲终奏雅。

注释

〔1〕云构：高耸入云的建筑物。《史记·秦始皇本纪》：“阿房云构，金狄成行。”〔2〕吴都：苏州是春秋时期吴国都城。都，一本作“郡”。

〔3〕大荒：《山海经·大荒西经》有大荒之山、大荒之野，这里泛指辽阔的原野或边远地区。〔4〕合沓：重叠的样子。水陆：水陆产品。骈阗：聚集连属的样子。

〔5〕虎符：汉代以铜虎符为太守信物，这里代指自己的刺史身

份。

答秦十四校书

知掩山扉三十秋，鱼须翠碧弃床头^{〔1〕}。
莫道谢公方在郡，五言今日为君休^{〔2〕}。

题解

这首诗是贞元五年(789)或六年在苏州刺史任上作。秦十四名系，字公绪，天宝末避乱居越州，后和妻子离婚，流寓各地，自称东海钓客，是中唐著名诗人。贞元五年为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奏授校书郎，经苏州，作《即事奉呈郎中使君》呈韦应物。诗云：“久卧云间已息机，青袍忽著狎鸥飞。诗兴到来无一事，郡中今有谢玄晖。”韦即以此诗答之。

诗前二句针对原诗“久卧云间”，赞叹秦系隐居山林、不慕荣利的高洁情志。后二句针对原诗“郡中今有谢玄晖”，称赞秦系五言诗高妙，谦言自己在秦系面前也只好搁笔。唐人的唱和诗语意往往相关，此即一例。

注释

〔1〕三十秋：三十年。秦系自肃宗上元元年(758)避难隐居越州(今浙江省绍兴市)剡溪，至贞元五年已三十年。鱼须：古代大夫所执的朝笏。《礼记·玉藻》：“笏，天子以球玉，诸侯以象，大夫以鱼须。”孔颖达疏：“以鲛鱼须饰竹以成文。”翠碧：指玉佩。这里用笏和佩指代官员服饰。〔2〕谢公：指南齐诗人谢朓，字玄晖，曾为宣城太守，有《在郡卧病呈沈尚书》诗。这里是顺着秦系来诗“郡中今有谢玄晖”的意思，用谢朓自比。君：指秦系，长于

五言诗。《全唐文》卷四九〇权德舆《秦征君校书与刘随州唱和诗序》：“故随州刘长卿……尝自以为五言长城，而公绪用偏伍奇师攻坚击众，虽老益壮，未尝顿锋。”

答郑骑曹青橘绝句

怜君卧病思新橘，试摘犹酸亦未黄。
书后欲题三百颗，洞庭须待满林霜^{〔1〕}。

题解

这首诗是贞元五年（789）或六年重阳节在苏州刺史任上作。骑曹是骑曹参军事的省称，属十六卫。郑骑曹，名未详。苏州洞庭山盛产橘，经霜而味美，在唐代是贡品。时郑卧病苏州，想吃橘子，故以绝句求橘，诗人写此诗以答之。题中“青”字当是“请”字之误，别本诗题一作《答郑骑曹重九日求橘》，一作《故人重九日求橘书中戏赠》。

诗言新橘犹酸未黄，不能满足友人要求，只能待霜降橘熟后，再行奉上。事本简单明了，但诗中用了王羲之帖中“奉橘三百枚，霜未降，不可多得”的典故，自然贴切，饶有风趣，而又情意真挚，故管世铭谓此一章“潇洒独绝”（《读雪山房唐诗序例》）。

注释

〔1〕洞庭：山名，在苏州太湖中，盛产美橘。《后山诗话》：“韦苏州诗云：‘……书后欲题三百颗，洞庭须待满林霜。’余以为盖用右军帖中‘赠子黄甘三百’者。又见右军有一帖云：‘奉橘三百枚，霜未降，不可多得。’苏州盖取诸此。”

游 溪

野水烟鹤唳，楚天云雨空。
玩舟清景晚，垂钓绿蒲中。
落花飘旅衣，归流澹清风。
缘源不可极^{〔1〕}，远树但青葱。

题 解

诗云“楚天”，应当是韦应物任滁、江、苏等州刺史时所作。

诗写作者在烟雨迷濛中荡舟垂钓的情景，意境优美，语言清丽，有动有静，有声有色，充满诗情画意，是一首典型的山水诗。

注 释

〔1〕极：穷尽。

游开元精舍

夏衣始轻体，游步爱僧居。
果园新雨后，香台照日初。
绿阴生昼静，孤花表春馀。
符竹方为累^{〔1〕}，形迹一来疏。

题 解

诗云“楚天”，应当是韦应物任滁、江、苏等州刺史时所作。开

元精舍即开元寺，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命州府将州中一所名寺改名为开元寺。

诗写公务余暇闲游僧寺时的愉悦。首句虽然是写时令，也写出了摆落官府俗务时的轻快感。中两联承前写僧居的可爱，而以颈联“绿阴生昼静，孤花表春余”写初夏景物细腻有深致，最为后人激赏。叶梦得谓此联在“韦苏州集中最为警策”（《石林诗话》卷中）。

注 释

〔1〕符竹：指刺史的官职。汉代以竹使符为太守的信物，见《汉书·文帝纪》。疏：稀少。两句是说自己为官职所羁绊，很少到僧寺来。

寓居永定精舍 苏州。

政拙欣罢守，闲居初理生^{〔1〕}。
家贫何由往，梦想在京城。
野寺霜露月，农兴羁旅情。
聊租二顷田，方课子弟耕。
眼暗文字废，身闲道心精。
即与人群远，岂谓是非婴^{〔2〕}。

题 解

这首诗是贞元七年（791）罢刺史任闲居苏州作。永定精舍在苏州吴县西南永定乡安仁里，韦应物任苏州刺史时曾来游，作《与卢陟同游永定寺北池僧斋》诗，称赏寺中“绿池芳草气，闲斋春树阴，晴蝶飘兰径，游蜂绕花心”的美景。罢刺史任后，遂闲居寺中，

直到去世。

诗写其罢政后，家贫无资，不能回归故里，只能租田耕种，教课子弟。老眼昏花，很少写诗，远离人群，悠闲自得。真事真话，纯朴自然。

注 释

〔1〕政拙：没有政绩。理生：经营生计。〔2〕谓：通为，被。婴：缠绕，纠缠。

拟古诗十二首

其一

辞君远行迈^[1]，饮此长恨端。
已谓道里远^[2]，如何中险艰。
流水赴大壑^[3]，孤云还暮山。
无情尚有归，行子何独难。
驱车背乡园，朔风卷形迹。
严冬霜断肌，日入不遑息^[4]。
忧欢容发变，寒暑人事易。
中心君讵知，冰玉徒贞白。

题解

这一组诗作年不详。萧统《文选》选入东汉文人五言诗十九首，因为不知道作者，所以统称为《古诗十九首》。韦应物模拟了其中的十二首。

这首诗是模拟《古诗十九首》其一《行行重行行》而作。原诗云：“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是表现女子对远行异乡的情人的思念之情，韦应物拟诗命意相同，“流水”四句，用万物都有归宿反衬行子独不归，亦赋亦比。“驱车”四句，写行子冒寒远行情状，“凄惻如画”（袁宏道评）。末四句代女子表白内心的坚贞，“隐然有味外不可说之意，望之黯

然”(刘辰翁评)。拟诗能自出机杼,不求形似而得神韵,所以邢昉谓为“千古绝调”(《唐风定》)。

注 释

[1]行迈:行走。《诗经·王风·黍离》:“行迈靡靡,中心摇摇。”毛传:“迈,行也。” [2]道里远:《穆天子传》卷三载西王母谣:“道里悠远,山川间之。” [3]大壑:大海。《庄子·天地》:“夫大壑之为物也,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郭象注:“大壑,东海也。”《礼记·郊特牲》:“水归其壑。” [4]不遑:不暇。《艺文类聚》卷十一载《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诗经·召南·殷其雷》:“何斯违斯,莫敢遑息。”

其二

黄鸟何关关,幽兰亦靡靡^[1]。
此时深闺妇,日照纱窗里。
娟娟双青娥,微微启玉齿^[2]。
自惜桃李年^[3],误身游侠子。
无事久离别,不知今生死。

题 解

这首诗拟《古诗十九首》其二:“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久不归,空房难独守。”原诗抒写怨妇思夫之情,拟作命意相同。诗以“黄鸟”、“幽兰”起兴,接着写思妇年轻貌美,因嫁游侠儿,独守空闺,连对方的死生都无从知晓。全诗意深而语浅,“结语沉痛伤怀而不为妖荡怨旷之态”(刘辰翁评)。清人

陈沆认为此诗是韦应物为洛阳丞时“忤时不合之语”，命意和《示从子河南尉班诗》、《洛阳丞请告》等相同（《诗比兴笺》卷三），可备一说。

注 释

〔1〕黄鸟：即黄莺，一名黄鹂留，又名仓庚。《诗经·周南·葛覃》：“维叶萋萋，黄鸟于飞。”孔颖达疏：“里语曰：黄鹂留，看我麦黄甚熟。亦是应节趋时之鸟也。”关关：鸟鸣声。靡靡：草倒伏相依的样子。〔2〕娟娟：美好的样子。青娥：即青蛾，青黑色眉毛。启玉齿：微笑的样子。郭璞《游仙诗》：“灵妃顾我笑，粲然启玉齿。”〔3〕桃李年：青春美貌之年。曹植《杂诗》：“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梁武帝《咏笔诗》：“昔闻兰蕙月，独是桃李年。”

其五

嘉树蔼初绿，靡芜吐幽芳^{〔1〕}。
君子不在赏，寄之云路长。
路长信难越，惜此芳时歇。
孤鸟去不还，缄情向天末。

题 解

这首诗拟《古诗十九首》其九：“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攀条摘其荣，将以遗所思。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此物何足贡，但感别经时。”原诗抒写思妇对游子的怀思之情，拟作命意相同。诗虽是常言常语，但语简意长，只用六句就概括了原诗的意思。最后二句亦赋亦比，以一去不还的“孤鸟”比喻游子，结出新意，“清雅有馀味”（吴昌祺《删订唐诗解》）。

注 释

〔1〕薜茘：香草名，一名江离。

其九

春至林木变，洞房夕含清。
 单居谁能裁^{〔1〕}，好鸟对我鸣。
 良人久燕赵^{〔2〕}，新爱移平生。
 别时双鸳鸯^{〔3〕}，留此千恨情。
 碧草生旧迹，绿琴歇芳声。
 思将魂梦欢，反侧寐不成^{〔4〕}。
 揽衣迷所次，起望空前庭。
 孤影中自恻，不知双涕零。

题 解

这首诗拟《古诗十九首》其十六：“凛凛岁云暮，蟋蟀夕悲鸣。凉风率已厉，游子寒无衣。锦衾遗洛浦，同袍与我违。独宿累长夜，梦想见容辉。良人惟古欢，枉驾惠前绥。愿得常巧笑，携手同车归。既来不须臾，又不处重闱。亮无晨风翼，焉能凌风飞。眄睐以适意，引领遥相睇。徙倚怀感伤，垂涕沾双扉。”韦应物拟作写思妇对游子的怀思之情。思妇怀疑游子不归，是得新人忘故人，所以想梦中从之，但久不能寐，只好揽衣而起，顾影徘徊，不觉泪下。语言流动自然，得古诗神髓。

注 释

〔1〕裁：裁制，减损。谢朓《离夜诗》：“翻潮尚知恨，客思眇难裁。”

〔2〕良人：妇女对丈夫的称谓。燕赵：战国时二国名，这里泛指今河北、山西一带。

〔3〕双鸳鸯：织有成对鸳鸯图案的锦缯。《古诗十九首》其十八：“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文彩双鸳鸯，裁为合欢被。着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

〔4〕反侧：翻来覆去。《诗经·周南·关雎》：“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杂体五首

其一

沉沉匣中镜，为此尘垢蚀。
辉光何所如，月在云中黑。
南金既雕错，鞶带共辉饰^{〔1〕}。
空存鉴物名，坐使妍蚩惑^{〔2〕}。
美人竭肝胆，思照冰玉色。
自非磨莹工^{〔3〕}，日日空叹息。

题解

江淹有《杂体诗》三十首，实际上是杂拟的性质，皮日休《杂体诗序》则称回文、离合、双声、叠韵等带有文字游戏性质的诗为“杂体诗”。这里的“杂体”则带有杂兴、杂感的性质。这首诗是借镜的徒有其表、不能鉴物，讽刺执政者不能选拔和任用优秀人才。

注释

〔1〕南金：南方出产的优质铜。《诗经·鲁颂·泂宫》：“大賂南金。”毛

传：“南谓荆、扬也。”雕错：雕缕花纹。鞶带：大带，这里指鞶组，镜上用彩色丝带编结成的装饰。姚崇《镜铭》：“饰以鞶组，匣以珠玕。”〔2〕妍蚩惑：不辨妍蚩美丑。赵壹《刺世疾邪赋》：“荣纳由于闪揄，孰知辨其蚩妍。”〔3〕磨莹工：磨镜工人。

其三

春罗双鸳鸯，出自寒夜女^{〔1〕}。
心精烟雾色，指历千万绪^{〔2〕}。
长安贵豪家，妖艳不可数^{〔3〕}。
裁此百日功，唯将一朝舞。
舞罢复裁新，岂思劳者苦。

题解

这首诗说鸳鸯织锦是寒家女子千辛万苦织成，长安豪贵家用来作舞衣，用了一次就废弃不用了。诗将长安豪贵的奢靡无度和百姓的辛勤劳苦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以告诫统治者当恤民力，思节俭。这种精神为后来白居易的《秦中吟》和《新乐府》所继承。

注释

〔1〕罗：质地轻薄、经纬组织呈椒眼形的丝织品，这里用作丝织品的代称。双鸳鸯：成对的鸳鸯，是绮缙上织成的图案。寒夜女：织妇。梁武帝《织妇词》“调梭辍寒夜，鸣机罢秋日。”〔2〕烟雾：指云霞。江淹《杂体诗》：“画作秦王女，乘鸾向烟雾。”绪：丝头。〔3〕妖艳：妖姬艳女，指舞妓。

效何水部二首

玉宇含清露，香笼散轻烟^{〔1〕}。

应当结沉抱，难从兹夕眠。
夕漏起遥怨^{〔2〕}，虫声乱秋阴。
反覆相思字，中有故人心^{〔3〕}。

题 解

何水部即南朝梁诗人何逊，字仲言，八岁能诗，梁天监中曾兼尚书水部郎，人称“何水部”。他的诗全为五言，尚白描，不事典故，写景言情，宛转清新，和当时流行的宫体诗浓艳之风不同。唐代杜甫曾有“颇学阴（铿）何（逊）苦用心”（《解闷》其三）的诗句。

韦应物这两首诗仿效何逊诗体。第一首借景抒情，写秋夜清露与香闺，表达欲结良缘、难以入眠的芳年情思。第二首通过写夜晚铜壶滴漏声与秋虫声，表达难以化解的相思之意。

注 释

〔1〕玉宇：犹玉堂，对房屋的美称。刘铄《拟明月何皎皎》：“玉宇来清风，罗帐延秋月。”香笼：焚香薰衣的竹笼。

〔2〕沉抱：郁闷的心胸。

〔3〕相思字：指书信。《古诗十九首》其十七：“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一心抱区区，惧君不识察。”

效陶彭泽

霜露悴百草，时菊独妍华^{〔1〕}。
物性有如此，寒暑其奈何。
掇英泛浊醪^{〔2〕}，日入会田家。
尽醉茅檐下，一生岂在多^{〔3〕}。

题解

陶彭泽，陶渊明，刘宋义熙年间为彭泽县（今属江西省）令，弃官归隐，后人称为“陶彭泽”。韦应物特爱陶渊明其人其诗，故多有效陶之作，如《与友生野饮效陶体》等，此诗亦即其一。

诗中表达自己仿效陶潜爱菊与喜酒二事，反映出诗人高洁不凡、超凡脱俗的美好情趣，形式上也质朴平实，有类陶体。王尧衢《古唐诗合解》谓韦应物“不特其诗效陶，其人亦陶也”，诚为的评。

注释

〔1〕悴：凋萎。曹植《朔风诗》：“繁华将茂，秋霜悴之。”时菊：应节候开放的菊花。〔2〕掇英：摘花。泛：浸泡。浊醪：浊酒。《西京杂记》卷三：“九月九日……饮菊华酒，令人长寿。菊华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华酒。”陶潜《饮酒二十首》其七：“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一觴虽独进，杯尽壶自倾。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3〕茅檐下：陶潜《饮酒诗二十首》其九：“清晨闻扣门，倒裳自往开。问子为谁欤，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褰襟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汨其泥。深感父老言，稟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又《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稻》：“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一生”句：《晋书·毕卓传》载毕卓语：“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与村老对饮

鬓眉雪色犹嗜酒，言辞淳朴古人风。
乡村年少生离乱，见话先朝如梦中。

题解

此诗当肃宗或代宗朝作，其中“离乱”指安史叛乱，“先朝”指玄宗朝。诗的前二句描写乡村老叟的容颜、谈吐和生活习性，后二句转写乡村少年聆听村老话及先朝往事的情景。全诗用笔简省，寥寥数言，蔼然有长者风度的村老形象及经乱离后追怀开天盛世的怅惘之情跃然纸上。

城中卧疾知阎薛二子屡从邑令饮因以赠之

车马日萧萧，胡不枉我庐^[1]？
 方来从令饮，卧病独何如？
 秋风起汉皋，开户望平芜^[2]。
 即此吝音素^[3]，焉知中密疏。
 渴者不思火，寒者不求水^[4]。
 人生羁寓时，去就当如此^[5]。
 犹希心异迹，眷眷存终始^[6]。

题解

这首诗作是作者病中写给阎、薛二位友人的。《唐诗纪事》卷二八说，阎防、薛据在终南山丰德寺读书，韦应物作此诗寄赠。但阎防开元中已官司户，薛据也是开元十九年的进士，二人年辈要高于韦应物，所以《纪事》之说没有根据。

作者既羁旅异地，又卧病在床，内心十分孤独，特别需要友情，因而埋怨友人未能前来造访，希望与其相聚晤谈。诗中抒怀写景，笔到意随，语浅而情深意挚，可圈可点，堪称佳作。

注 释

〔1〕萧萧：马鸣声。《诗经·小雅·车攻》：“萧萧马鸣。”枉：枉驾，屈尊来访。枉是谦词。〔2〕汉皋：山名，一名万山，在今湖北省襄樊市西。“汉皋”一本作“江皋”。韦应物行踪和襄阳无关，疑作“江”为是。平芜：杂草繁茂的原野。高适《春日田家》：“出门何所见，春色满平芜。”〔3〕音素：犹音信，指音问往来。〔4〕“渴者”二句：意思是口渴者需要的是水而不是火，挨冻的人者需要火而不是水，比喻自己处在羁寓卧病孤独之时，渴望友情的慰藉。〔5〕羁寓：羁旅客居。去就：去留、进退。《荀子·乐论》：“唱和有应，善恶相象，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6〕心异迹：内心与行事不同，即人虽不至而友谊仍在。谢灵运《斋中读书》：“矧乃归山川，心迹两寂寞。”眷眷：依恋向往的样子。终始：始终如一。

听嘉陵江水声寄深上人

凿崖泄奔湍，称古神禹迹^{〔1〕}。
夜喧山门店，独宿不安席^{〔2〕}。
水性自云静，石中本无声。
如何两相激，雷转空山惊^{〔3〕}。
贻之道门旧，了此物我情^{〔4〕}。

题 解

嘉陵江源出陕西凤县，流经今四川省，至重庆市注入长江。深上人，法名为深的僧人。作者建中四年在滁州有《诣西山深师》诗，不知是否同一个人。

这首诗描写嘉陵江水澎湃奔流的气势，表达自己夜宿江边的

闻见与感受,其中“水性自云静”四句,不特写景状物,旨在穷理探幽,颇具哲理性。沈德潜《唐诗别裁》卷三评这几句说:“两静相遇则动生,天地化机,忽然写出。”袁宏道谓“苏长公(轼)得意处不能出此”。

注 释

[1]神禹迹:大禹治水的遗迹。《大明一统志》卷六十八“保宁府”:“禹迹山,在南部县东三十里,旧传禹治水经此,故名。” [2]安席:安睡。《战国策·楚策一》:“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 [3]“如何”两句:元结《小回中》:“水石相冲激,于中为小回。”李白《蜀道难》:“飞湍瀑流争喧豗,砅崖转石万壑雷。” [4]道门:修道之门,此指佛门。

长安遇冯著

客从东方来,衣上灞陵雨^[1]。
问客何为来,采山因买斧^[2]。
冥冥花正开,飏飏燕新乳^[3]。
昨别今已春,鬓丝生几缕?

题 解

这首诗作于长安,作年不详。冯著是作者好友,后官至补阙。

前四句写逢遇及逢遇的原因。“冥冥”二句,写花开燕飞的美好春景,寓友朋重逢的喜悦心情。末二句感慨时光流逝之快,老大无成的哀情溢于字里行间。诗情起伏跌宕,反映出作者百感交集的心情。

注 释

〔1〕灞陵：汉文帝陵墓，在长安东白鹿原上。〔2〕采山：采伐山林，砍柴。白居易《朱陈村》：“女汲涧中水，男采山上薪。”《诗经·豳风·伐柯》：“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何，匪媒不得。”可能冯著来长安应试或求官，希望有人援引，所以诗用采山买斧作比喻。〔3〕冥冥：昏暗的样子，这里指花叶的浓密。飏飏：飞扬的样子。燕新乳：指雏燕。

悲 故 交

白璧众求瑕，素丝易成污^{〔1〕}。
万里颠沛还，高堂已长暮^{〔2〕}。
积愤方盈抱，缠哀忽逾度^{〔3〕}。
念子从此终，黄泉竟谁诉？
一为时事感，岂独平生故。
唯见荒丘原，野草涂朝露。

题 解

这首诗是为哀悼经贬谪而归的旧友而作。诗开头托物起兴，以白璧有瑕、素丝易染比喻优秀的人才总是遭嫉遇谗。接下六句写友人颠沛流离后返归故里，又逢亲丧，自己过度悲痛也离开人世。最后四句写诗人的感慨与伤悼，不独伤友人，更为伤国事。末尾“唯见荒丘原，野草涂朝露”，以荒芜萧条之景达凄凉哀婉之情，意蕴丰厚，语短情长。

注 释

〔1〕瑕：玉上的疵病。《魏书·崔浩传》：“南镇诸将，……妄张贼势，吹

毛求瑕，冀得肆心。”素丝：未经加工的丝。《淮南子·说林》：“墨翟见练丝而泣之，为其可以黄，可以黑。”李白《古风五十九首》其五十九：“恻恻泣路歧，哀哀悲素丝。路歧有南北，素丝易变移。”〔2〕高堂：指父母。长暮：大暮，婉言死亡。陆机《挽歌》：“广霄何寥廓，大暮安有晨。”李善注引张奂《遗令》：“地底冥冥，长无晓期。”〔3〕积愤：郁积的怨愤，指被谗贬谪而颠沛万里。缠哀：缠绵深重的悲哀，指痛悼父母的死亡。逾度：过分。

睢阳感怀

豺虎犯天纲，升平无内备^{〔1〕}。
 长驱阴山卒，略践三河地^{〔2〕}。
 张侯本忠烈^{〔3〕}，济世有深智。
 坚壁梁宋间，远筹吴楚利^{〔4〕}。
 穷年方绝输，邻援皆携贰^{〔5〕}。
 使者哭其庭，救兵终不至^{〔6〕}。
 重围虽可越，藩翰谅难弃^{〔7〕}。
 饥喉待危巢，悬命中路坠^{〔8〕}。
 甘从锋刃毙，莫夺坚贞志^{〔9〕}。
 宿将降贼庭，儒生独全义^{〔10〕}。
 空城唯白骨，同往无贱贵。
 哀哉岂独今，千载当歔歔^{〔11〕}。

题解

这首诗写在安史之乱后不久往来经睢阳时。睢阳是郡名，即宋州，在今河南省商丘市南。安史乱中，张巡和许远同守睢阳，被围经年，城中粮尽，救兵不至。至德二年（757）城陷被俘，不屈而

死。事迹详见两《唐书》张巡传。

诗表彰了张巡、许远以一介儒生而能坚守睢阳、以身殉国的“忠烈”气节，谴责了将帅的投降变节行径，感愤赞叹，可以和韩愈《张中丞传后叙》并读，在韦集中别具一格。乔亿评论说：“古今共推韦诗冲澹，而韦之分量未尽也。如《睢阳感怀》、《经函谷关》，并大有关系之作，尚得以冲澹不冲澹论耶？”（《剑溪说诗》又编）可谓独具巨眼。

注 释

- 〔1〕豺虎：比喻安史叛军。王粲《七哀诗》：“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
 天纲：朝廷纲纪。内备：防止内部叛乱的准备。〔2〕阴山：今内蒙古自治区河套以西、大漠以南山脉的统称。安禄山起兵时，身兼幽州、平卢、河东三节度使，三镇都在阴山南面。略践：攻掠占据。三河：河北、河南、河东三道的合称。安禄山在天宝十四年十一月起兵，十二月攻占河南洛阳。
 〔3〕张侯：张巡，安史乱起时为真源县令。当时守将令狐潮准备投降，张巡赶走了令狐潮，自守雍丘。后来因为雍丘地小，又和许远同守睢阳。
 〔4〕坚壁：坚守壁垒。梁宋：指汴州和宋州，汴州原来是魏国的都城大梁。吴楚：春秋时两国名，这里泛指淮河和长江中下游流域，这一带是为唐王朝提供税收和粮食的主要地区。韩愈《张中丞传后叙》说，张巡“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5〕穷年：经年。绝输：江淮供应唐王朝的运输线中断。邻援：邻近的州郡。携贰：离散有贰心。〔6〕使者：指张巡的部将南霁云。哭其庭：春秋时，吴兵伐楚，拔郢都，楚臣申包胥向秦国求救，在秦庭哭了七天，秦国终于出兵。张巡在围城中派南霁云向以重兵据守临淮的贺兰进明求救，哭泣求告，断指为誓，但是贺兰进明仍然拒不发兵，睢阳遂陷落。
 〔7〕藩翰：篱笆和筑墙的木柱，这里指国家屏藩重地。《诗经·大雅·版》：“大价维藩，大师维垣，大邦维屏，大宗维翰。”〔8〕危巢：比喻被围的睢阳城。饥喉：饥民，指睢阳围城中的军民。《旧唐书·张巡传》：“（贼将）尹子

奇攻城既久,城中粮尽,易子而食,析骸而爨。”〔9〕“甘从”二句:韩愈《张中丞传后序》:“城陷,贼以刃胁降巡,巡不屈。”遂被杀。〔10〕宿将:老将。儒生:指张巡。〔11〕歔歔:哽咽叹息。

感 镜

铸镜广陵市,菱花匣中发^{〔1〕}。
宿昔尝许人^{〔2〕},镜成人已没。
如冰结圆器,类璧无丝发^{〔3〕}。
形影终不临,清光殊不歇^{〔4〕}。
一感平生言,松枝挂秋月^{〔5〕}。

题 解

这是一首咏物诗,从诗的字面看,句句都在咏叹菱花镜,实则句句在伤悼友人(镜是女子常用的物品,诗很可能是为伤悼某一女子而作)。诗人通过写镜本来“如冰结圆器”、“清光殊不歇”,其结果却“松枝挂秋月”以此慨叹“镜成人已没”的悲惨结局,表达自己深厚的悲痛之情。

注 释

〔1〕广陵:郡名,即扬州,扬州铸镜以质量好著名。《国史补》卷下:“扬州旧贡江心镜,五月五日扬子江心所铸也。”菱花:镜背面的图案花纹。西汉班婕妤曾献赵飞燕菱花镜一面,见《飞燕外传》。〔2〕宿昔:往日。许人:答应赠予某人。〔3〕璧:扁圆形的玉片。无丝发:没有一丝一发的瑕疵。〔4〕临:临照。歇:消减。〔5〕秋月:比喻镜的晶莹光洁。《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吴公子季札出使时遇见徐君,知道徐君喜爱他的佩剑,但因为奉

命出使,不能没有佩剑,所以没有将剑送给徐君。后归来经徐地,徐君已死,季札便解下佩剑挂在徐君墓前的树上。这里是说把镜挂在坟前的松枝上。

野次听元昌奏横吹

立马莲塘吹横笛,微风动柳生水波。
北人听罢泪将落,南朝曲中怨更多。

题解

野次即郊外。横吹是乐府横吹曲辞,出自北方的军中音乐,多在马上演奏。隋代有大横吹曲二十九曲,小横吹曲十二曲,乐器都有笛,《折杨柳》、《梅花落》都是著名的笛曲。吹笛的元昌未详何人。诗大约写在南来任滁、江、苏诸州刺史时。

诗首句写奏乐者的姿态,接下来描绘眼前景色,以景写声。乐声如柳枝摇曳,微波荡漾,也掀起听者情感的波澜。哀怨的笛声使来自北方的韦应物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不禁潸然泪下。全诗意境优美,情感深厚,艺术表达上含蓄隽永,富有民歌风味。

七夕

人世拘形迹,别去间山川。
岂意灵仙偶,相望亦弥年。
夕衣清露湿,晨驾秋风前。
临欢定不住,当为何所牵?

题解

七夕是我国古代的传统节日，相传牛郎、织女每年农历七月七日夜渡河相会。诗以“七夕”为题，实际上却是写自己的别情。人世山川阻隔，俗务牵缠，长恨别离，天上的牛郎、织女为什么也只能隔着银河弥年相望，一年只有一夕相见。“夕衣”二句叙写自己露重衣单，独立中宵，愁思百结，天上牛女又何尝不是如此，清晨又是分离，情何以堪？末句以疑问作结，人间固然别多聚少，天上神仙又为何事牵缠，不能久住？言尽意永。诗将天上与人间绾合起来，彼此照应，更见情深。

慈恩寺南池秋荷咏

对殿含凉气，裁规覆清沼^{〔1〕}。
 衰红受露多，馀馥依人少。
 萧萧远尘迹，飒飒凌秋晓。
 节谢客来稀，回塘方独绕。

题 解

慈恩寺在长安晋昌坊。隋为无漏寺，后废。贞观二十二年，高宗为太子时，为母长孙皇后立为寺，故以“慈恩”为名。寺颇饶林泉之胜，是长安名胜之一。

这是韦应物一首较好的咏物诗，作者感慨慈恩寺南池残荷惟存衰红，仅有馀香，既远离尘世，又迫近秋晓，故欣赏者寥寥，倍受冷落。咏物即是写人，作者于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不遇于时的落寞情怀。

注 释

〔1〕裁规：裁为圆形，指荷叶。

横 塘 行

妾家住横塘，夫婿郗家郎^{〔1〕}。
 玉盘的历矢白鱼，湘簟玲珑透象床^{〔2〕}。
 象床可寝鱼可食，不知郎意何南北。
 岸上种莲岂得生，池中种槿岂得成^{〔3〕}。
 丈夫一去花落树，妾独夜长心未平。

题 解

横塘是地名，在今江苏省南京市西南，古代诗词中常常用横塘指代女子居住的地方。崔颢《长干行》有“妾家住横塘”的诗句。

这是一首闺怨诗，写一个女子对外出不归的丈夫的怨恨。诗先交待女子的居处及丈夫身份的不凡，再写女子过着锦衣玉食的物质生活，然郎君杳无音讯，精神极度空虚。“岸上”两句，以比兴手法，喻指对方已变心，自己再努力也终将徒劳。最后以怨恨的口吻谓夫去如花落树，等待自己的是难眠的漫漫长夜。诗的主旨虽不算新颖，然结构缜密，层次清晰，运用比兴与对比手法很成功，是一首耐读的好诗。

注 释

〔1〕郗家郎：指达官显贵的子弟。东晋郗鉴官至司空、侍中，儿子郗愔、郗昙，孙子郗超、郗恢都做大官，一门显贵无比。〔2〕的历：光彩鲜明的样子。矢：陈列。湘簟：湘妃竹编成的席子。玲珑：透明的样子。象床：象牙做装饰的床。〔3〕槿：木槿，落叶灌木，花紫红色或白色。

鸢 夺 巢

野鹊野鹊巢林梢^{〔1〕}，鸢鸢恃力夺鹊巢。
 吞鹊之肝啄鹊脑，窃食偷居常自保。
 凤凰五色百鸟尊^{〔2〕}，知鸢为害何不言？
 霜鹞野鹞得残肉^{〔3〕}，同啄膾腥不肯逐。
 可怜百鸟生纵横，虽有深林何处宿！

题 解

韦应物集中有《乌引雏》、《燕衔泥》等一组寓言诗，这是其中的一首。鸢，鸢鸢，一名鸢鹰，嗜腐肉，以蛇鼠小鸟作为食物，古人视为恶鸟，这里用来比喻残害百姓的官吏。诗中描写鸢鸢残害野鹊，夺其居巢，吞肝啄脑，负搏击之责的鹞鹞共啄膾腥，同恶相济，而作为百鸟之尊的凤凰却视而不见不加制止。这正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藩镇与官吏相互勾结，残民以逞，而执政者却无能为力的现实，表现了诗人对无告百姓的深切同情。末云“可怜百鸟生纵横，虽有深林何处宿”，语极沉痛。

注 释

〔1〕鹊：鸟名，善于筑巢。这里用鹊比喻善良百姓。《诗经·召南·鹊巢》：“维鹊有巢，维鸠居之。”《礼记·月令》：“季冬之月，……鹊始巢。”
 〔2〕凤凰：传说中神鸟。《山海经·南山经》：“丹穴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凰。……见则天下安宁。”《禽经》：“鸟之属三百六十，凤为之长。”这里用凤凰比喻朝中最高执政者。
 〔3〕鹞鹞：都是猛禽，古人用逐鸟雀的鹰鹞比喻御史等负责纠察弹劾的官吏。《汉书·孙宝传》记

载,孙宝为京兆尹,在立秋那天任命侯文作东部督邮,命令说:“今日鹰隼始击,当顺天气,取奸恶,以成严霜之诛。”

鼙 鼓 行

淮海生云暮惨澹,广陵城头鼙鼓暗^[1]。
寒声坎坎风动边^[2],忽似孤城万里绝,
四望无人烟。
又如虏骑截辽水,胡马不食仰朔天^[3]。
座中亦有燕赵士,闻鼙不语客心死^[4]。
何况鰥孤火绝无晨炊,独妇夜泣官有期^[5]。

题 解

这首诗可能写在至德年间安史之乱时。鼙鼓是军中所用的小鼓,有朔鼙、应鼙等名称,其音悲壮急促。

前半部分写扬州及附近地区一片惨澹凄凉的景象,其中以边地景物喻写鼙鼓之声,想象丰富,贴切生动。后四句表现有志之士闻鼙鼓而兴乱离之悲,伤叹烽烟四起,将帅无能,哀鸿遍野,百姓无告,可与杜甫《三吏》、《三别》对读。诗句式参差不齐,想象奇特,似李白及高、岑七古,然兼有杜甫之沉郁顿挫,不似李白及高、岑之放浪恣肆。

注 释

[1]淮海:指淮水以南、长江以北地区。《尚书·禹贡》:“淮海惟扬州。”伪孔传:“北距淮,南距海。”广陵:郡名,即扬州。暗:形容鼓声低沉。

[2]坎坎:鼓声。《诗经·小雅·伐木》:“坎坎鼓我,蹲蹲舞我。” [3]辽

水：即辽河，流经今吉林、辽宁省境内，注入渤海。朔天：北方天空。

[4]燕赵士：豪侠之士。燕、赵是战国国名，这里泛指今河北、山西一带。《汉书·地理志下》：“赵、中山，地薄人众，……丈夫相聚游戏，悲歌忼慨。”又云：燕俗“亦有所长，敢于急人，燕丹遗风也”。闻鼙：《礼记·乐记》：“君子闻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心死：形容极度的悲痛和绝望。《庄子·田子方》：“哀莫大于心死。” [5]鰥孤：无妻曰鰥，无父母曰孤。期：期限。两句伤叹战乱、徭役给百姓带来家破人亡的痛苦，似从杜甫《石壕吏》化出。

金谷园歌

石氏灭^[1]，金谷园中水流绝。
 当时豪右争骄侈，锦为步障四十里^[2]。
 东风吹花雪满川，紫气凝阁朝景妍。
 洛阳陌上人回首，丝竹飘飏入青天。
 晋武平吴恣欢燕^[3]，馀风靡靡朝廷变。
 嗣世衰微谁肯忧，二十四友日日空追游^[4]。
 追游讵可足，共惜年华促。
 祸端一发埋恨长，百草无情春自绿^[5]。

题解

金谷园在洛阳西北，是西晋征虏将军石崇的私家园林。石崇《金谷诗序》说：“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涧中有清泉茂树，众果竹柏药物备具，又水茫茫灌鱼池焉。”

这是一首咏史诗，作者将石崇生前富豪骄奢、征歌逐舞的荣光与乐极生悲、遭人诛杀的耻辱进行对比，感叹年华似水，功名财富不足为贵，字里行间流露出几丝空虚悲凉之感。全诗首尾照应，文笔精炼，复杂的历史画面浓缩于尺幅之内。句式长短错落，

韵律和谐入耳,是一首七言歌行体佳作。

注 释

〔1〕石氏:指石崇,字季伦。晋初功臣石苞之子,官至散骑常侍、侍中,被孙季矫诏所杀。〔2〕豪右:豪强大族,指石崇、王恺等。步障:郊外用来自隔绝内外、遮蔽风尘的帷幕。《晋书·石崇传》:“(崇)财产丰积,室宇宏丽。后房百数,皆曳纨绣,珥金翠,丝竹尽当时之选,庖膳穷水陵之珍。与贵戚王恺、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恺以饴澳釜,崇以蜡代薪。恺作紫丝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锦布障五十里以敌之。崇涂屋以椒,恺用赤石脂。崇、恺争豪如此。”〔3〕晋武:晋武帝司马炎,泰始元年(265)取代曹魏为帝,太康元年(280)平吴,统一中国。靡靡:随顺的样子。《史记·张释之传》:“臣恐天下随风靡靡,争其口辨而无其实。”燕:通宴。〔4〕嗣世:后世。二十四友:指石崇、欧阳建、潘岳、陆机、陆云、繆徵、杜斌、挚虞、诸葛诠、王粹、杜育、邹捷、左思、崔基、刘瓌、和郁、周恢、牵秀、陈眕、郭彰、许猛、刘讷、刘舆、刘琨二十四人。《晋书·石崇传》:“与潘岳谄事贾谧。谧与之亲善,号曰‘二十四友’。”〔5〕祸端:灾祸的根源。据《晋书·石崇传》记载,贾谧被诛,石崇也被免官。崇有妓名绿珠,美艳,孙秀使人求之,崇不许。秀怒,乃劝赵王司马伦杀崇。崇亦与潘岳劝淮南王司马允、齐王司马冏以图伦、秀。秀遂矫诏收潘岳、石崇,杀之。开始,石崇以为自己不过被流放到交州、广州而已,等到上了刑场,才觉悟到自己是因为家财而引出了灾祸。

听 莺 曲

东方欲曙花冥冥^{〔1〕},啼莺相唤亦可听。
乍去乍来时近远,才闻南陌又东城。
忽似上林翻下苑,绵绵蛮蛮如有情^{〔2〕}。
欲啜不啜意自娇,羌儿弄笛曲未调。

前声后声不相及^{〔3〕}，秦女学筝指犹涩^{〔4〕}。
 须臾风暖朝日暝，流音变作百鸟喧。
 谁家懒妇惊残梦？何处愁人忆故园？
 伯劳飞过声局促，戴胜下时桑田绿^{〔5〕}。
 不及流莺日日啼花间，能使万家春意闲。
 有时断续听不了，飞去花枝犹袅袅。
 还栖碧树锁千门，春漏方残一声晓。

题解

此诗摹写莺声，其妙有三。其一，写出了莺声的飞动之势，如“乍去乍来”，“才闻南陌又东城”，“忽似上林翻下苑”等，具有流动感。其二，运用“羌儿弄笛”、“秦女学筝”，伯劳、戴胜鸣声等进行比况，将看不见、摸不着的莺声具体化，形象化，使之可触可感。其三，写听莺者的感受，如“懒妇惊残梦”、“愁人忆故园”及“万家春意闲”等，使莺声不惟清脆悦耳，亦且有意有情。

注释

〔1〕冥冥：阴暗不明的样子，形容花叶的浓密。〔2〕上林：秦汉时苑囿名。汉武帝时上林苑周三百馀里，有离宫七十所。绵绵蛮蛮：鸟声。《诗经·小雅·绵蛮》：“绵蛮黄鸟，止于丘阿。”黄鸟就是黄莺。〔3〕羌：古代西方少数民族，相传笛是从羌族传入。未调：不和谐。〔4〕筝：秦地的乐器，相传为蒙恬所造。指涩：指法生硬不熟练，弹奏的曲调不流畅。〔5〕伯劳：鸟名。戴胜：鸟名，首有金黄色羽冠，如同戴了花胜，故名戴胜。《礼记·月令·季春之月》：“戴胜降于桑。”郑氏注：“戴胜，织纴之鸟，是时恒在桑。”

夏 冰 歌

出自玄泉杳杳之深井，汲在朱明赫赫之炎辰^{〔1〕}。
 九天含露未销铄，阊阖初开赐贵人^{〔2〕}。
 碎如坠琼方截璐，粉壁生寒象筵布^{〔3〕}。
 玉壶纨扇亦玲珑，座有丽人色俱素。
 咫尺炎凉变四时，出门焦灼君讵知。
 肥羊甘醴心闷闷，饮此莹然何所思^{〔4〕}。
 当念阑干凿者苦，腊月深井汗如雨^{〔5〕}。

题 解

这是韦集中一首富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佳作，作者将夏冰开凿之苦与享用之乐进行艺术对照，用高度浓缩凝炼的语言，深刻地揭露统治阶级的荒淫奢侈，表达了对下层劳动人民艰辛生活的同情。诗的末二句推己及人，可谓用心良苦。作者另有《冰赋》，旨意与此略同。一诗一赋，桴鼓相应，共同表现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苦乐悬殊的深刻主题。

注 释

〔1〕玄泉：地下的泉水。杳杳：幽深的样子。朱明：夏天。《尔雅·释天》：“夏为朱明。”赫赫：光明炎热的样子。《诗经·大雅·云汉》：“旱既太甚，则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无所。”〔2〕销铄：融化。阊阖：宫殿的正门。〔3〕坠琼：坠落的美玉，玉屑，比喻碎冰。截璐：经切割的玉，比喻块状的冰。象筵：象牙筵席。韦应物《冰赋》：“碎似坠琼，方如截璐。况粉壁云矗，象筵霜布，座有丽人，皎然同素。”〔4〕醴：甜酒。莹然：晶莹的样子，

这里形容凉爽,烦热尽去。〔5〕阑干:纵横的样子。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凿冰:古人常在冬天凿冰收藏,备夏天使用。《诗经·豳风·七月》:“一之日凿冰冲冲。”《左传·昭公四年》:“古者日在北陆而藏冰。”杜预注:“陆道也,谓夏十二月,日在虚危,冰坚而藏之。”

虞获子鹿 并序

虞获子鹿,悯园鹿也。
 遭虞之机张,见畜于人,
 不得遂其天性焉^{〔1〕}。
 虞获子鹿,畜之城隩^{〔2〕}。
 园有美草,池有清流。
 但见蹙蹙,亦闻呦呦^{〔3〕}。
 谁知其思,岩谷云游。

题解

这是韦应物集中唯一的一首四言诗。虞,虞人,古代掌管山泽苑囿田猎的官员,这里指猎人。子鹿,幼鹿。

诗先叙幼鹿在被猎人捕获饲养在城中一角的不幸遭遇,再描写幼鹿在水草丰美的园池跳跃鸣叫、活泼可爱的情景。末以问句作结,反映了幼鹿性喜自然的天性。前后对照,不仅表现出诗人对幼鹿的同情,更可见诗人想摆脱官职羁縻回归山野田园的志趣。作者又有《述园鹿》诗,末句“不得游山泽,局促诚可怜”,也表现了同样的主题。

注 释

〔1〕机张：张设捕兽的机括。天性：喜爱山林自然的本性。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禽鹿少见驯育，则服从教制；长而见羁，则狂顾顿缨，赴汤蹈火。虽饰以金羁，飧以嘉肴，逾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2〕城隅：城的角落。〔3〕蹙蹙：同蹶蹶，跳跃的样子。呦呦：鹿鸣声。《诗经·小雅·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调 啸 词 二 首

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1〕}。
跑沙跑雪独嘶^{〔2〕}，东望西望路迷。
路迷路迷迷路，边草无穷日暮。
河汉河汉^{〔3〕}，晓挂秋城漫漫。
愁人起望相思，江南塞北别离。
别离别离离别，河汉虽同路绝。

题 解

《调啸词》，一名《调笑令》，属乐府近代曲词，商调曲。韦应物是唐代早期文人词作者之一，今存《调啸词》、《三台词》各二首。

此词其一咏马，先以叠语起唱，写马生活的环境。燕支山既是边防要地，又是草原牧场，放在词中，表现马之精良不凡十分恰当。后几句写日暮失群的马匹，表现其焦躁不安、四处觅路的情态，也很生动传神。其二咏银河，首写天将晓时的银河斜挂秋城，可见愁人已遥望竟夕，再点明江南塞北，道途阻绝，表现相思之苦，离别之恨。词二言、六言相间，句式短促，节奏轻快，重叠回环，音调宛转，颇具民歌特点。

注 释

〔1〕燕支山：又作胭脂山、焉支山，在今甘肃省永昌县西、山丹县南。

〔2〕跑(páo)：同刨，以足刨地。〔3〕河汉：银河。《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

封面	页
书名	页
版权	页
前言	
目录	
正文	